

警衆  
肝若  
先生編

破涕錄

民權出版部發行

# 序一

客有問於余者曰。李子之破涕錄。中多閭巷猥瑣之談。村野粗俗之語。比之誌怪搜神之作。更覺荒唐。揆之諷世警俗之心。亦無寄託。愚夫稚子。讀之而神怡。道學搢紳。見之而色變者也。以李子之才之學。欲從事著述。何書不可爲。而乃出之以滑稽游戲。竊東方淳于之故智。搖唇鼓舌。嚙嚙不休。既無功於社會。且有損於人心。李子獨何取於是乎。余應之曰。唯唯否否。不然。李子之著此書。蓋別有深意。所謂哭不得而笑笑。有甚於哭者也。夫志士之所具者。良心。人生之難。開者笑曰。吾輩不幸。生此五濁世界。莽莽中原。隘一片荆天。棘地茫茫。前路費幾回。苦停辛一點。良心既不能自泯。百年笑口。又胡以自開。追念遺烈。雪峴山之涕者。有人。顧瞻國步。作新亭之泣者。有人。慨念身世。下窮途之淚者。有人。憂國憂家。各懷善趣。斯人斯世。欲喚奈何。不歡而中國之志士。且將憔悴以盡。只餘一輩軟媚人。庶歌。而樂昇平矣。李子憂之。爰著是書。以惠吾至親至愛之同胞。爲盪愁滌煩之資料。消磨此可憐日月。延

長此垂死光陰。庶幾中華民國共和之真種子。不遽絕於此日。而支離破碎之山河。以一哭送之者。猶不如姑以一笑存之也。然則李子之書。實大有功於社會。大有益於人心。烏得以荒唐二字概之哉。且也。今之著作家。亦夥矣。或屬陶情之作。或詡經世之書。車載斗量。日新月異。而究其內容。鮮有能副其名者。李子書以破涕名。而有能使人破涕為笑之實際。雖曰小道。較之純盜虛聲之著作家。不已多乎哉。客無言而退。爰錄是語。弁諸簡端。

民國三年十一月海巫徐枕亞撰於滬江客次



## 序二

悲風怒號。重陰寒沍。吾人痛哭流涕之。不暇。誰能破涕爲笑者。而李子曰。破涕破涕。毋乃哀樂之失時乎。雖然。吾聞之矣。長歌之哀。過於痛哭。以不能破之涕。而破之。則無涕。甚於有涕也。李子其楚狂之流亞歟。吾披其書。蒙人寓言。齊贅隱語。用意蓋別有在。其強作笑顏。實一副傷心淚之所化。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以不知。讀破涕錄者。亦知李子之用心否。

民國三年十一月既望倦鶴序於蘆蕩之寓廬



## 序二

壽州李警衆。振奇士也。能以詼諧之筆墨。寫傷心之懷抱。著破涕錄。一時傳誦。今付劖劂。命序於余。余於辛壬之間。曾輯捧腹談。自序有云。腥臙徧地。獨抱恨而訴與誰。烟水連天。嘆有家而歸未得。破涕爲笑。蓋亦無聊之至耳。今可以移贈警衆。余詼諧不及警衆。傷心庶乎相同。知我者警衆耳。夫安能已於言。友人胡寄塵序。



## 序四

蓋聞陰陽無并毗之時。哀樂有相生之義。是以越王抱柱。長嘯而終。齊嬀絕纓。極樂是戒。若天下既瘁。而人性不愉。饑鼠多憑社之憂。崩榛興塞途之感。山河黯澹。新亭之淚。幾乾。壯士傷悲。易水之歌。欲啞。則含酸茹歎。意懶心灰。食兼肴而不肥。被重裘而不煖。睹琨瑤而不悅。聽管弦而不懽。慘慘悽悽。恍恍惚惚。吳質以長愁多病。崔駟以不樂損年矣。然欲養心。端宜寡欲。譬以無爲之藥。飲以淡薄之湯。刺以元靈之針。炙以淳朴之方。與可不能噴飯。匡鼎無由解頤也。無已。其讀破涕錄乎。破涕錄者。予友李子警衆所輯。是辟惡之香。是掃愁之帚。思如秋水。詞比春華。具波譎雲詭之奇。神養性怡情之用。顏開包拯。無俟黃河之澄清。錄并康駢。詎讓劇談而專美也哉。發刊日。是爲序。

民國三年秋毗陵李定夷謹撰

## 序五

余輯破涕錄。夫豈得已哉。顧今日者。國事凋蟻。大道榛蕪。官邪之朝。感嫉清議。代表輿論之機關。視如貫心之毒矢。必欲芟蕪蘊崇。以摧折其萌蘖。掩垂絕之呻吟。使吶之而不敢吐。諸喉舌之間。若夫杜牧罪言。賈誼痛哭。韓非說難。不韋孤憤。其足以激蕩民心。轉移國步之不平。鳴舉不爲時勢所容納。即無町畦之辭。以爲爰書。將凡直道之民。公評月旦。乃於已勿利。稍有異同者。則悉被以莠言亂政之科條也。噫。又何異祖龍坑儒。箝制萬口者乎。我生不辰。丁此濁世。但知明哲奚裨。救時爰述笑談。藉破斲寂事。非幽怪意。屬滑稽寓諷。刺於嘲詆。略釋胸中抑鬱。命名之旨。肯在是矣。嗟乎。雲海蒼茫。空作楚囚之泣。河山危殆。願效杜宇之啼。無國無家。孰賓孰主。雖曰破涕。夫豈得已哉。

中華民國紀元之三年十一月壽州李鐸警衆識 紅冰碧血館

# 破涕錄

(一)

(警察)

有一西人聞中國已改共和特來觀光初入都見政府所辦一切新政規模已略具心竊歎服繼乃漸審其內容皆腐敗遂欲推究其所以致此之理由卒不可得適見某處有華式房屋出租入視之見四壁新潔不著纖塵。其壁紙所糊紙立破泥土墮指下不覺大驚諦視之始知其四壁皆墮。於是恍然大悟曰此殆所謂中國之共和乎吾以是知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矣余聞之亦然其說曰昔明人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今當本此而爲之下一轉語曰紙糊共和泥塑政府。

劣民云余素無夢昨晚忽夢在京師晉謁大總統大總統面內向而語余曰汝何官任何事來何爲余自覺應對如流鞠躬而前曰我平民爲報界之一分子來此將遞政見總統曰試言之余於是復侃侃而譚曰取消議院解散省會停止自治人民對此措施莫不憤鼓舞僉謂大總統屬精圖治從此可以長享太平不意政議會議約法會議參政院等忽又相繼而成立殊不能測大總統之高深疑懼滋多不敢緘默大總統曰余探某秘書之說所以重民意也余曰大總統爲人民代表大總統之意卽民意也豈別有所謂民意者乎大總統點首者再說又大笑不可仰然大總統此時之真面目已模糊不可辨矣余遂爲之警醒。

有鑒乎此對京貨店購共和鏡店主却之曰小店祇有掛鏡坐鏡西洋鏡之類共和鏡未之聞也學究曰吾聞



書鋪中尙有兼售此者。豈京貨店而反無之乎。店主因指中華書局曰：對面即是書鋪。先生儘可往購之。余店則實無是物。學究不得已。趨趨行至書局。見主人告以故。主人答曰：共和鏡者係近時名人所著之書。非鏡也。學究佛然曰：欺余哉。君也。吾雖鮮有聞見。然據通人傳述。知共和鏡取以照人。則可知共和面貌之真假。曾在共和圖書館購得者。今如君言。足見共和圖書館真是名稱其實。若貴書局則雖以中華爲名。並無共和之實。以此推之。便可知中華民國亦未嘗有共和之實際。而貴書局真可算是中華民國之代表矣。主人聞其滿口胡柴。大憤叱之曰：君受人誑致以書爲器。正所謂知其表而不知其裏。與今之譚共和者何以異。遂揮之門外。不復與較。學究仍懷疑而去。

別人種者以色曰黃白紅櫻黑。合世界言之。大抵黃白種佔多數。紅櫻黑三種。遠遜焉。咸曰：此之謂優勝劣敗。優者有用。劣者無用。試徵之藥肆。如人中紅人中櫻人中黑。皆爲絕未聞見之名詞。惟人中黃與人中白則藥口推爲有用之材料。非其明徵耶。聞者大笑不止曰：不圖全世界竟是一家大藥店。

有人宰羊。羊求救於牛。牛曰：爾以我爲龐然大物乎。吾乃食草者也。胸中茅塞已甚。安能如人之機詐。不久亦將爲盤中肉。自顧且不暇。遑能爲汝計。羊曰：然則汝徒有偉觀者乎。牛哭曰：汝羸小宰汝者。只須一刀。即足了。却爾生命。吾體較大。彼宰吾者。必合數人焉。先擊我手足。繼繫我頭角。分割樓切。更不知有幾許痛楚。吾也能不悲時。有一虎作榜。觀笑曰：汝曹怕人。終爲人食。吾不怕人。人反怕爲吾食。故當此競爭世。絕對不讓公理。

苟身軀龐大而毫無發奮爲雄之態則終難免於弱肉強食自命爲大者其亦可以自反矣

富室某置一園有池畜鼯數百頭一大鼯性狡黠摧殘同種幾無噍類園丁某白其狀於主人主人叱其妄誕園丁憤而死於是大鼯橫行池上益無忌憚庖丁某甲素嗜鼯肉久涎大鼯肥而美恨不得其隙一口主人外出甲乃與同伴某乙商網得之奏刀鑿然遂剖其腹甲忽大驚告乙曰余食鼯多然絕未見如此物之血既涼而心復燥者殆有異乎乙答之曰汝真少見而多怪者汝不見現在官俶祗知罔上凌下蹂躪同類何莫非黑心涼血者流況蠢頑不靈之鼯乎言畢主人自外歸見殺其鼯怒縛而撻之乙對曰此鼯血涼心黑不殺將爲君禍余今除之不見德亦足矣何必恨主人異其言往觀之果如所說於是驚詫不置命速烹之但聞一種腥臭之氣令人爲之掩鼻以不能食始棄之

曾記往年瓜分警報傳入中國有人告懋曰君等毋恐頃聞河南山西兩省不在瓜分之列尙能作遊地計余聞之而嘆曰若然則瓜分以後之中國得不謂之河山依舊乎聞者皆破涕爲笑

有一大腹賈置姬妾疲於奔命一夜逃臥別室羣妾偵知之排闥而入揭幃掀衾爭揮以拳大腹賈歎曰嘗聞人言中央集權（權拳同音）不得其解原來就是這樣

有某新婦見鄰婦著套褲乃將衫袖割去而作之及著衫雙肩俱露又割袴岔補之及穿袴臀肉不掩復將前割衫袖連合之愈裁愈窄愈補愈破鄰婦笑之新婦罵曰老頑固安知維新之法

歐風東漸以來，崇拜西人者不一而足。有相與敍談研究崇拜西人起於誰何者，忽一人曰：是不必研究吾素知爲秦文公或請其說對曰：吾人自稱其國曰中國，又曰中央之帝爲黃帝，又曰吾黃種皆黃帝之後。果如所言，可知歐西之白種人，其自稱其國必曰西國，西國之帝必爲白帝，彼白種者皆白帝之後也。史記封禪書載秦文公作鹿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然則非崇拜白人之祖師耶？

方液仙有新黨之笑談三則錄之，以實余之破涕錄。其一云：某甲奉書於其父，稱曰某某同胞，鑒父怒甚，復書責以癡狂。甲答書云：世界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中國四萬萬人皆同胞也。汝非國民之一分子耶？汝自別於同胞之外，則汝非人也。其父閱書氣忿而死。其二云：某乙在途任意溲溺，人責之，乙忿曰：溲溺我自由權也。汝侵我自由乎？侵人自由與害人生命等握拳欲與之爭，人以其不曉事理一笑置之。其三云：某丙與其父不知何故忽起衝突，始以口舌繼以械鬪，其族長調斥之曰：汝知人倫之道乎？丙曰：爾亦知我乃實行家庭革命者乎？國欲富強必自家庭革命始，矧處此競爭世界優勝劣敗不然，吾將處劣敗之地位矣。其族長大憤以杖擊其首，首破血流，丙大笑曰：吾流血矣，吾犧牲吾生命，吾將以吾血染成文明世界矣。族長知其不可理喻，太息而已。

某代人妻作書與夫稱夫曰伯，或詰之某曰：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稱夫爲伯之證也。接近日相傳某留學生見父稱之曰仁兄，見母揖之曰長嫂，別來無恙，母怒罵之曰畜生。生又曰：文明世界不以惡語傷人鄰。

人聞之間。生曰。媿係先生。何人生曰。同胞之妻耳。聞者捧腹。

某君遊歷至馬賽某西人問之曰。貴國古時有女媧氏能煉石補天。此石不知如何煉之。某君曰。所謂天地爲爐。陰陽爲炭。殆卽女媧氏煉石所用。此學識非貴國所有也。某西人曰。然則貴國古時誠有補天之術乎。今日者東北之地幾陷於日。俄西南之地又陷於英。法不知貴國尙有補地之術否。某君曰。吁。吾國今日祇有補地之術。斷有補地之法也。

某甲嘗言會遊歷各國。翹翹然自負不凡。一日某會社召之演說海外奇談。以廣聞見。甲欣然往。至則衆人鼓掌歡迎。昂然登壇。儼然大演說家之馬湘伯。左顧右盼。甚自得也。俄而發言曰。某年月日。鄙人乘輪出口。經印度洋入地中海。而抵新金山。卽登岸先遊美國風景絕佳。言未已。忽有人詰曰。從印度洋入地中海。北爲歐洲。南爲非洲。何有乎新金山。新金山者。東半球之南。大陸美國在西半球之北。大陸重洋遙隔。先生之言殆欺我輩哉。甲面赤舌撓。抹汗移時。怩怩曰。君所言者。舊世界鄙人所言者。中華民國新發明之新世界。語畢下壇而去。

某君自號志士。登壇演說。必先痛哭涕淚交下。與會之人莫不爲之感動。以爲眞是愛國愛羣之熱心人也。一日在某處飲宴。有他友誤着其服。順手取夾袋內白巾拭面。覺一股生薑辣氣衝鼻而來。不禁淚潸潸下。大疑試細認之。方知誤服他人衣。固卽自號志士之某君所有也。

昔見某印刷所方印刷黃紙報條上書恭報貴府大老爺某某大美國大學堂卒業生字樣或謂此文何以要用大字曰老爺而不曰大則其稱不尊美國而不曰大則不足表示其留學之榮學堂而不曰大則恐見之者疑爲小學堂卒業生不以張貼門首爲貴也或又曰然則呼之爲大爺或呼之爲三大爺不尤謔而尊乎亟應之曰可

某甲留學東洋毫無所得歸國而後大吹法螺以通才自命妻某氏粗知文學心跡之屢諫不聽乃賦七絕十首嘲之詩皆同韻純以白話見勝甲談之氣沮遂稍稍斂跡不復者從前之大言不慚惜余記憶力薄弱祇能追錄得兩首耳(一)檀郎今日喜回家和服翩翩姿眼花笑問三年何所得帶歸一個大西瓜(二)阿伊鳥愛來到家逢人說得舌生花果然瀝島文明地得豆原來是種瓜

某校監督自命爲文學巨子一日出示諭諸生曰學堂爲文明極點之地學生爲文明極點之人以極點之人而居極點之地卽以極點之地而造極點之人其所造就正未可量諸生其勉之困者試思此爲何種古文論調

有滑稽者某過二人於路狀如學究乃揖而請曰一字如何寫答曰一橫某卽作傾倒狀曰如今學堂裏人祇知道一字是直寫的君知橫寫是真希世之才矣連稱佩服不置

某甲膺小學堂圖畫教員之席好大言嘗以美術家第一流自命然畫筆實平平無奇且煙癮甚深臉上作煤

灰色學生多不齒之。某日上堂教授先畫。一直指示學生曰：此是縱綫。學生笑之。甲問：故黠者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煙槍。甲默然。又畫一畫指示學生曰：此是橫綫。學生又笑。不可仰。甲怒問曰：汝等何故笑。黠者又答曰：諸生云：這綫似先生的烟針。甲無如之何。姑忍之。復畫一葫蘆形。學生笑。益譁曰：此分明似先生的雀籠。燈了。甲忿甚。欲下堂。迴顧壁上時鐘未及時。祇得再為敷衍。乃畫一括弧。怒喝曰：這又似先生的何物。學生更狂笑不已。聲震屋瓦。囁囁答曰：先所畫不過似先生的玩具。今所畫則儼似先生形體矣。甲問：何為形體。黠者以手在唇邊作兩撇狀。答曰：似先生的鬍子。

江南法政學堂社會學某某員。日本留學生也。曾在講堂口授講義。有小雅中之幽風等語。聞者軒輊。而某絕不顧。或以詩嘲之云：高談元涉測。長空飽說扶桑日。色紅更比尼山工。筆削新編小雅列。幽風又有入和之云。入座談經壓亞烏。滛瑟幽風小雅辨。模糊白綾博帶光。頭腦像煞碑陰字。總無兩詩蓋紀實也。

江南茶務講習所初辦時。外間即有訾議。蓋其一切教員。純以運動而來。如教務長湯勤。以一人而兼數任。湯本兼動物學功課。當授至牛蹄與馬蹄之分別。湯不能辨牛馬之蹄。何者為奇數。何者為偶數。全堂大笑。譁有某生知其根抵。不過如是。即問以最淺近為一般普通人所可知之。犀牛腿數。湯曰：四。學生哄堂。湯面紅耳赤。猶硬言曰：某生以書證之。湯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遂將講義一擲。憤憤不已。擬僱他故以記某過。惟某憤默。寡言毫無錯失。竟無法以難之。噫。此等不辨菽麥之教員。於教育一道。真如風馬牛人稱渠為動物學教員。余敢

呼爲教員中之動物

徐州某學堂國文教員某頑固不堪。綽號老古。每語諸生曰：當今之世，新學固爲急務，舊學亦不可盡棄。於是有人作聯語者，有令讀詞賦者。蓋某教員於新學從未問津，故藉此聊以塞責耳。至講解各種教科書，尤令人聞之嘖飯。其解倫敦謂人倫敦厚解巴黎謂巴黎是地名，黎是巴地的，百姓解威廉第一謂他的威廉正。要算世界第一論者，謂自有某教員教育界遂多一種新名詞云。

禮國有崇實學堂者，教員吳銘清自言科學優通。今世罕匹。一日講歷史至某課，有一漢高祖繪像，題云齊民爲天子之漢高祖（係用文明書局之慶學教科書）學生以解齊民意義，請吳答曰：大約是齊國之民耳。越數日又遇諸葛武侯繪像，題云外交家之諸葛亮學生潘某又請其註釋外交二字，吳曰：如七擒孟獲之類是也。潘生曰：然則聯吳拒魏云何？吳半响答曰：那都是無一定的開者爲之。嘖飯。余曰：此文明教科書之罪也。於伊何尤。

善化俞勅華以反對葬陳天華、姚宏業事，被湘人士擊獲於某妓家之草席中，辦去衣剝，醜不可狀。某生戲贈一聯云：其死也榮，其生也哀，天華千古勸華千古，載寢之地，載寢之席，新化一人善化一人。嘖飯於一時焉。噫，相鼠有齒，人而無恥，人而無恥，胡不過死，世何無恥之多耶。

江西贛州各學堂教員授課一桌一椅一煙袋一僕供奉，視爲常。前清時有明德學堂者，尤爲特別，非爵一齒。

一德一者不得充教員非被翎挂珠服補者不許上講堂殆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之風焉  
余曰是爲沐猴而冠

揚州瓊花觀高等小學校初創辦時聘某新學家爲教員某爲滬上某校畢業生染時下習氣頗深好作大言  
自詡於各科學無所不精先擔任理化教程因說理過深奧不合學生程度諸生相約不上其講堂校長出而  
周旋之令改充算學教習不意又爲學生所窘因自請於校長謂諸生過桀驁願改任修身一科以誘之使馴  
校長又許之某於是與學生諄諄道修身事學生益厭聞之一日因教科書中有手淫二字遂力勸諸生切不可  
可手淫致戕賊其生命諸生皆童冠大半未喻其旨間有二三點者則俱竊竊笑然自是以後全校學生即以  
此兩字爲口頭禪且往往借作訐毀他人之語不曰某某在講堂上手淫卽曰某某因手淫得病而請假校長  
聞之深爲駭詫乃諸生又謂手淫之事本非吾儕所知因某先生諄諄教誨始能辨其利害某聞語大窘遂不  
能安於其位而去

南京江寧府學堂某教員爲學生閱文眼大如箕心細於髮學生每有所作必指明某處有病某處不治某處  
宜增某處嫌冗某處應若何接筭某處應若何開合務必詳細批評然某心高氣傲凡同事所作亦好指摘一  
意吹毛求疵因之人贈以百批金聖歎之徽號焉

友有家藏例藝試帖甚富者余問何不燒之曰倘他年重開科舉以八比取士則此故紙堆中無一非瑰寶也



及察其人則已。入學堂充教員而所言若此。彼未入學堂與已入學堂而抱此思想者。豈少也哉。教育前途大可知矣。

江南陸師學堂學生某有芙蓉癖。堂禁甚嚴。甚苦之。假日之夕。私攜煙具。伏於體操場之一隅。吞雲吐霧。自以爲樂。舍監查視及之。責其不應違章。某曰。吾豈敢違章乎。今日無課。恐就廢弛。特在此溫習槍操耳。舍監曰。體操場內豈爲吸煙之地。某遽答曰。豈有槍操而可在室內者乎。舍監知其不屑教誨。與諸總辦除其名。

學堂既興。一班學生形式文明。動作間無不別饒風致。不似中科舉毒者之氣息奄奄。俗氣令人難耐也。然其一種別派。亦有足解人頰者。每值學堂大考。學生輩忙碌萬狀。奇態畢呈。有某生作竹枝詞一則。代表學生等晚餐之現象。讀之頗有趣味。其詞云。跑到長飢虎。一羣剛往堂上作中文。多人共走波推浪。衆箸齊揚。風捲雲。莫使無腸笑。公子寧教此腹負將軍。行來茶室看新報紙。捲香煙氣郁芬。

北京正陽門大街某生肄業某旅學。身非臥龍。性偏善睡。講堂聽課。輒作鼾聲。屢戒之。仍不能改。嘗聞其妻曰。余在家恆與卿談心。遙夜絕無倦意。惟一上講堂。或一見講義。則不覺入黑甜鄉。如有莫之爲而爲者。未識何故。妻曰。此殆爲君之特性。由先天帶來者。某頗是之一日。誕子善嗜。夫妻苦不得睡。乃取架上畫。兒旁兒仍啼。某恍然曰。吾知之矣。於是又取最艱深之講義一種。爲已所從未觸目者。置之兒面。兒益啼不止。某感類曰。怪哉。予每見此講義。必睡去不意。汝獨無此遺傳。性詎異種耶。妻聞之。怒以目。某始大慚。

孔子之後有孔明。孟子之後有孟德。茶餘酒後佳話流傳。皆考樞家之笑柄也。昔有學生某便便大腹空空。如也。忽與余縱談時事。至伊藤博文。慨然慕其爲人。且曰。明德之發。必有達者。如伊尹阿衡。佐殷定天下。其哲裔伊藤亦奮發爲雄。造成明治維新之大業。言際竊喜自負。一時聞者無不掩口胡盧。

舊俗稱婦女之有殊色而天然足者。名之曰半截觀音。不謂近日乃有半截新學家之稱。尙者某茂才。鄉居課讀。自新學盛行。卽心焉慕之。舉凡一言一動。一趨一步。均摹仿文明規則。自詡爲開通人。一日入城。特購新式之西帽一。西衣一。回鄉以後。日戴西帽。穿西衣。誇耀鄉里。惟雙足所著之履。則仍係舊式。有黠者諷之曰。足下身以上之物。則爲西式。身以下之物。仍爲華式。可惜談新學多年。祇學得半截。不能成爲完人。某乃大慚。某郡女學校延聘一男教員與女生某結不解緣。春風一度。豈遂含胎無何。彭亨欲動。爲同校生所譏笑。遂回里。未幾。嚮馨兒卽呱呱墮地。有好事者書二語於校門云。教育：教育學生：學生亦誕而虐矣。

上海南洋公學之初開辦也。名師範學堂。算學教習某山東之教會中人。學業不精。專事吹牛。諸生皆藐之。往往故設疑問。以與爲難。某不能答。卽大怒。乃諸生則均以是爲樂。有吳下某明經者。素精於算術。亦肄業其中。諸生每欲與某爲難。必推明經爲首。一日。明經又假金冠接銅之問題爲問。謂設以一立方尺黃金作一冠。爲工匠攪入銅質。幾分之幾。當用何法而後可以試驗其真偽。并算出其所攪之銅。究爲幾許。某被問。瞠目結舌。不能答。然憤火中燒。竟難遏止。久之拍案厲聲曰。胡說一立方尺黃金做的帽子。試問何人能戴。這是一定沒

有的事何必算於是。閩堂太笑。

今日凡有大衆聚會及宴樂事。必有頌詞。竭力諂諛。與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諛墓之文。若今日之頌詞。直可謂爲生祭之文。昔張香濤督鄂。自庚子後。大爲提倡學堂。有好事者。創開學堂會。通省當道官員教員。到者數百人。有某學堂監督梁某。特撰長篇頌詞。令東洋留學生某。琅琅高讀。與會淋漓。滿坐爲之肅然。傍有一狂士。俟讀畢。接聲呼曰。嗚呼。哀哉。尙饜聞者捧腹。

## 破涕錄

(二)

(警衆)

塾師某。懼學堂發達。私塾不能成立。會郡中新設師範。傳習所塾師報名肄業。偶聞教授法。當注重實驗。甚以爲然。越日爲學生講孟子至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塾師乃整襟危坐。令其子俯躬作牛狀。復令一生牽其髮而行。以當實驗。生大憤。塾師撫而慰之曰。子毋然爲牛者。吾子也。子特牛夫耳。何怒爲塾生之黠者。遂背呼其師爲牛。父其子爲牛後。

有一塾師其學生甚頑劣。時時受其擲。揄調之不聽。扑之不可。一日赴宴。囑學生切勿出外遊戲。迨歸。則學生不知何往。氣極。旣而學生回塾。師出題罰其做文一篇。其題爲牛何之意。在以牛况學生也。學生頃刻揮就。文云。孟子言何之者有二。一曰牛何之一。曰先生將何之。先者牛之踢飛脚者也。生者牛之坐板橙者也。牛乎先

生平蓋二而一而二者也。

革新以來私塾日減然而教育未能普及一時猶難盡廢有某學究設帳授徒放蕩遊戲誤人子弟已不少而某又絕好香韻對偶之學一生於暮春時來就學因出四野綠陰迎夏至命對生索思不得迨翌晨就塾即對曰一簾紅雨送春歸學究知其有人爲捉刀固詰之則曰姊所教也一日有友人函約觀桃學究因以有約探春鳩命對實寓調戲之意生歸告姊姊以無心坐杏壇爲對學究閱之大恚蓋嘲其惰也。

甲乙二塾師教學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咸不明其句讀甲教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一得字乙教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一得字一日甲與乙遇述及書中多一得字乙曰怪不得我這書上少一個得字原來錯在你書上矣有一塾師僅識之無常將見於面盡於背誤讀爲角於面益於背一日晨起其門貼有一聯云背上加盆僂僕真如龜相面中有角蟬蝶亦類畜生塾師於是始知爲別字大慚辭館而去。

孫先生居三家村以善講解自詡故絳帳恒苦窄也一日講點爾何如一節雖俚俗不文而童叟易曉錄之可供一噱解曰點爾點爾你幹麼（點爾何如）我在這裏彈琵琶（敲瑟希）聽說一聲琵琶放（鏗爾含瑟而作）我的心事不一樣（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不一樣該怎的各人只說各人的（子曰盍傷乎亦各言其志也）年年有个三月三（曰暮春者）著作青灰大布衫（春服既成）大的大（冠者五六人）小

的小（童子六、七人）都到南河去洗澡（浴乎沂）洗了澡去乘涼（風乎舞雩）回來一路椰子腔（詠而歸）先生聽罷心歡喜（夫子喟然歎曰）點爾點爾你可以（吾與點也）

錢先生字清品以理學名有加以守舊鬼之徽號者必曉曉爭辨其一切應用物品無洋字冠首如洋布洋油洋線之類先生視之秘物也有留學某君投刺請謁先生以其名片係洋式惡之辭不見翌日某君贈以洋裝五經彙解一冊先生怒擲池中某君曰此舉賢經義先生何忍汗蔑乃爾先生曰洋式書中決無聖賢經義也某君領之適值先生誕辰某君乃持學西哥洋二百元往為壽先生喜甚急稱入某君大呼曰先生返來適間非儀非中國物確係洋錢先生聞之有愠色

某學究年假歸將所得之束修陳於几上以驕其妻妻問其所從來學究曰此乃從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來的妻聞言亦從櫃中出錢若干陳於几上與之相炫學究見妻之所得較己束修多十倍亦驚問所由來妻曰此乃從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的學究聞言大怒與其妻口角其父在門外聞之乃曰此係細事何必爭執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氣呵成天造地設可稱君房藉妙天下

有一塾師固嗜啜者流學生食物輒為騙去一日有小學生手持一餅塾師見之曰汝來汝知此餅之結構乎吾明告子即取餅於手分為二未之曰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又分而為四曰兩儀生四象又分而為八曰四象分八卦分既張口咋舌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於是乎大矣歷代聖君賢相碩人喬士舉不能脫其樊汝諦

聽之由樂舜至於禹。言訖。納餅一塊於口。由文武至於周公。又納一塊。由周公至於孔子。又納一塊。由孔子至於孟子。又納一塊。由孟子數傳至於秦始皇。乃盡食之。尙有細末紛墮桌面。又謂之曰。可恨始皇無道。東瑗大海。卽以手掃於東西建阿房。又掃於西南開五嶺。又掃於南北築長城。又掃於北細末團聚伸舌一捲而盡。曰。始皇於是庸捲而有天下。小學生因餅爲所盡。食痛哭無已。塾師曰。孺子可教也。聞秦始皇如是無道。乃亦知痛哭流涕。

鄉村塾師。當炎暑時。大扇寬鞋。科頭袒臂。坐大門中央。觀書。忽見有田夫三人。趨而過。塾師曰。這三人像個犇字。三人不解。詢諸戚某某。固稍識之。無者謂三人曰。塾師無理已極。三牛爲犇。彼蓋以汝等爲三牛也。田夫怒。擬向塾師理論。某曰。勿爾。汝等明日復往彼荷再。以是戲汝者。汝卽比渠爲圖字。蓋以塾師居大門中央也。明日三人復同往塾師果戲如昨。三人曰。先生看吾等固像犇字。吾等看先生却像圖字。塾師怒甚。發身躍出。擬毆三人。其一人在旁笑曰。跳出來更像。跳出來更像。

鄂中有游學者。至一鄉塾。見稠人廣坐。墮場間。莫辨其誰。爲學究。因戲出一對云。稻梁菽麥黍稷。許多雜糧。不知誰是先生。中有一人起而對曰。詩書易禮春秋。這些正經。何必問及老子上下。聯皆用蒙經。可稱恰好好處。以是觀之。學究中亦大有人也。

一頑童性甚愚魯。恣最喜遊戲。先生屢戒不悛。一日背書至宋經將之楚一章。曰先生之志則大矣。下句不能

記憶作舊俗態曰先生先生聒耳不已先生大罵曰混帳王八蛋童誤以爲先生告其下句也於是大聲曰先生混帳王八蛋

某塾師好冶游一日友人訪之不遇問其徒一童對云塾中問童子言師采花去只在此城中花深不知處若此童者亦善諛矣

上海謠云先生先屁股尖騎在馬上顛兩頭要吃豆腐自家煎此嘲塾師者也南市某巨商家廷師課子子已七歲頑皮異常油腔滑調應口而出商以鍾愛故不之禁一日宴先生於家商敬以肴先生辭曰余愛何物當自行舉筋不敢多勞也商唯唯子方陪席忽大笑曰先生先屁股尖坐在凳上顛兩頭要吃小菜自家煎一時爲之閔座

某塾師就聘已一年其學生僅七八歲稟性蠢甚且說話時齒音又不清歲將終塾師惟恐館地之不蟬聯乃謂東人曰令郎資質大佳加以弟之薰陶居然能學對偶矣明日請東人自臨試之東人諾塾師知東人夙重聽乃預囑其學生曰明日汝父來試汝無論所出爲何字汝只對以三千可也乃謹記之明日東人來即請先生出對塾師沉吟曰我今年五十歲矣卽出五十二字何如學生嚶嚶然自喉中應之曰三千塾師曰五十對三千尙工尙工東人適誤碰一筆墮地因出曰落地學生亦嚶嚶然應曰三千塾師曰落地對參天妙極東人指窗外荷池曰水畔學生又曰三千塾師曰水畔對山邊亦佳時彤雲密布將有雪意東人觸景曰賞雪學

生又曰：三千塾師，撫掌曰：賞等對談，天竟是解得借對矣。語次，適有歲暮索債者，至東人曰：討債學生，又曰：三千塾師，狂笑曰：好爽快討債，自應對債，錢也。

兄弟二人從塾師習文。一日，父至書室，與塾師共話談及學生程度，乃急譽之。父出，二題面試之。兄題爲「面恥惡衣惡食者」，弟題爲「知者樂水」，兄據案枯坐不成，隻字塾師急謂之曰：汝平日喜套前人文字，有顧鴻雁麋鹿題，與此頗相類，盍一閱之。兄急取視，見破爲不當，顧而顧，而所當顧者，不顧矣。渠不知以恥字易顯字，但思彼題，顯字數居第一，此題而字亦居第一，乃曰：不當而而所當而者，不而矣。父閱畢，狂笑不止。塾師索觀，父不與，逆意文必佳，轉謂弟曰：汝才不及乃兄，可隨意寫朱註兩句，卽不佳，不汝責也。時弟見兄交卷，正爲無計，聞其言，乃一揮而就。父取視之，則知去聲樂去聲二句也。

某甲腹儉甚，偶欲作文，不意搜索枯腸，終日未成一字。其妻在旁曰：我今始知讀書人作文之艱苦，實與我們婦女生子一樣。甲曰：你真看得好容易。我做文章，較你生兒女難上加難。妻問何故，甲曰：你生兒女是早有在肚裏，我的文章是肚裏一些都沒有預備的。

清有武弁某，自愧不文，延某塾師課其子。數年已能作破承，一日客滿座，弁炫子能令其擬作糾糾武夫題。子書云：觀糾糾之武夫，誠武夫之糾糾矣。夫武夫糾糾，得不謂糾糾之武夫乎？武夫而既糾糾矣，可不謂糾糾武夫乎？客皆歎賞，弁大喜。塾師復批其後，云：巧思綺發，議論縱橫，非良師之循誘學者之苦力安得有此大成。



此可爲知者道不足爲外人語也。

某生學詩於某塾師。命題爲夏雲多奇峯。生捉筆構思不成。乃請作意。塾師曰：此題只要刻畫奇字。便是佳作。生成四韻云：宰相升知府。將軍舞大旗。老爺求小的。和尚抱山妻。蝴蝶吱吱叫。蝦蟆隊隊飛。小貓吞猛虎。螞蟻捉雄雞。塾師曰：太奇了。

有責其子讀書遲之乎者也四字。都不會用者。他日其子自私塾歸。父適書寢。子乃趨而謂之曰：睡之。父聞而詫。不語。子又問曰：得非病乎。父愈詫。仍不語。子自言曰：一似死者。父大怒。投之以杖。子奔。顯語其父曰：險也。父驟起。逐而扑之。子急曰：父勿怒之乎。向父謂兒不會用之乎者也。四個字者也。今非業已用之乎。奈何。又打我者也。父憤極而笑。竟莫如之何。

某士人膠柱鼓瑟。每課其子。卽斷斷曰：對仗之工。以天地神鬼生死憂樂之類爲最妥當。一日有人出人生行樂耳。屬對其子。遂一字一工。綴成鬼死坐憂辱五字。聞者捧腹。

某富翁延師課讀。禮貌簡褻。餐膳之供。僅水酒一瓶。一夕師飲之不樂。因作歌後語五言一首。詩云：夜飲丹之。沿朝來不可徒束脩。今也則禮貌甚矣。吾對此以羊易。真堪從獸。無明年子鴛。曰：餓殺造謠乎。此作可與兩般秋雨。畫筆配所載。拋卻刑于寡。來看未喪斯。一首并傳。又有館吳中者。每食肉片湯。亦既少且薄。如水面落花飄飄蕩蕩。一下箸則涼水悠悠。意甚惡之。乃戲詠一絕。貼於壁。云：淺淺飄飄薄薄。舖廚頭娘子。費工夫等。

聞不敢推窗看。恐被風吹入太湖。形容薄字可謂無微不至。又有館師因供饌甚薄。作詩解嘲。有青菜縫中藏肉屑。黃齋頭上頂肝油之句。十四字中描寫盡致。

某塾師教大學生十餘人。皆讀六經者。一生讀禮記。母苟事君。句誤讀母字爲母。塾師出一聯戲之。云禮記書中無母苟（苟狗同音）生不能對。適有遊學者至。卽答云春秋卷裏有公羊塾師奇之。留共早餐。此塾師伙食由學生供給。須臾送早飯至。粥也。塾師薄之。乃微吟云。撮米熬成粥。一甌西風吹得浪悠悠。遊學者將西字改爲鼻字。並爲續兩句云。分明一幅西湖景。只少漁翁把釣鈎。

相傳袁景文初甚貧。嘗館授一富家。景文疎放。師道頗不立。未幾辭歸。其家別延陳文東（壁）文東懲景文前轍。待弟子甚嚴。一日景文來訪。文東適出。因大書其案云。去年先生席待已。今年先生罔談彼。若無幾個始制文。如何敢得猶子比。又見村塾詩一首云。一陣鳥鴉噪晚風。諸生齊趁好喉嚨。趙錢孫李問。吳鄭天地元黃。宇宙洪三字。經完翻鑑略千家。詩畢。綴神童其間。有個超羣者。一日兩行讀大中（大學中庸）。

鄉有失艾菴者。請老學究代擬廣告。學究不識世故。又復好弄筆墨。因書云。家住小山。今高店失了。母豬。今不見。愁眉大耳。兮。哭面有人。尋著兮。勿驅我。謝大錢兮。兩串。卽日付現兮。不欠其人。携去貼之。見者無不捧腹。某寒士爲人作文字。奴者有年。飲恨傷心。真不知淚濕青衫。幾許除夕。日正書春。聯忽友人見訪。語及明年。噉飯地。某一時感觸。伸紙粘毫。書一聯云。寒士遇寒天。處處寒風寒徹骨。舊人做舊事。年年舊氣舊傷心。此嘗塗

潘渭溪爲豁庵言者余乃轉述之以實破涕錄

青蓮學士倚馬萬言士林榮之近有南京某生僑居上海能詩善謔一日偶有所成索和於友友正大解略一思索口占報之生笑曰君真倚馬才也友謙遜未遑生又曰君身登馬桶出口成章非倚馬才而何友始悟其嘲弄

有不知孟子名軻者讀唐詩見孟浩然詩詫曰孟子周人何以變爲唐人或語以孟浩然與孟子並非一人不可相濶其人曰余憶孟子有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又曰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此皆孟子自道其名者也聞者知其誤會大笑而去

某邑有甲乙二人兄弟也甲早負文名乙天資極魯鈍與乃兄較相去奚啻什伯倍然學步邯鄲輒自命不凡嘗謂人曰當世有吾兄弟二人不愧爲大蘇小蘇某君者滑稽士也惡其無狀乃以其兄文諱其名予之觀乙閱未竟卽曰不佳不佳某君冷語曰是固令兄之作也乙囁嚅不能答久之始曰是果吾兄之文乎好得很好得

徐伯琴言清光緒癸巳年江北設武備學校四方英俊聯袂借來試題有管仲論某生一卷寥寥數語竟得冠軍其文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一褒一貶大聖人尙無定評余小子何敢論蓋寓辯論於滑稽中也

熙朝新語云。順治丁酉。江南鄉試。得人最盛。如張玉書。馬世駿。陸燦超。炳皆一時名。下士題爲子貢。曰貧而無。藎。全章。外閣下第者。橫加誹語。有黃鸞兒詞一首。以譏。臨場務云。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曰全無。用。礎。切。欠。工。往。來。要。通。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原。來。貨。殖。是。家。風。

清純雙梧督學中州。出題過於割裂。士人噴有煩言。有刻薄子。逐題作詩嘲之。盛傳於時。咏十尺湯云。古來慘。刻。算。般。商。炮。烙。非。刑。事。可。傷。不。見。周。文。身。一。丈。也。數。落。去。試。油。湯。詠。七。十。里。子。云。沒。頭。沒。脚。信。難。題。七。十。提。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賸。將。一。子。獨。孤。懷。詠。毅。與。魚。云。秋。成。到。處。穀。盈。堆。又。見。漁。人。撒。網。回。不。是。池。中。無。別。物。恐。防。現。出。本。身。來。咏。水。云。真。成。一。片。白。茫。茫。無。土。水。於。何。處。藏。侮。聖。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咏。寶。珠。云。揀。取。明。珠。玉。任。沈。沈。依。然。一。半。是。貪。心。旁。人。不。曉。題。何。處。都。向。紅。樓。夢。裏。尋。

昔有喬學使。眇一目。諸生號爲獨木橋。言其難行也。喬最惡考生吟哦。搖首以籤紙封其儒巾於几。或坐柱旁。卽封於柱。紙封若斷。巡場者卽擢其巾去。繳卷時。禿首者另置一束文。雖佳不錄。有一生窘甚。在位大聲曰。竊。上。宗。師。大。人。一。個。蒼。蠅。在。鼻。上。飛。來。飛。去。癢。嬉。嬉。不。敢。攢。動。乞。差。皂。隸。驅。逐。去。待。生。員。好。作。文。字。諸。生。聞。之。哄。堂。大。笑。紙。封。盡。脫。不。能。概。治。乃。黜。是。生。而。已。時。有。謠。云。秀。才。擺。搖。搖。難。過。獨。木。橋。過。了。獨。木。橋。依。舊。擺。搖。搖。清。道。光。時。烏。某。撫。浙。頗。留。意。海。塘。且。於。考。試。書。院。橋。爲。認。眞。抗。士。譏。以。聯。云。舉。生。專。業。三。書。院。蓋。世。功。名。一。海。塘。又。嘗。證。某。書。院。中。例。供。諸。生。飯。諸。生。爭。鬩。至。於。攘。奪。烏。笑。曰。好。一。羣。老。鼠。旋。見。一。紙。置。於。公。案。視。之。乃。一。

聯云鼠無大小皆稱老龜有雌雄總姓烏

清之殿試策起必曰臣對臣聞未必曰臣謹對昔有一富家子鄉會試央人捉刀遼魁兩榜殿試日策題既下侍衛蹕刃立階下毛髮森豎不敢復萌故態搜尋腹笥一無所有日晡猶未成一字不得已乃援筆書其上云臣對臣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臣不知臣不敢妄對臣謹對

某武員目不識丁公牘往來由文案某一手辦理事無巨細咸不稟承後有人勸其略爲過問勿令弄權者絕無顧忌某武員深納其言立延文案入詢以日來有何公牘某文案異之然長官問及公事乃理所當然因將擬就之批牘數件呈請核發某武員接而視之亦莫名其妙但見每一批上其開首皆據呈已悉四字字形相同實難索解因問此四字何義某文案曰據呈者據其所呈也已悉者已經得悉其所呈之事實也某武員曰不通不通當說明此事爲何人所悉方始明白文案曰批爲長官所批其事亦爲長官得悉之固不必注明也某武員矍然起曰是惡乎可余既未悉其事亦未握管作批明明爲汝一手經理豈可對人語假話日來外門曠有煩言都說汝一人弄權照此看來確鑿無疑言竟拂袖而入且撤某文案差

昔之八股搭題釣挽兩處須鈎心鬥角始見工夫有作王如好色至有託其妻子於其友題文其鈎下云王好色不與王之臣同之而與百姓同之者以王之臣自有妻子也其挽上云王之臣之楚游不託其妻子於王而託妻子於其友以王好色故也

清某侍郎督學浙江於貢生錄科時策問以姚江學術命題一監生對策云有謂姚之學術勝於江者有謂江之學術勝於姚者兩說並存似難分其優劣幕中閱卷者見之大笑侍郎曰是余出題之過也監生何足深責哉然其虛字頗爲順理當錄取之此生所對可與稱唐之王阮亭明之沈歸愚者後先媲美矣

閩中漳泉地方豪富子弟無不名列膠庠蚤緣代借之弊甲於他省每逢鄉試則僱人頂替訂定中式謬銀若干此風由來已久清有同安縣舉人吳江與廩生王海因事結訟王遂以冒充舉人赴泉州府首告郡守錢某提集親審吳稱實係舉人并非假冒合邑舉貢皆可認證王言此非舉人遐邇皆知兩造曉曉爭執王復稟如果舉人必嫻文理請當堂出題面試如能完卷真爲舉人倘若曳白卽係假冒錢允其請吳稟稱舉人久理家務文理荒疎懇求免試守諭令暫出聽候復審於是吳以五千金餽王并以萬金爲贖拜錢爲老師錢乃預構一藝密付與吳令於面試時抄錄以進吳息然失色下跪懇曰老師豈有不足於門生耶何以作難如是錢不解其故吳復稟曰門生手下要寫數百字甚難門生手內要辦數千金甚易錢爲絕倒結案後府署頭門懸一聯云豈有文章驚海更無面目見江一時喧傳引爲笑話

某名士善談諧其徒江某與葉某將應童子試請題一學名某乃名江曰起瀾名葉曰坤載並囑兩人同往報名宜江先而葉後其徒皆唯唯及期書吏唱名給卷但聞其高聲呼曰剛起來亦爾哉聞者爲之鼓掌

前清有某甲當舉孝廉方正之時喜形於色逢人便說一日與乙過乙大笑曰欲爲孝廉方正何難甲曰何公

無人選舉。乙曰：我少十文錢耳。甲曰：如何？乙曰：向博園買乳腐一塊，供諸雙親可矣。甲尚不知其故，大聲曰：如此焉可爲孝廉方正？乙曰：以食供親，豈非孝乎？費十文之微，豈非廉乎？其式既方，且正，不可謂方正乎？甲緘然。又有集四書嘲之云：曾是以爲孝乎？惡能廉，可欺以其方也。奚其正。

清之試士於貢院，人各一間，橫不滿三尺，縱不滿四尺，其高離地不過五尺，坐臥烹飪寫作均在是。身長者以爲苦。某君曰：此朱文公所謂長之爲人無所考也。又貢院場屋前有露天二尺許，前號後壁，也有人於納卷後歸號稍息，仰臥號板之上，伸足抵壁，致礙行人，或過之病其礙路，嘲之曰：某先生竟試終正寢矣。其人蹶然起曰：先生出口傷人，不怕罪孽深重乎？又貢院中號舍有作士子大小便所者，俗名臭號，一鄰號生惡之，貼一條於壁上，云：有人在此小便者，吾卽在其人夫人小便之處，而小便之有人在此大便者，吾卽在其人之大便之處，而亦小便之。

有庠生文名藉甚，恃才傲物，每無禮於學師。一日兩校官相商欲斥之，無罪可求，欲責之，無詞可執，因召之入署，命作文以非吾徒也，命題暗寓斥責之意。生授筆疾書頃刻而就，閱至收束處有云：斯人也，欲爲教諭，不可以教諭者，欲爲訓導，不可以訓導者也。鳴鼓而攻之可也。學師默無一語，懊悔而已。

丁祭大典也，而每屆祭畢，諸生爭取祭物，喧攘不已，見之令人齒冷。然此風明代已然。潯州劉侍郎（清）有歌謔之云：天將晚，祭罷了，只聽得廊下鬧炒炒，爭胙肉的你精，我肥，爭饅頭的你大，我小，顏回德行人見人微。

微笑。子路好勇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嘆曰。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會見這傲。孽。窮形極相。可謂描摹盡致。有老童赴試。學使見其老。出一對云。上鈞爲老。下鈞爲考。老童生。童生考到老。應聲云。一人成大。二人成天。天大人情。人情大似天。雖有乞憐之意。而對仗固佳。

詩云。善戲謔。今不爲虐。今言戲之。不可出於虐也。某生者。小有才。且富於思想。以故頗有文名。同里某富翁。胸無點墨。而又帷薄不修。常爲人所齒冷。適其大厦新落成。某生往候富翁請題。其匾額某生不假思索。名其堂曰。佳客堂。軒曰。進得軒。齋曰。尙和齋。一日富翁開大會。邀請諸名士與臚詢以某生所題之名。衆撼髭苦思。均不能解。適有一小學生在旁。以讀西文之法倒讀之。則所云佳客堂者。卽堂客佳也。進得軒者。諧聲爲揜得進也。尙和齋者。俗言爲齋和尙也。衆均爲之絕倒。

林某行二市僧也。既獲什伯利營新屋。極輪奐之美。落成後。請某名士爲之題堂額。某名士以其執禮甚恭。難以拒却。乃戒之曰。商賈逐什一之利。皆不能謂之貪。過是則爲非分。必有後禍。今汝起家立業。當是不貪之報。爰爲汝題禁貪二字以誌汝。所以起家之緣。由林聞語狂喜曰。先生真知余者也。未幾匾成。懸之中堂。適有賀者來見之。皆匿笑。林爲述某名士語。聞者益嘖之曰。此乃彼之欺人語耳。禁貪者。猶言林二小人之具〔輩〕也。林於是大恚恨。

清和神柄。政時權勢。奕赫傾動。一時獨紀曉嵐〔均〕輕視之。一日和使人。飄示欲得一旨。以爲榮紀。適製額。



一。方親書竹苞二字贈之。和大喜懸諸廳事。以爲典出毛詩吉祥華貴語也。有謁和者見額微晒和詰之曰。紀亦惡作劇哉。竹字從二个苞字。從辨從包。言个个都是包包也。和因是銜之甚。後紀遺戍伊犁論者謂其禍原卽基於此。

有欲署堂額者。情某士人題名。士人笑題之云。四極堂。見者多不解。問於士人。士人曰。此君貌醜。極才劣。極皮厚。極性吝。極斯以四極名之。

齊彥槐先生業師某翁。路過妓家。此妓家乃新開場面者。因求翁代題招牌。並書聯對。翁曰。我有要事不能久。攔招牌且代題去。至聯對。我有一門生。齊某。隔日走汝家。過挽其代書可也。因題介福堂三字而去。越日彥槐先生果過其處。妓家強邀入內。舉烟。噉茗。隨致翁意。求題聯對。先生轉顧招牌。卽援筆書一對云。半世人情無非兩行。直下畢生衣祿。祇在一口田中。既洽招牌。又貼切妓家身分。見者無不稱絕。

湘人李從先。屬儒也。性好詩。酒自言爲青蓮後裔。而苦讀別字。劉崧公曾作浪淘沙以嘲之云。好個李從先。家學淵源。乃祖原來是謫仙。怪道作詩須吃酒。毫興纔添。李詩有欲添豪興。須添酒句。寫豪爲毫。茶苦酒兒甜。李讀茶苦爲茶苦。酒酣爲酒甜。薛麟名箋。李書薛濤箋。爲薛麟箋。自言傳字故通傳。李讀明知傳舍之傳字爲傳字。或指其誤。李云傳字古通傳字。不教麒麟在鹿邊。李又云麒麟神物。距宵與鹿爲伍。乃造字者。竟將麒麟兩字。皆作鹿旁。儼然置麒麟於鹿邊。殊非厚道。於是私改麒麟爲其麟。別字連天。

偷兒夜半在某前門掘洞屋內尙有人聲側耳細聽乃高喊前拆壁賊四字賊卽驚極潛往屋後掘洞不意剛欲動手又聞屋內喊曰後拆壁賊偷兒以爲定被室中人觀破遂狂奔而去不敢再施其技日後暗中竊探始知是晚並非被人觀破係一冬烘先生讀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兩句赤拆同音而誤讀賦字爲賊字也

某甲長隆昂首好大言性有戲癖尤善讀白字一日觀大舞台戲單上刊有李春來盤腸大戰一劇乃揚言僕輩曰今日盤腸大戰劇極佳乙知其誤乃笑問曰君有肚腸否甲曰無衆大笑遂呼爲盤腸先生乙併作詩嘲之云盤腸竟自讀盤腸盤腸先生竟自昂長隆看封豕語精練滿貯臭皮囊

某甲路識之無輒喜弄文翰一日作書致其姻親某乙姻兄誤作烟兄乙作詩嘲之云生性何嘗解吸煙雪茄鴉片總無緣姻兄竟把烟兄喚黑籍沉寃大可憐甲聞之不解所謂喜弄文翰如故又湘鄉曹玉屏曾爲裕庵言嘗見一書記爲人作尋常通問書起用且夫二字乃戲曰誤矣書記茫然復莞爾曰子非作寄姐夫書耶奈何誤作且夫耶

啓痴云余友陳君自號斯人蓋本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及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之意也一日遇不識者道姓字某訝然曰先生英氣勃勃非常物也奈何取是爲字耶蓋某誤以陳斯人爲陳死人矣聞者無不齒落

魯春爲山東兗州府者一日拜上司上司問曰從前曾當差事否答曰卑職做過二任兗州府上司大笑曰我與知遼山東有兗州府不知道有蓋充州府

邦江某士性放誕。好作談諧語。偶過叢林。見衆僧作道場。戲闖入。難一僧曰。分明南無。何謂那摩。讀別字矣。僧徐笑而答曰。先生不嘗讀於戲爲嗎呼乎。今而後先生如於戲。小僧卽南無。先生不嗚呼。小僧也不那摩。某士爲之喪氣。然是僧亦不俗矣。

有人爲月餅鋪寫招牌。月餅之月字誤作曰字。一人指之云。這是月字。先生寫成白字了。其人曰。你不要哄我。白字頭上是還有一撇的。

有吳恥者。年已七十。猶好咬文嚼字。惟用之不得其當。往往令人捧腹。一日。人謂吳曰。君年近古稀。子若孫皆森森。玉立將來。定可享無涯之福矣。吳誤涯字爲齒牙之牙。即答曰。我輩年老無恥（齒）何福之有哉。

某甲夙短於視。曾赴南京勸業會參觀一切。然亦不過霧裏看花。隔簾窺影已耳。嗣以旅館中臭虫太多。有擾清夢。乃思遷地爲良。一日入會場。見一處大榜。其門曰水族館。定於某日開館。甲大喜曰。我即遷居此中。豈不妙哉。同遊咸笑之。甲曰。他不是明明寫着本旅館字樣。蓋誤水族館爲本旅館也。

某君善談諧。留學東瀛。一日與余散步市廛。問見一肆。門口粘一巨大之紙橫書。本日大賣出五字。以意譯之。猶言本日大拍賣。蓋該國商店常有之事也。某君視此。卽牽余袂而言曰。該國商人竟敢明目張膽而賣國子。盡往詢其價值。余異之。某君曰。吾聞外國文皆自左而右。子不觀此招帖。非明明寫着出賣大日本乎。余始恍然爲之一笑。

甲乙丙三人俱病眼。一左眼斜視。一右眼斜視。一近視眼。一日相聚。偶翻四書。至觚不觚。觚哉。觚哉。處斜左眼者。乃借口誦曰。角不角。角吉。角斜右眼者。即指其認錯。改誦曰。瓜不瓜。瓜戈。瓜戈近視眼者。向前細視曰。汝二人均錯。據我看來。是瓢不瓢。瓢我。瓢我。

## 破涕錄(三)

警衆

醒。獨仿北齊文宣帝禁浮華詔之體。作禁言論自由令云。頃者報紙。囂競橫議。日滋。政有美惡。務極臧否。借價用人之大國。卿參政之尊。動敢詆讎。以誇己識。又論說。借誅討。讖評。嚴斧鉞。始以笑罵爲能。繼以反抗爲主。上下貴賤。無復攸分。今國號共和。冀防流弊。箝口奪氣。促民就範。可撥法擬具。報律使懲。而不伸。

壬寅年張香濤督鄂。舉行慈惠萬壽。各衙署懸燈結彩。鋪張揚厲。費資鉅萬。邀請各國領事大開筵宴。並招致軍學界。奏西樂。唱新編愛國歌。余時在坐陪宴。謂學堂監督梁某曰。滿街都是唱愛國歌。未聞有人唱愛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試編之。余略一佇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願聞之否。曰願聞。余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坐客譁然。(見張文襄幕府紀聞)

有作議員後歎五更調者。傷國會議員之末路也。憶其楔子爲一剪梅一闋。其詞云。議員遭散。起風潮。國會飄搖。憲法飄搖。院中人數。竟寥寥。行也牢騷。坐也牢騷。月薪不給。憤台高歌也。無聊哭也。無聊胸中磊塊。酒難消。

起舞中宵感慨中宵

劣民有戲擬上海偵探報告一則閱之亦堪破涕其書云爲緊急報告事茲查得英租界七馬路二百五號門牌內有亂黨機關製造無聲手槍工頭莫須有爲著名印度留學生現已製成數萬枝不日運往名重要人物所在地希圖暗殺又有法租界三馬路一萬八千號門牌內著名亂黨包造謠散布無稽之談意在擾亂治安凡此皆由某認真偵察所得確實可靠務請立刻飭派得力人員協同兜拿以免漏網不勝待賞之至

浙江杭州有巡警學生周子賓清時曾稟警道要求差委稟中詞語散駢兼用文理惡劣其主管科員亦以駢文批答頗足以資一噱批云據稟該生絲籍清和寄身海上張窮途之潦倒自命王孫嘗終歲之艱辛漫誇警學既一考而不第作再試之請求在該生落第神傷或等珊瑚之漏網在本道愛才如命豈忍薩桂之遺管惟原卷文近荒疎已取觀皮之請以來稟體兼駢散尤多刺目之詞雖或壁立堪憐幾等遠遊之司馬祗恐奇才被放難同再捷之杜羔原稟發還所請不准

清順治吳中有尹姓者得罪於友友作尹字謠以嘲之云伊無人羊口是其犖斬頭笋滅君口縮尾便成丑直脚半開門一根長橋橫扛個死尸靈又有咏奚姓者用四書七字吟云奚奚奚此物奚雖多亦奚子之迂也奚虞不用百里奚如此則與禽獸奚又有以聯語嘲陳姓者曰避兄世澤盜嫂家聲嘲董姓者曰肚臍世澤屁股家聲又有與潘姓不睦者大書其門云紫石街前門第翠屏山下人家均可謂禮而虐矣

某甲夙清稽。無論初交舊好。每以諧語相讖。一日聞一人貴姓。其人曰。姓楊。甲審視其顏曰。羊乎。何以無角。其人怒罵曰。狗口的甲。曰。原來如此。

以地稱人之風。雖不知始自何時。然韓昌黎、柳柳州、張曲江等以前似未之見。大約當起自唐時矣。此風至今不息。近時如岑西林、袁項城、康南海等。皆最著者也。然得之正復不易。非功業文章。昭著一時者。雖欲以地求著而不可得。易實甫觀察文章詞藻。都不作第二人想。以其爲湖南龍陽縣人也。傾倒之者。輒稱之曰。易龍陽。然亦謔矣。

有二人一長一短。各集四書句以相嘲笑。長者嘲短者云。居惡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養其小體必也。射乎。  
(言寸身也)短者嘲長者云。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填地。掘小則舉而委諸溝。聚魚鼈不可勝食也。

有渾名酒缸沿者。因帽舊不足以壯觀瞻。乃棄之而不戴。人有號鐵頭者。戲作西江月以調之云。有帽如何不戴。常梳禿着頭皮。居然勿怕冷來些。(滬上土白)做了鐵頭兄弟。切莫看人學樣。須防大衆稱奇。渾堂浴討便宜。阿婆聽來惹氣。

清候補縣某。本名士工吟咏。每一詩出人爭傳誦之。而尤以十七字詩爲最擅長。然有煙霞癖。故官情亦淡。禁烟令下。或以戒煙勸者。某曰。俟諸人戒淨。余戒不遲。仍盤踞芙蓉城。不忍去。一日藩司傳諭戒煙局。令各候補

官一律入局調驗。某聞大憤。謂藩司亦同辦。獨能免驗。且能驗吾輩。煙局豈專爲吾輩設耶。因哦成十七字詩一章。云煙禁令頒來。高懸調驗牌。問誰煙癮大。藩台藩台聞之怒。調驗時。至某獨苛。謹書靴桶內。稍藏煙泡。均被搜去。某又吟云。十載臥煙床。何堪此下場。癮來頻墮淚。汪汪未幾名登白簡。而沉痾疾仍不遽瘳也。復吟詩云。革職復銷差。均憑老上台。要求只一件。烟牌。

某顯者。開缺歸里有友招飲。一陪客與顯者有夙怨。於席上倡行酒令。用拆字加減法。取用成語二句。先起言云。有水便成溪。無水便是奚。去了溪邊水。添烏便成鷄。得志貓兒成猛虎。敗翎鸚鵡不如鷄。語涉諷刺。某顯者一笑置之。對陪客云。有水亦是淇。無水便是其。去了淇邊水。添欠便成欺。魚遊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主人聞之。卽起辨解。對二人云。有水亦是湘。無水亦是相。去了湘邊水。添雨卽是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解某前清之四品黃堂也。颯然自大。睥睨一切。見他人之官。皆不如己者。輒嘲笑之一日。與某巡檢同席。以點將屬對爲酒令。解卽指某而語曰。磕頭蟲。終居人下。某巡檢知其嘲己也。乃緊接曰。沒腳蟹。不見其高。合座鼓掌解爲之大慚。

有數人醜資暢飲。一爲堪輿家。一爲火居道士。一爲郎中先生。一爲舉究先生。酒酣耳熱。後又喚一妓。侑酒頃之。學究出一酒令曰。吾輩數人。各就行業。演說幾句。須嵌東西南北及三五心字。違者罰酒。堪輿家云。東方甲

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三元交局五方無碍福好不如心地好火居道士云南斗星君北  
斗星君東嶽聖帝西嶽聖帝三通法鼓五鬼效靈志心朝禮郎中先生云東洋參西洋參南沙參北沙參三根  
燈草五個紅棗清心爲主學究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三十而立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從心所欲言畢  
衆皆欲起妓曰如蒙不棄我亦有詞遂云湖南客人湖北客人山西客人山東客人三場和五棹酒就此窩心  
清乾隆間揚州鹽商方盛名士多往依之有好客之商數家其最著者曰方笠亭曰汪劍潭值昭明太子生日  
諸名士與方汪輩皆會於文選樓時諸名士方館於方面汪於席間邀過其家羣諾明日移榻因相與聯句成  
一詞云笠亭雖好怎好天天擾明日初三打點飢腸吃劍潭昭明太子保佑我們休餓死太子開言爾與家君  
大有緣

相傳金聖嘆於歲科試屢列六七等革而再應試再入學入學而再革如是者不知若干次其應試文字輒以  
滑稽出之有一首題爲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其中渡云一杖而原壤跳再杖而原壤叫三杖而原壤死矣三  
魂渺渺七魄茫茫一陣清風化而爲闕黨童子彷彿封神榜西遊記令人絕倒

金聖歎聰穎絕世過目成誦然平生豪放不羈卒以哭廟一事置於重典士林惜之聞棄市之日遺囑托獄卒  
寄妻子卒懷以呈吏吏疑有勝語啓滅閱之上書云字付大兒看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得  
傳我無遺憾矣吏爲之絕倒曰金先生死且侮人



熊希齡倒閣之後。第一流人物之身價。掃地殆盡。有人爲諧聯數副。諷之頗可發噱。其一云。高閣漫誇熊入夢。空臺無復鳳來遊。此盡人所望而能解者也。其二云。頂上貼封條（隱字形）笑他大政方針布告。張皇空際。誠背後製旗號（隱合字）嗟爾名流內閣齒牙。驟落暗中吞蓋。分拆希齡兩字而成也。其三云。能者工於避。避風火輪邊。且撇開四蹄圓鐵木。偶甘爲傀儡藥葫蘆。內曾放出三把飛刀。則上句拆熊字也。其四云。長袖善迴旋。養成海濤兼并。莫倚弓彎。輕射寒門真顯赫。祇恐冰山傾倒。空留言玷。甚磨圭則上句拆張字。下句拆寰字也。聯語雖未盡工。而其構思甚巧。大可爲名流內閣解嘲矣。

熊初顯時。遊歷海外。既歸。鄉人有以其姓字作聯語嘲之者。頗貼切。惜下聯已忘却。祇記其上聯云。四足不停。問爾有何能幹。蓋折熊字也。

松齋爲福州將軍於光復時。自盡。人有以其姓名與江北提督賈良撰成聯語者。上聯曰。十八公不得其壽。下聯曰。二百大喪盡天良。亦頗見巧思。

王爵生萊陽人。清法部侍郎。任京曹十餘年。事績無所表見。而以善書之名。洋溢於京城之中。下級社會。凡銀號。錢行。酒樓。茶館。綢緞布店。洋廣雜貨之牌匾。對聯。幾無一非王之筆跡者。有滑稽者。爲作一對語云。有匾皆齊好。無腔不學譚。譚即王名。譚謂譚鑫培也。語雖近諷。亦係實錄。然考王之書法。骨格低下。實無可取。力摹翁覃溪。亦僅得其迹象。而失其精神。其同鄉徐仁甫太史嘗謂之曰。子非善書。乃好寫耳。又云。爵生之字。好似衙

頭崗警植立如木偶神氣則索然曹竹銘殿撰亦謂之云汝終日在綢緞裏頭作生涯蓋謂王善寫綢緞銀錢福祿壽等字樣且日與商賈來往也聞者皆傳爲笑柄

淮安學究漆某生平不屑求人有意一聯云情人抓背上些些再上些些知痛癢還須自己對客猜學是了是了定是了真消息原在他心可謂道破世情矣

某教授南海人好立崖岸一日設宴於明倫堂演西廂雜劇有無名子書一聯於學署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校無光教授館中演出西廂雜劇某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頓除

昔有府學生金某善諧謔每嘲以詩歌及佛語頃刻立成人爭傳以爲笑若禿指賦其最著者也一日在文衡山內輪坐浪謔蒙師潘某潘慳曰吾有一語爾能對甘受爾侮金敬諾潘曰王大夫昆季築牆一土蔽三人之體金應聲曰潘先生父子沐髮翻水灌兩牛之頭

清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同在吳郡寓所張晚起如廁公戲謂曰披衣撒履而行急(給)事急張且走且應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尙書)常輸

秦與某太史有轍其中表某聯云君病我衰視羣從昆弟爲蒼老平生烟傷大半摧殘莽莽前途曠有頽齡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廢疾相撐持一息尙存百憂未已茫茫遺恨拚留熱血在人間有好事者代易數字云君病我衰視羣從昆弟爲蒼老平生烟傷大半維新莽莽前途曠有單鎗當世變學勤力果與十年嗜好相撐

持一吸。尚存百呼。未已。茫茫遺恨。拚留數盒。在人間。蓋兩君皆政學界中之癡君子也。然亦諳而慮矣。

何淡如。孝廉。少誅諧。工吟詠。尤喜以俗語出之。而仍不失雅趣。少時嘗從塾師蔡西澗游。某日蔡擊之。問往佛山鎮道經一地。名豬北竇。因指其地。使之屬對。何不假思索。笑答曰。先生自可對之。蔡曰。吾令汝對。汝何敢反。委諸我對。曰。吾何敢委。不過用先生之名對之耳。蔡曰。吾姓爲蔡。何能對得猪字。何曰。論語云。臧文仲居蔡。蔡字非大龜乎。以蔡西澗對猪北竇。有何不可。蔡仰天笑曰。便宜了。小學生。又一日。在街上立談。見一幼童。身穿皮背心。頭戴繡花雪帽。友即指示。何曰。皮背心。襯絨花雪帽。君能對否。是時。何適有斑竹煙筒在手。即舉示之。曰。血牙嘴。鑲斑竹煙筒。信手拈來。字字工整。

某甲。頗聰穎。性下流。卒爲乞丐。幼時塾中對課。即語語含乞。丐口氣。師云。繡戶春深。爲學語。甲對云。蓬窗日暖。虱成行。師云。天上寒雲。攀桂子。甲對云。街頭雨。唱蓮花。師云。怒向蒼龍入雲海。甲對云。偶攜黃犬過花叢。師以卑劣。不可救藥。爰仿帝王口吻。出一聯。令其屬對。云。古今來英雄豪傑。聖帝賢王。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功名。到那時。垂拱九重。享受萬方玉食。甲不假思索。應口對云。過往的老爺相公夫人小姐。抄化點冷菜殘羹之賞。賜道便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有人戲撰一聯云。幣制局清理。財政局此局無非騙局。留學生法政畢業生。諸生藉此營生。語雖近體。意却不

閩省地方審判廳無論曲直皆罰鍰者以金積憤成怒者請祝融氏爲之報復有人作一聯云三章漢法猶秦法一炬國人等楚人又見有一聯云東庭西庭庭獨立民事刑事事皆推亦甚確切

漢口沙家巷爲土娼麀集之地其土地祠聯云這一街許多笑話我二老總不作聲滑稽可愛

有老嫗者一日方吃豬頭肉或見之出一對云鷄眼穿鳳尾鞋鵝行鴨步老鸞應聲云象牙筷挾豬頭肉虎食狼餐

湖北之湖南會館演戲臺上懸一聯云事事如斯裝一般打臉掛鬚偏稱脚色年年依舊唱幾句南腔北調就算改良作者湘人周某也

客有粘片馬二字屬對者甲曰全牛客搖首曰不對又曰連雞客又搖首曰不對甲曰以全牛與連雞對片馬致爲工穩何爲不對客曰片馬者地名也地名須覓地名作對甲思索半晌乃言曰五鹿客復搖首曰不對不對甲曰片馬地名五鹿亦是地名爲何又不對客曰片馬二字係仄聲五鹿二字亦並係仄聲出對祇兩字上下全然失調這如何對得甲乃大聲疾呼曰你既要地方又要上上下下調調和你替我想我如何對得住片馬

安徽有賈仁字小鴛者某年春季春六句壽誕有好事者戲以聯云姓名可入紅樓夢夫婦會應赤壁兵  
松江俗語以五十二爲卯數何所取義莫可究詰不知爲諧聲爲象形相傳以爲如是云爾雲開陳某值五十

誕辰開閣筵賓設筵稱觴同里楊了公袖一聯登門祝嘏卽爲懸之廳事聯云到此不知非比那敢遠差兩歲從今越自大看口養再活幾年賀客見之闕堂譁笑陳亦爲之粲然若楊者可謂善於滑稽者矣

某翁早繅子懸鳩美遂有新台牆茨之行未幾風聲外露親友鄙之翁自知無行欲向親友飾詞自解而報於啓齒因撰一聯懸於座右云我豈欲扒灰多緣小子無能恐其絕嗣人誰不打算端爲老妻已故省得重婚清紀曉嵐性極談諧一日有一門生往謁甫行禮畢紀忽仰天大噱門生疑己之失於禮貌也踞踏殊甚紀徐謂之曰頃之所笑者乃偶得一妙聯耳門生請聞其詞乃云今日門生頭着地昨宵師母脚朝天相與大笑不止

某進士出紀曉嵐門下具贊往謁紀延之入傾譚甚洽嗣見某左類生一贅疣乃備詢患此幾何年痛耶癢耶軟耶硬耶言之瑣瑣不已旣忽拍案語曰唔憶之矣此間楊梅竹斜街有某省人楊某者余至友也渠本世醫以服官不行道家傳治疣秘方最稱靈驗百發百中著手卽病若失惜此人自秘其術不肯輕施於人故人咸不知其絕技汝明日試以余刺往并轉述余介紹意則或者不致更推託然終當強而後可也言竟卽令侍者取一名刺授之某以老師如此關切再三稱謝而出翌日於黎明時卽持刺赴楊梅竹斜街果見有一某省楊寓大喜叩門投刺請見其主人俄頃延入見主人正降階迎而右頰上亦生一彙彙之贅疣某大惑坐定主人詢來意某正擬啓齒忽有傳書者至云自紀宅來者楊某接視之而笑曰此老真惡作劇戲言次以書授某某

有士人某。僂健無賴。不謹細行。其東鄰一鐵匠。常出營業。僅一女留守於家。士人窺其榮者。踰東家墻而摸之。遂相燕好。既久。漸爲匠所聞。遂被執。匠以燒鐵烙其耳。生叩首乞哀。乃縱之去。其友聞之。擬一聯以嘲之。云：君子將有爲也。載登之。牀匠人斲而小之。言提其耳。

近有友人自京師來。談及八大胡同某校書處。有人戲以楹聯語語吻合。姑錄之以破涕。其聯云：此是交通機關。偷思想代表熱心團體。及個人均沾利益。亦屬商業性質。除抱定金錢主義。要求與運動兩不贊成。又有一對聯亦有趣味。其聯云：男女平權。公有公的理。娶有娶的理。陰陽合歷。我過我的年。你過你的年。正覺未經人道過。以視王湘綺之對。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異曲同工。

光復時有避亂於大連灣者。適值舊歷壬子元旦日。仍沿舊例。換新符書一聯於門。曰：神州異域。舊歷新年。亦頗雋永。

清湖北候補道朱惠之。爲人刻薄。嘗創辦門面捐。及土膏煙酒糖等捐。死時或輓之云：門面有稅。土膏有稅。煙酒糖又有稅。畫策無遺求。也可使致富。國人曰：賢左右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蓋棺論定。今之所謂良臣。昔南京王某老元緒公也。少應童子試。長業活人術。終乃曳尾泥途。藉粉黛餘資爲家人生計。見者羨與爲伍。彼則恬然自得。年八十二卒。於九月朔日死之前。自挽一聯云：八十二年糊糊塗塗。書生耶。醫生耶。滴水無情。

隨他去罷。九月朔日，清清楚楚，夢醒了，酒醒了，拈花微笑，待我歸來。古人云：酒保菜餚，均帶六朝烟火氣。況愈爲四靈之一耶？又有客與妓，交好甚篤。一日妓父死，囑客以聯輓之。客援筆直書云：大可傷心，此老竟無千歲壽。何以報德？從今不畫四靈圖。寓意談諧，措辭工穩，真倚才也。

彭硯欽言：邵陽自然洋烟館，有一聯云：自從洋溢中華，百端容緩，只管把周公床、仲尼鐸、顏子瓢、辦一個齊整。整纒舜芳，蹤重建館，然而烟花世界，他務未遑，但願得申伯士、永樂燈、武侯砲，極十分熱熱鬧鬧，承湯盛舉。大開盤躑，張冠李戴，亦殊調侃得宜也。

俗謂舟子有三似神仙：老虎狗是也。蓋其順風揚帆，行駛如飛，飄然若仙。槍有達官，則倚勢橫行，似老虎；至當風逆雨急，引繩蛇行，泥塗中幾致手足無所措，則與狗何異？有用作聯語者云：船戶仙，虎狗苦無屬對；友人某君見而笑曰：吾得之矣。曰：朋友妻，龜龜吾輩客中不寐，抵足談心，消磨旅愁，不生家思，猶吾妻也。獨行里許，便覺心焦結伴，以遊忘其道，遠馳之爲用，庶乎近之。至若懷疑莫決，質吾良友方之龜卜，寧有異耶？聞者咸爲捧腹。

清乾隆時，西藏活佛來朝，供設極盛。住雍和宮，遠近僧徒，參謁者日以千計。活佛盤膝高坐，不少動未幾，出痘死。有好事者，輒以聯云：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一時傳爲笑柄。

有甲乙丙丁戊五人，契合金蘭，交成莫逆。年來甲乙丙相繼逝世，僅餘丁戊二人矣。適丁又病而歿，戊哭之慟。

乃一聯懸之。靈前以輓之。云：座中只贖兩人悲，君又去，泉下若逢三友說，我就來論者謂：戊亦病不脫體，尋聯語終成讖語，則就木之期當不遠矣。

兩士人同客天涯，以情相感，訂生死交。甲有子女二，乙孑然一身，無何乙死，甲固憂情一流，因作遊戲語以輓之。云：打棹揚帆喜老兄，脫離苦海停鐘息，鼓看小弟收拾殘場傷心人，語出自談諧亦解頤也。

清虜入關下令薙髮，時人有薙頭詩之作。癸丑民軍敗績，官勢大張，逮捕黨人，殃及無辜，今日槍斃，明日殺頭，時有所聞，有人戲仿之作殺頭詩云：聞說頭堪殺，無妨日殺頭，有頭皆可殺，無殺不成頭，殺自由他殺，頭還是我頭，請看殺頭者人亦殺其頭。

秋八月宜聖祭日，魯省官吏皆集於宜聖廟，主祭者爲衍聖公，祭畢例由公署宴諸與祭者，此清之舊例也。魯撫某科甲出身，善詩文，知衍聖公不能詩，欲以唱和難之時，正當割稻節，麻鵲成羣，集中農人苦之，遂以爲題，請公作七言絕句，咏之，公窮極良久，不得一句，衆故催迫再三，公始吟云：一窩二窩三四窩，衆官大笑，公面赤耳熱，羞愧無地，衆官促其續作，公又云：五窩六窩七八窩，衆官笑不可仰，宜聖靈適在見己之孫爲諸人所迫，殊玷家聲，急令子貢往衍聖公前，教之續成二句云：食盡黃梁千鍾粟，鳳凰何少爾何多，衆官聞之，羞愧無以自容，某撫仍譔笑自若，同座某問之曰：末二句詩如何，某撫答曰：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

某公撫蘇時，總督將司將軍等宴於臨江某酒樓，即席聯句，總督出句云：舉酒上危樓，某公接云：天籟一色秋。



次藩司云江邊無限景。最後至將軍。體目不能贊一詞。適兩漁夫。闕於艇。將軍拍案曰。咄們也有了。兩個漁翁。欺打不好麼。藩司笑曰。我們限五言詩。不如刪掉打字。叶均更好。將軍掀髯大喜。歸署。編告幕友。某幕捧腹曰。該打該打。將軍曰。打字原有一個可惜。給那不通的。藩臺刪掉了。此亦藝林趣話也。

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一聯。久已膾炙人口。惟其全詩則知者尙少。爰追錄之。以實破涕錄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闕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琶。扇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死又何妨。蓋即事詩也。或問其意。則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前。又見二雀。闕於兩廂。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飯。聞鄰家琵琶。作風樓。梧食。饅首。未舉。闕人報建安章。秀才來。謁。遂迎客。既歸。見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殺又何妨。南村云。吾鄉某公。素有文名。而傲物殊甚。一日。過煙霞山。見壁上題詩。頗夥。心輕鄙之。援筆草二十八字於後。云。高山滾鼓。何人腔。料得詩翁丈二長。不是詩翁長丈二。如何放屁到高牆。又燕聞隨筆。言癸丑赴河南。會試。路過一店。題壁者極多。末有一詩云。臭氣滿牆。衝如何。墻不倒。問壁也有詩。兩下抵住了。語近諷刺。薄然亦足爲世之妄自作詩者戒。

近日政界之濫。不可言狀。羊頭都尉。滔滔天下。京帥尤爲此輩淵藪。故運動內用者。相屬不絕。友人某戲以詩嘲之云。以魚羨鳥作麼生。南北兩山一樣平。多少外官求內調。可憐擠破北京城。

憲章依附鹿傳霖。人曾以孟浩然嘲之。因孟浩然有歸鹿門詩也。滑稽子戲代王作歸鹿門詩。步孟原韻。

云覆雨翻雲世已昏。要津裏頭奔競喧。人皆鑽入官鄉村。余亦乘機歸鹿門。鹿門挨倚如大樹。升官發財多好處。豈期賣缺事顯然。倒累多人革官去。余曰。昔有王彥章名鐵鎗。以豹皮爲留名之驗。清有王憲章如鐵鑽。以鹿門爲營窟之謀。翻雲覆雨手段高強。只怕鐵鑽不如鐵鎗。

江南黎階煦。騷人界之巨擘也。個儻不羣。恒以俚語入詩話。而多含諷刺。觀之輒爲噴飯。有友某官晉省坐船到任。下艙未留意。頭觸舟篷。噉然作聲。額間墳起。黎大笑曰。老兄尊頭一碰。將小弟之詩撞出矣。遂爲詩云。莫謂官遊第一高。下艙也要學灣腰。人情世俗都如此。不會低頭慣碰袍。

沈培玉述某君嘲孟子詩二首。深堪發噱。其一云。完廡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痴。丈人現在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其二云。乞食墻間娶二妻。鄰人那得許多難。朝中尙有周天子。何事忙忙走魏齊。

某君人極短。頗被侏儒之誚。出遊海外。自謂不凡。聞人有善諧謔者。嘲以詩云。某某先生太不高。矮人隊裏逞英豪。搭棚只用齊眉棍。上陣常攜解手刀。未必蓋衣能作帽。居然馬樹可爲袍。一朝擊鼓升堂去。大衆都來桌下瞧。又有嘲以詞者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雞毛。鵝黃蠶繭。烟氈扇。兒東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棧板棺。材料太蹊蹺。金蓮舉步好似肖小。又某生嘗作嘲矮子五言一首。其最傳神者一聯云。仰面看人面。回頭碰狗頭。

昔陳魯望有嘲舉子詩云。只望冷灰爆熱栗。幾同滿水澆田螺。兩手已僵如臘鴨。一心還想吃天鵝。此次知事

舊第諸君試一誦之。

昔浙中某名士考職不第，以佐貳簽分江蘇，作衙參詩一首云：脚靴手版學趨迎，何事衙參意不平。疆吏口才超佐雜，貨郎身分認科名。大官方許講官話，有孔莫鑽無孔兄。若畏見他朝奉面（典夥之俗稱），勸君歸去且躬耕。

有老童生新中知事，拙僧乃以書賀之云：千載一時盛童生，父母官原來知事易。畢竟秀才難搜檢，心無怯功名味不酸。莫嫌貪酷吏，士子本家寒。又有嘲老童生聯云：行年六十尚稱童，可云壽考到老五經猶未熟。不愧書生。

大宗伯於公夫人姓秦，有二媵，或作秦字，詩以嘲之云：二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於攻。若把小於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

東坡詩云：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人活七十年，我已百四十。有人戲仿其句以嘲貪睡者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當午。人活七十年，我才三十五。可謂趣絕。

某女士放誕有才名，嘗謁一達官，以妾陪之。囑於飯時，令題菜女士惡其輕己，乃嘲云：誰家娘子小身材，捏着腰身牌使開。欲識個中滋味好，除非伸出舌頭來。可謂謹而虐矣。

有署名若野者，曾投詩於余，標題曰：爲烟客作。凡抱烟霞痼疾者，宜有同情也。錄之如下。其詩云：（一）街頭聞

慮。流。運。燈。火。生。涯。異。昔。年。今。日。未。逢。寒。食。節。如。何。到。處。總。無。烟。  
(二) 一。聲。呵。欠。淚。漣。漣。垂。首。歸。來。短。榻。眠。自。信。官。紳。無。我。分。騰。雲。駕。霧。亦。神。仙。  
(三) 忽。聞。禁。令。國。門。懸。肉。顛。心。驚。劇。可。憐。儲。艾。三。年。真。絕。計。妻。孥。存。有。壓。箱。錢。  
(四) 分。明。口。綠。是。前。緣。祿。盡。緣。慳。恨。天。死。後。幸。留。一。壞。土。還。將。挹。注。到。黃。泉。

有人作鴉片煙館銘云酒之餘飯之後挂之馨蘭之臭榻上一點燈如豆短笛無腔信口吹可憐人比黃花瘦。諛而不虛其鍼貶痼疾之微意自流露於言外可謂善於詞令者矣。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吳中諺語有所謂唱蛆者蓋即羣居而言不及義之意也有諺謂子作賦得唱蛆詩云吾輩尋蛆唱開來便唱蛆有蛆皆可唱遇唱總成蛆細唱兼粗唱新蛆夾舊蛆千蛆千種唱一唱一條蛆唱畢還須唱蛆中更有蛆若教蛆不唱何處唱開蛆。

龍軼凡好諧談論婚嫁間豁公會作打油詩一絕戲之云老龍不久返龍宮龍子龍孫出此中四海龍王將上表讓君雲雨百年功。

方望溪戴南山皆才子也文雄一世江表之人皆知之惟生平善滑稽世鮮有能道之者一歲暮春兩先生同游青草橋時首木雞頭叢生黃花成片有村姑多人正據地鏗取方即戲吟云首看開黃花戴即應聲云佳人在地上扒方又云早知屣就地戴又接吟云遍處種口口雖屬遊戲却嫌污穢殆忘形之作也又嘗在郊外散步見絲瓜滿架荷葉盈池顧而樂之戴即戲吟云架上絲瓜懸綠屨(帛)方代續下句云池中荷葉捲青屨(皮)

真可謂風流儒雅矣。

袁子才詩話載春冊詩云一陰一陽謂之道此時此景難爲情寥寥十四字包括無遺且無鬆僂之致固宜膾炙人口矣近人襲之亦有二十字題句云陰陽謂之道並行始玄妙以其多者多補其少者少傳神阿堵栩栩欲活可謂詩中有畫矣

英雄壯志兒女柔情極端反對自古已然近有軍人戲改唐詩一聯云無端嫁得軍官婿辜負香衾事早雙方隱衷一語道破

有夏五者名景倩侏儒也娶妻甚長每同立僅齊妻乳友人戲賦歇後詩嘲之云夏五官人妄談彼夏五娘子靡恃己有時堂前不期而剛剛撞着果珍李

某甲識陰陽其子亦稍知門徑一夜子解衣就寢時摸其媳肩而吟云巍巍娥娥一座山至乳際曰兩峯高聳亦非凡至腹際曰中間一塊平陽地及至陰戶曰正穴（龍脈地）原來在此間其父在隔房聽得卽大聲曰有此好地何不留待他日葬我

文章游戲載有登坑曲三首調寄黃鶯兒蓋許小愆汪醉侯繆蓮仙三君所戲作也其一云急轉小埭東找毛坑要出恭只因腹有些兒痛蒼蠅亂糞黃蛆亂攻兩條窄板身難動臭烘烘來時倉卒忘記帶烟筒（小愆）其二云愛潔是賢東不理缸怎出恭宵來腹脹須熬痛蟠龍內叢虻虫外攻肚皮揉擦如雷動急冲中和盤托

出一段竹連筒（醉侯）其三云：褻紳去登東，登尊臂禮太，恭痔瘡，掙出肛門，痛毛如草，蠶煙如火，玫瑰酸，料得口口動，撲通通，尿流屎滾，好像倒餞筒（蓮仙）

有新婦夜遺溺者，或爲詩嘲之云：丹青不用自成龍，夢裏頻頻告出恭，智伯有頭無可用，沛公如廁不相從，非關寒雨巫山濕，若決江河大地通，枕畔忽驚郎喚醒，方知身在水晶宮（見堅瓠集）

老范仿韓昌黎獲麟解之體作屁解云：屁之爲臭，休休也，發於身，泄於大腸，難出於稠人廣衆會集之場，雖大人先生亦不免於放也，然屁之爲質，不觀其形，不一定有聲響，又無色也，可辨非若尿，尿精濁紅，經白帶，雖然，則雖有屁不見其爲屁也，小便吾見其爲尿，精濁紅，經白帶，吾見其爲精，濁紅，經白帶，惟屁也不可見，不可見則雖謂之弗識也，亦宜，雖然，屁之放必有尿出，在其後，屁爲撒尿放也，撒尿者必先屁，屁固未嘗不可識也，又曰：屁之所由放者，在股不在口，若屁之放，翻從口出，則或且弗識也，勿宜。

採擇經書成句爲謎，雅人韻事也，竟有化俗爲雅而爲屁作謎者，有人讀尙書，盤庚篇見有出矢言一句（矢古通屎）以爲世俗指說話爲放屁，正與此合，適逢新年作燈虎戲此人，乃大書特書曰：放屁射尙書一句黏紙於燈而坐，其旁猜謎者，忽大敏悟，卽笑指其人之口而直說曰：我知之矣，此必是尙書，秦誓一句曰：不啻如自其口出。

## 破涕錄（四）

中國官僚所衣所食所用所服悉與禽獸相終始。試爲揭之於下：煙則曰鴉片，牌則曰麻雀，扇則曰雕扇，帽則曰貂帽，眼鏡則曰烏絲衣服則曰紫貂，紗則曰蟬翼，絨則曰海虎，入則燕樂，出則馬車，兔頭蛇眼，蜂目豺聲，日與二三狐朋狗友周旋於龜奴搗母之間，拍馬吹牛，人面獸心，終必作外人之奴隸。牛馬警衆曰：官僚之與禽獸實有密切之關係也不其然乎？

清紀曉嵐夙以滑稽著稱，一日在朝房待漏坐久，倦甚，戲語同僚曰：老頭兒胡尙遲遲，其來語未已，履聲鑿鑿，起於座後，則乾隆微服至矣，厲聲問：老頭兒三字何解？先生從容免冠頓首謝曰：萬壽無疆之爲老，頂天立地之爲頭，父天母地之爲兒，乾隆乃悅。又滿相長麟當國時，某部司官馬姓爲長所劾，某日與某中翰等在陶然亭譚叙，縱譚及此，中翰高吟云：中無小馬堂上有長麟，長突然而至，微聞長麟二字，嚴詞致詰，中翰笑曰：吾輩方以大人名作對耳，曰名醫惟扁鵲，良相是長麟，長始歡然而去，倉猝陳詞，廻箱收電，其敏捷正復相似。清左季高壯年滿情聲色，故其父寄書屢屢以節嗜懲爲誡，其後狎一優，憊甚，同鄉某過訪之，嫻嫻而出，恐爲其所嗤笑，卒然問曰：近日外間亦有非堯舜而薄湯武者否？賊人胆虛，情狀畢露。清譚鍾麟督粵時，嘗遣某員測繪某處地圖，某因參用新舊之法，詳分經緯，星度以求精密，圖成呈諸譚，譚指星度問何物，某對曰：此某地分度，天星度數也，譚作色曰：本道爾繪地圖，乃及天星何好，逞才能若是也。清陳變龍當恩銘被刺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日晚間遇更夫，小方便畢正在整袴之際，陳見百大驚，謂其

藏有利器欲圖行刺卽僞僕人嚴搜僕人乃稟報曰腰間夾有象皮手槍一枝

某大老官素怕刺客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有一愛妾足極尖銳某夜與妾共寢其妾偶一轉動鞋尖適觸某咽喉某遽驚覺連呼刺客刺客我咽喉已被刺中矣家衆驚起詢得其故相與捧腹

某大老偶一失足跌入池中僕從驚救力挽而起某覺骨節痛甚大罵曰我未溺死倒要殺你們拖死了一僕急應曰是是

某尙書居滬時其子娶一妓妓有外遇其子拈酸大鬧尙書勸之曰汝未娶彼時與天下人共之今爲汝一人所有雖有染指者亦不過三數人耳汝猶未足乎人須量大而後福大汝當以吾爲龜鑑

長白山人某公撫黔時政聲不善輿論多訾之一日某公出城見甲秀樓前鐵牛歲久失修命工重鑄並於牛背上鑄字一行曰長白山人某某鑄蓋欲藉古物以垂名也士人以惡某公故私於夜中鏗平末一字見者靡不絕倒

裕庵云清胡廷幹撫贛時辦理江召棠一案吾鄉人士多不直之晉以嵌字格撰一聯嘲之云辜負朝廷縱粉身碎骨莫報萬分之一有何才幹只無能煽外釀成二月初三（江案發生日）語雖淺但意屬譏諷

清廣西巡撫合肥某公五十初度有某孝廉往祝鸞觸巡撫夫人之怒以掃帚把痛擊頭破血出遁去某撫在任所聞之氣極然某撫固夙有季常之懼者無如夫人何也鄉人有滑稽者仿壽聯嘲之云娘子軍耀武揚威



破。廣。西。巡。撫。臚。掃。帚。把。橫。冲。直。播。打。開。肥。上。逸。民。（某孝廉別號）頭  
昔。年。元。旦。河。南。省。垣。羣。僚。詣。撫。院。賀。歲。清。中。丞。某。延。見。謂。曰。此。邦。荷。有。一。對。聯。出。句。爲。開。封。府。開。印。大。吉。封。印。  
大。吉。今。余。爲。對。之。曰。黃。沁。廳。黃。水。安。瀾。沁。水。安。瀾。諸。公。以。爲。何。如。羣。僚。咸。稱。巧。合。而。又。吉。祥。非。大。福。澤。人。不。能。  
道。一。候。補。縣。隔。坐。沈。思。無。語。某。曰。足。下。殆。亦。有。佳。對。乎。對。曰。卑。職。適。亦。得。一。對。惟。不。敢。言。耳。固。問。之。乃。曰。候。補。  
縣。候。缺。無。期。補。缺。無。期。

傳。郎。某。在。職。時。有。同。僚。薦。一。寒。士。充。入。幕。之。賓。然。此。寒。士。雖。寒。於。金。錢。而。天。生。傲。骨。不。肯。自。寒。其。志。侍。郎。接。  
士。不。甘。叩。首。屈。膝。以。自。卑。其。人。格。僅。略。一。拱。手。而。已。且。名。刺。上。亦。止。書。弟。某。某。字。樣。侍。郎。怒。其。無。禮。乃。  
撰。一。聯。云。持。三。字。片。見。五。等。得。童。生。大。胆。稱。兄。弟。寒。士。不。假。思。索。即。脫。口。而。對。云。憑。一。紙。書。走。萬。里。路。布。衣。本。  
性。爲。候。侍。郎。大。慚。贈。以。程。儀。令。去。

清。某。部。郎。與。某。主。政。官。同。部。而。各。有。一。癖。部。郎。素。好。饒。頭。春。主。政。則。與。阿。芙蓉。結。不。解。緣。二。人。在。堂。官。前。互。相。  
隱。諱。因。是。引。爲。劍。頸。交。一。日。三。堂。會。議。某。要。政。檔。冊。均。歸。部。郎。檢。存。事。關。重。要。藏。之。頗。密。除。部。郎。外。人。無。知。者。  
是。日。部。郎。宴。請。佐。賓。部。事。均。託。主。政。代。應。及。堂。官。索。閱。檔。冊。時。主。政。偏。覓。不。得。急。倩。人。請。部。郎。來。己。則。在。堂。官。  
前。爲。之。緩。頰。既。而。部。郎。至。主。政。怨。曰。兄。何。久。不。至。幾。誤。要。公。部。郎。聞。之。大。怒。曰。我。固。嗜。喝。酒。然。兄。好。阿。芙蓉。誤。  
公。不。知。幾。何。我。皆。爲。之。敷。飾。今。日。何。不。爲。弟。稍。留。餘。地。耶。主。政。失。聲。曰。太。鹵。莽。蓋。部。郎。此。時。猶。在。醉。中。誤。聽。何。

久不來爲。喝酒不來。特意在堂官前作弄己也。既而酒醒大悔。爲三堂所聞。并斥之。

有御史與侍郎均善談諧。一日偕行野外。互相嘲笑。見有一犬自遠來。御史問曰。是狼（侍郎）是狗。果何物也。侍郎答曰。過屎（御史）而吃。非狗乎。針鋒相對。令人叫絕。

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然以其文筆優美。人多嗜讀之。故談三國典故者。皆根據於演義。而不意竟有引其事入奏者。清雍正間某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禮事雍正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資四十仍柳示。馮乾。隨初某侍衛擢荆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人問其故。將軍曰。此地爲東吳所必爭。關壯繆尙守不住。今遺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聽者皆掩口笑。警衆曰。科舉時代。士子束髮受書。後祇須熟記三百篇。墨卷五百首。試帖。張牛口而號之。卽能弋顯官。掇巍第。往往有身登詞林。而網鑑易知錄。史紀選本尙未寓目者矣。況以生而卽貴之滿人乎。某歲荆州副都統隆斌。請封榮文忠公。摺內有天生聖母降世菩薩等語。可與乾隆時之某將軍。後先輝映。惜僅據其職。未杖責柳示耳。

清時滿洲大臣奏事稱奴才字樣。不一。乾隆三十三年曾經下諭。嗣後頒行公事。奏摺稱臣。請安。謝恩。尋常奏摺仍稱奴才。所以存滿洲舊禮也。後來滿臣奏摺無論公事私事。俱稱奴才。以爲媚上之計。有滿臣某妻。見其夫奏事動作如此。稱謂以爲夫婿。既係奴才。妻自不應稱夫人。命婦。每於夫前自稱奴家。不置。其夫大驚。詰其何以自謙。若此。其妻曰。汝既日日作人奴才。賤妾豈非作人僕婦乎。不稱奴家。又稱甚麼。

昔有廉訪某公道經上海徵歌選舞殆無虛日一日赴友人招飲座中有妓詢其字曰蕙貞公笑曰此中豈復有貞者耶一狂生率然曰公何少見而多怪天下事幾見有名副其實者即以廉訪論此中豈復有廉者耶某公不能對變色而去。

無錫施叔隅（建烈）性嗜酒嘗會飲某所一貴官冠朝冠丹其頂服三品服施施從外來適筵次有巨蠅蝕酒僵不能起貴官遂借蠅諷施曰若貪酒貪酒宜其死施撮蠅至案上謂曰若腹肥腦滿戴紅頂儼如三品大員然腹中所儲祇有穢物隨破蠅腹示貴官曰何如貴官大慙拂衣還去。

安徽唐啓堯陪某某四部員勸東西梁山礮台先至蕪湖住鳳宜樓旅館大宴部員召歌妓四十餘人自午後四時起至夜一時而罷旋即鼓輪東下余曰鳳宜樓爲蕪湖有名之台基唐及部員奉命勸礮台自不得不從勸台基始。

袁世輔清江蘇候補道也嗜好甚深出黃金萬鎊購廣土每箱親書某某寄存書畢一炬焚之其友問故袁曰生前礙於功令勉強服丸恐死後仍難斷癮故爲鬼預備耳。

昔有某大令與某觀察同時領憑又同時到省後又同當一差觀察素講體制如大人明鑑卑職下情等官話若見面時偶一疎忽輒瞪目以示不憚大令苦之因戲綴一聯於局門云什麼大人同是一張皮紙可憐卑職祇少幾兩紋銀。

清觀察陳某（或曰即陳蘭薰）鼻傾斜人呼爲歪鼻先生性嗜湯每食不知厭樊山曾作浪淘沙小詞以戲之云可惜好湯團門外垂涎雖然小道頗堪觀爭奈中丞心不願（馮夢華）我也爲難相遇會場間（勸業會場）躲在旁邊若教劈面打三拳只恐鼻梁東倒處轉向西偏問者咸爲捧腹

昔有二朝士一麻臉鬚鬚一而歪而眇一目一日同在朝房眇士戲麻士曰麻臉鬚鬚羊肚石倒栽蒲草麻士答曰歪腮白眼海螺杯斜嵌珍珠衆聞之爲之闕堂

清候補道某家貧甚有一僕極慧黠一日宴客酒至半闌呼僕添酒然酒已告罄實無錢再沽遂前稟曰三太太酉姑娘出去了公館內沒有人（存）某知之卽曰混張東西何不到貝公館余公館兩家找他回來意在暗嘲其賒也豈知酒店定要現錢仍然空手而歸又稟曰王大人求見（藏現字）某無奈計惟有質當之一法遂將眉頭一縷曰叫尙田去會話

清自捐納之例開官途之充濫乃不堪過問每有之無不識而亦紅頂花翎輝煌於官界者蘇省大吏蒞任之初問防湖之策於屬員令屬員各上條陳有候補道劉贊成（名譽）目不識丁傭人捉刀亦上一條陳中有衆志可以成城忠信可爲甲冑等語條陳上後頗覺得意逢人誇道且朗朗誦其詞句以掩覓人捉刀之醜惟將甲冑二字候讀爲申冑聞者莫不捧腹

揚州素尙繁華公館條子彌望皆是故大人一項尤覺數見不鮮有僑寓揚州之某大人其門有電桿爲誌大

人每日必至教場茶肆品茗。某少年知其底蘊甚詳。曾作詩以調之云。四人轎子兩人抬。不是鄉紳非憲。台月白衫兒。何俊俏。禾藍頂子。費疑猜。門前旗桿。高高豎。屋內台基。暗暗開。最是教場茶室裏。堂倌高叫大人來。清某縣令。滑稽士也。一日謁見上司。上司亦久耳其名。謂之曰。久聞爾長於談諧。爾能暗罵我否。令連稱大人。在此卑職不敢放肆。強之再三。始曰。卑職住宅間壁。有一小孩。狠會淘氣。今年不過三歲。他就抱定主義。想做一番事業。上司插口曰。這孩子就不錯。從小即曉得做事業。可算是中國的一個好國民了。令曰。大人雖是這樣說。豈知他是當龜的主義。上司不覺立起詔異曰。奇哉。怪哉。世間只有大人當龜。那有孩子當龜的道理。令徐徐曰。大人說了即是。

清侍御某。科甲出身。文筆亦清暢。居台諫數年。嗟若寒蟬。不曾糾一人。陳一議。自載醇攝政。詔下求言。萬機斷自欽裁。庶政公諸輿論。侍御見獵心喜。亦期有以達天聰。然心無主張。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然亦時上條陳。洋洋千言。授意原屬罔僚。捉刀全仗揚修。聞嘗語所親云。每月遞條陳兩件。吾摺足供半年。言際竊喜。自負於是人。咸以九頭鳥御史目之。蓋諷其頭緒甚多也。未幾肅政院中。曾有人密薦此侍御否。某太史。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苦不可言。因乞骸歸。休瀕行。同館設帳餞之。或套漢高祖大風歌作贈別詞。詞云。春風起兮。眉飛揚。移加尊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清有某大員。赴禁烟公所調驗。搜檢時。確無夾帶。惟照章須更衣。司員畏其勢。不敢強也。至午後。該大員入廁。

巡警密伺之見其玩視馬褂上之鈕良久棄地而去檢察其鈕較尋常式加大類日本人所售靈寶丹之圓盒能啓閉中藏烟泡遂稟明陸唐兩大臣親解其鈕驗之果然或謂即副都統良泰也

清南京禁烟公所成立噉飯委員甚多候補縣某聽鼓數十年未獲一差乃異想天開具稟請送法政學堂肄業以爲謀生地步樊山見而憐之乃批其稟云六十老翁進學堂此君堪笑亦堪傷禁烟公所多差遣掛個名兒也不妨懸牌轅外見者無不捧腹此事爲吳松筠告余者

清有駐在日本某旗員文理不通一日閱報載有西太后素主張聯俄此次召各大臣會議有某臣提出聯日拒俄者滿廷臣士頗以爲然西太后獨持己見力排滿廷之議某旗員讀至西太后獨持己見力排滿廷等字拍案大叫曰咱們老爺爺怎麼吃了新黨的毒藥也要排起滿來了說罷大哭忽然旁觀者曰你老人家不要傷心滿字之下還有之議二字也

某達官因事逐其幕客怒呵之曰滾同列成爲不平因戲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衰久之無用對者以無事實又無成語也未幾達官寵妾與僕私僧逃出古北口某君聞之撫掌曰得之矣聞者詰其所以某答曰彼婦之走可以出口也同引成句而皆顛倒其語天然成偶亦達官有以自取之耳

浙人某清時官順天府尹有幕下客陳二者性饕餮每入席手不停箸且席必獨當一面有時猶不免礙及左右同座苦之適有善俳詩者爲賦一律云好吃無如陳二爺未曾入席手先抓能將一箸扛三塊慣把雙肩壓

兩家。嚼破舌尖。流紫血。舐光盤底。見青花。細看桌上。無餘菜。閒倚闌干。剔臭牙。陳二聞之。亦捧腹不已。陳二受前詩之謔。思有以報之。稔知發難者。有賂癖。因以爲題。亦成一律。茲僅記其前四句。云好賂無如口。口翔無時無地不登場。無窮賂具翻新樣。有限家私穩送光。此作似不逮前詩之雋。然亦善於調侃。

楊烈。臣清之廣文也。性豪爽。善談諧。某爵帥召飲。座中有將軍二。廣文三。楊曰。今日勝會。難再有絕好對聯。一付爲公等壽。可乎。衆咸稱善。楊曰。四座八品。廣文言至此。不肯畢其詞。衆促之曰。請言其下。聯楊指上座曰。二公一元大武。上座兩將軍。起立拱手。連稱不敢。不敢。

有武員統兵某省。奉令調往防堵海口。諸親友置酒餞行。入席後。武員以腹脹。故不覺連撒數屁。同坐諸客皆飽。聞木樨香味。中有黠者曰。大人此去。定卜榮升。某有一詩。堪以奉賀。武員領之。因誦詩云。驚聞遺囑。却無蹤。穀道聲回下。氣鬆休笑將軍多。腹負頭銜預兆。糞先鋒。

某營兵。黠狡後。點視少一兵士。營長以其陣亡也。遂註冊。某兵某年月日戰死。不數日。某兵回營。祇受微傷。營長乃註於其下。曰。某年月日。某兵死。錯乃送之往陸軍醫院調治。又數日。接奉命令。謂某兵已死。遂註於其下。曰。某年月日。奉命令某兵再死。

毘陵武生張某。起家式微。後以六百金捐一武職。居然翎頂輝煌矣。每出必乘輿。奔走官紳之門。自以爲無上之榮幸也。一黠者調之曰。君既涉足仕途。宜預備門房。爲輿馬矜足之所。以符體制。張欣然從之。鋪設停妥。持

朱箋二乞某甲撰書中門聯語甲遂書六帽傳世業百忍振家聲十字付之蓋每句首字卽嵌其捐職之實數也知其事者見之無不掩口清初亦有以六品官得藍翎者某名士集唐人句贈之云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古雲霄一羽毛

清閒之地唯清閒人許到稍帶俗氣使污佳境矣昔有蘇州太守某官習頗重而平日舉止偏學名士派慕鄧尉梅花之勝因往游焉遊時乘四人輿輿前復用皂役多人頂紅黑帽爲前導或調以詩云紅帽呼嚕黑帽哈蘇州太守看梅花梅花忽地開言道小的梅花接老爺又某伶唱三矮奇聞其上場詩云人人都怕做四衙四衙常把二衙卡「平聲」二衙雖比四衙大四衙到底多二衙趣人趣語無獨有偶

昔有一縣令蒞任伊始邑中紳士送一堂額云民之父母不數年該令橫征暴斂怨聲載道有牛羊父母愈糜父母之誚邑中紳士複製一聯云吾道此之謂誰知惡在其

某知事初登仕版不諳法律每遇堂訊全憑幕友指點如遇行杖應責若干均在旁作勢以示之一日懲一竊賊令見幕友伸五指即喝曰打五百該賊仍然不供令又喝打回願幕友幕友將手一番意令其再責五百也令見翻手又伸五指乃喝曰把這忘八蛋翻轉來打五百

某縣知事值夏日酷熱不可耐欲求一避暑處科員進議或云某山幽靜或云某谷深遠紛紛聚訟無所折衷忽一老者趨進曰卽此法庭涼快異常何俟他求知事詰其故曰他處皆光天化日有日卽熱惟此法庭暗無



天日其陰涼不亞森羅殿上也。

科舉之夢久不作矣。而今則致試知事之聲號召多時。徧及全國。舉平日之有干祿。辦者負笈。攜筮。趨之恐後。斯亦民國共和史中。選材之曠典也。不知闈場。逐鹿。捷足者。誰余本局外人。底事干卿。亦爲之盼望。不置。必不得已。惟有洗耳以待佳音耳。前者檢閱報紙。得近人所爲。放榜詩四首。以爲掌中事物。高閣置之。而不意。今一展讀。適合時宜。譬之水菓舖中。正難得此。駐蹕。經久之新鮮佳品也。爰爲錄之。如次。詩云：(一)乾鵲朝啼樂不支。賃傭門廡立多時。者番風鶴多疑警。似學元龍有臥痴。停箸忽教低跌足。耐吟故解笑拈髭。個中情事今知否。局外參研絕妙詞。(二)噴噴曉日逐春街。帖子泥金望眼賒。塞馬不辭翁失策。游龍直走客看花。低徊玉漏商量晚。周訊瓊樓轉。差翻若驚鴻。歸去也。禮曹端整放官衙。(三)飛出名條第一人。開筵驚喜踏紅塵。車從闈道馳初遠。鑼促都門飛不真。九曲珠穿猜蠻似。千金布諾笑鴛噴。城南並馬歸來晚。曲苑華筵有季倫。(四)廣塲葦箔識神仙。彈指初三月已圓。半晌牙牌推造命。數緡齒錄認同年。丁寤僮僕留春飯。子細文章索謎錢。未免素心甘角。逐不平鳴處。暫隨緣。

某留學生。僅識之。無自是力。最堅。迷信。毒深。中腦。府雖留。東數年。不過略辨文。言而已。今應試知事。識者早知其備數也。第一場。節錄。生活日報。論說。洋洋千餘言。意甚得出。以示余。且揚揚曰。官樣文章。亦復誰人做得。惟筆意雄渾。如余作者。恐難求諸風簷寸暑中耳。余亟應曰。君家風水好。此次定列最優等分發某省。候補未幾。

榜發名落孫山。某雖懊喪，然終不悟。余之謂己者。

某舉人考知事，俸第一。出山作宰，初裁判以所坐椅，離公案太遠，鞠躬起，反兩手擬自拉近之。前椅重，不得動。遂大斥差役等無用，及訊至一半，尙無頭緒，忽起立，退入差役等，以爲退堂矣。傳呼退堂，知事急返身，連搖雙手曰：「不是退堂，不是退堂，我去小便還要來的。」

清之官場最重儀注，不第雜職末流，強半市儈出身，言語進退笑話甚多。卽科甲中亦不乏其人。聞有某尹蜀人也，往謁制軍，聞及峨眉山，猴子究有多大，尹避對曰：「同大人一般。」制軍哂之，尹自覺失言，惶然改口曰：「與卑職一般。」大一日與藩臬道會議，三官皆吸烟，僮爲尹點烟，尹曰：「卑職性不嗜烟，有三子均喜食之，惡之不暇，而身自犯耶？」一時便爲笑談。

大人栽培一語，爲清官場之口頭禪。凡見上司者，十言而九及此，銜口而出，蓋已成習慣矣。某大令與某撫軍有舊，恒在簽押房相見，覬覦賤瑣事。大令年老無子，一日偶爲談及，撫軍歎曰：「無子亦一憾事。」大令卽欲容對曰：「求大人栽培。」

某典史浙人，聽鼓於粵，有年，從未獲差，適新藩蒞任，亦浙人，未幾某縣捕廳缺出，恰委典史。典史喜極，上轎謝委，手稟投進新藩，見履歷浙江，卽傳見於簽押房，初略寒暄，後叙及鄉情，典史曰：「大人有幾位公郎？」藩曰：「兩個小犬，轉問典史，鄉台有幾位？」爺典史默思大人的兒子，稱小犬如何，回答良久，稟曰：「卑職有一隻小鳥龜。」

某縣警務長巡警學堂畢業生也某日不卜因何事拘一少年至警長乃升堂審訊令之跪少年頗識法理毅然對曰民國成立法律文明無跪訊之條警長何不察乃爾警長大怒曰予今執行屈膝裁判焉得不跪少年大笑曰缺席裁判被告者避不到案問官按原告之請求而判決之也警長乃誤以爲屈膝裁判乎

南京巡警懲賭最嚴一經捉獲卽行重辦一日捉得聚賭者報告警察廳長廳長升座提訊問汝聚賭耶直認不諱遂喝打打却不定數執刑者跪請曰不知打多少時廳長已高坐朦朧大有前仰後合之勢聞其言含糊應曰打的是五索還怕放砲否

墨隱應諧談云某府地方審判廳推事某目不識丁昧於折獄因蜜緣力大得充斯職一日理一訟案甫升座見文牘累累大爲捏汗遂急下逐客之令推認人而出曰快去快去認人詰以何故某曰予係本廳推事照章不負責任無論何案何事願訊則訊不願訊卽推之門外因予官名推事遇事不得不推以推了事予豈好推哉予亦不得已也聞者無不噴飯若某者可謂名副其實克盡厥職矣

長安某縣審判廳推事某曾在廳問案兩造爭論不休以致推事莫分曲直兩造不遵出言頂撞觸動推事之怒厲聲大罵曰爾等如此可惡你敢把我毆咬了旁觀大笑而好事者爲詩以頌之云如只法官聽斷好你敢把我毆咬了中外古今未嘗聞如此行爲還須考

南京律師陶報應以健訟名隣舍諸人有以小事起爭端者輒兩方慫恿之以故該管官理訟至無虛日患之

前日陶病至死官聞之酌酒自賀以爲從此風清矣不半日陶忽蘇困憊異常自言赴陰曹入森羅殿吏令跪階下俄一王者坐殿上怒目視之厲聲曰予命汝出世汝混亂是非誰教汝者應曰王教我王聞怒益張復指之曰汝言伊何余弗聞又答曰王教我健訟王氣極至不能聲但以手作狀令衙役重責之陶懼大聲曰大人容稟某在陽世王不肯默佑令我窮欲死爲人架訟而金帛遂罄至我以銳利日光見之注視不稍動遂不覺其混亂黑白也假使王不與我以眼我何由知金帛之可愛而健訟若此王聞遽反怒爲笑遂令役筭去兩眼驅之出而陶遂蘇然自是兩目竟失明然近日該地訟繁如故仍皆陶之所爲官不信使人覘其異至則見陶坐皮椅喃喃口授旁一人執筆記錄皆訟詞也回以狀白官官喟然曰無怪地方之不靖也若遍地皆是此種人只怕活閻羅亦不能治警衆曰此事誠妄然其形容律師則可稱酷肖使審判廳盡遇此等人恐穿御亦將無暇此所謂閻羅王無奈律師何

有司法專家議復宮刑其言曰凡人情專一則精兼驚則昏人材亦如之吾中國現時人材缺乏實由兼驚女色之所致故不能不藉此以爲造就人材之補助手段觀夫留學生之在外國也意氣軒昂不可一世乃一經返國卽終日治遊志氣灰敗前後適兩入者何也又不見夫各學堂之學生乎當其在校也口誦手披日不暇給然一遇星期輒聯翩於徵歌選色之場徹夜不倦夫國家造之者一而女色敗之者十如是而猶欲人材之出其可得耶其所援引云昔趙高以自宮而復秦仇司馬下獄室而成史記胡林翼以治遊失陽具而成中興

名將此數人之所以卓然能立於世者其原因實在於此今者共和時代需材尤亟更不得不假此權宜辦法以廣造人材况與吾國現時之國情適合也擬條陳政府編訂官吏懲戒條例將此一則加入亦一笑談也地方自治未取消以前有鄉議會員某自被選後大肆威權恨某地保乃借詞革之地保不敢與辨訟之縣知事知事謂之曰派革由我不干議員事爾仍返鄉供事可也地保從之某議員聞而大怒赴縣質問知事對之曰地保之派革自是本知事職權勿勞閣下干涉某議員曰否否自治章程明明規定本鄉應與應革事宜由本鄉議會執行之然則該地保不在應革之列乎

甲乙二人以善辦外交著名人有叩甲能勝外人之策者甲曰此何難凡不能與外人了案之時但須唯唯諾諾而已彼要錢與之彼要權與之彼要吾之妻妾亦便與之如是辦法豈有難事哉因叩乙乙亦曰此何難凡不能與外人了案之時先拱兩手不成再下雙膝又不成則更大的磕了數個響頭任便如何艱難交涉都了案也此辦外交者之秘訣也

日人某君談及中葡澳門界務交涉之遷移因循種種失敗不一而足其最可笑者則謂當此問題發見之初中國官吏因無精細地圖特以四十萬金購一冊於德國依為密據然此圖迷糊錯亂竟將原有領土劃出二三百里之多至今外人傳為笑柄警察曰購圖四十萬割地三百里慷慨哉

交通部某廳將鐵路贖山售與外人一日其妻謂之曰吾欲他處去矣恐汝將吾如路礦之售與外人也某曰

路。嶺。皆。外。人。所。欲。汝。非。其。比。何。懼。之。有。妻。曰。汝。不。必。強。詞。奪。理。我。之。桃。源。洞。亦。有。礦。可。開。既。能。開。礦。又。豈。不。可。以。築。路。乎。

或問曰。前此浙路風潮。如是之劇。湯贊仙何以不出爲調停。一滑稽者曰。湯贊仙蓋名。副其實者。豈肯輕出乎。又問曰。何謂名副其實。滑稽者曰。君曾見其贊字乎。亦曾見其潛字乎。彼號贊仙名。善潛。蓋欲作仙人。不能不贊。欲使一身之長壽。更不能不潛也。

某某僑聞得公司選舉總協理入選者。經交通部核定後。即可坐支薪水。夫馬入息極優。因此垂涎萬分。屆期打聽消息。至開票時。聞人竊竊私語某人一千權某人一百權某人幾十權。權字之聲不絕於耳。某僑慌極。急忙走出公司門外。守門者見其形迹可疑。上前盤詰。某老吁呼言曰。饒我命罷。我不願作總協理了。你一拳我一拳。能保全我之生命否。彼蓋誤權爲拳也。

某甲素性貪鄙。有不潔之癖。其足累月不一洗。常艷羨他人以組織會社爲漁利計。一日就詢於余。謂如鄙人者可合會長資格否。余乃調之曰。君欲結社集會。盍仿從前不纏足之名義。提倡一不洗足會。以君資格爲會長。而面有餘甲。曰。是固可爲。奈無利可圖。何。余曰。不然。該會既立。積會友足間之坭垢。可爲最新肥料。君爲會長。利權獨攬。又何求而不遂哉。昔南京張儉齋。累日不洗面。某曾以劍辨不洗面會勸之。余亦爲贊成人之一份子。惟張則性不貪鄙。亦不欲漁利。固非某甲之所可比擬也。

某甲謂某乙曰中國財政若何乙曰中國財政如人之身體甲曰何也乙曰政府如頭民如手足官如肚腹頭與手足終日勤勞以飽肚腹現在中國上下俱貧而巨大捐稅不知從何用去究其實已盡爲貪官攫入私囊矣甲卽答曰由此觀之吾中國可稱爲中飽財政

一農學家研究肥料發生法一客曰無論何種植物不必辨別土宜但教肥料中摻以銀錢則收穫必有希望問何故曰爾豈不聞現在民國是有錢則生無錢則死乎

世界之上最有勢力者莫若錢凡一切英雄豪傑君主之尊赫臺之賤莫不居其勢力範圍內顧錢世界之景象亦變遷無窮五十年前海禁未開市廛間所流行者惟方孔之銅錢故錢世界過去的爲銅錢世界迨至商埠開放各種金幣銀幣逐漸輸入庶洋墨銀觸目皆是而中國亦自行開鑄故錢世界竟一變而爲銀錢世界銀幣雖屬便民然二三百元之攜帶頗形不便故各銀行錢局均有銀圓票鈔票之設若百元若十元若五元若一元用之無窮取之不竭故錢世界之將來的必一變其銀錢世界而爲紙錢世界

有某大僚忠頭暈醫治罔效有羽士精於外科重資聘至羽士曰百體以頭爲主頭以腦爲主一經腐敗最難投藥昔曹孟德常患頭疼若因病早死免受千古罵名亦大好事君數十年來被銅臭氣蒸入腦筋腐鏽成塊非五百兩辰砂不足以提其餘毒君之病所謂利令智昏也

蚊吮人血既飽則身重不復能飛輒爲人壓斃其族之智者相與謀曰吾儕吸人膏血恣肆無厭適以自斲嗣

後吮人勿求過飽在人則血常有餘足以供吾儕無窮之用在我儕則身輕易舉不至自喪其軀不亦善乎衆蚊不聽則皆以膨脹死於人身反側之下

某甲平日以居積起家賦性慳吝俗所謂雷霹都掩住荷包者一日偶往鄰村收取帳銀數百元安置大兜肚內取道回家奈鄉村僻行人甚稀忽遇強盜二人截住搶劫甲掩實兜肚大呼救命盜曰爾不懼死乎爾等守財虜寧被貪官勒捐吞聲拿出今遇我等已死在臨頭尙掩實兜肚豈真愛財不要命耶甲曰官勒捐不予將置死地也盜曰我等便不能置爾死地乎甲曰賊大哥尙有人情講貪官則無人情可講也盜笑曰然則盜亦有勝於官耶捨之而去

世人謂竊賊爲三隻手考其取義不過謂其多出一暗手偷人財物而已然則兩手又何嘗不可盜物乎此尙未貼切也余謂貪官顯然三隻手何以言之試觀其一手取功名富貴一手剝民脂民膏一手掩上司耳目非三隻手而何

翁某迷信家嘉平公子一流人物也最佞佛苦不知經輒引爲生平憾事凡屆誦經禱佛日則情一老廚代之已則虔誠敬聽鞠躬已耳腦力盡強記性堅卓而佛經諸部菩薩名號雖野俗不成音韻亦能入耳不忘每談及佛事伊則數佛號侈口而出如市井賣雜貨者之口唱貨名無遺也惟每聞魁星名號則必驀地驚呀曰昨有人言某顯宦家有魁星像靈驗如響應翁聞大譁曰吾旬聞魁星名號心疑音誤不料佛號果有虧心其顯



官之富有巨萬。不虧心。何能至此。今而後。吾疑罔釋矣。聞者絕倒。

有甲乙二人。甲淡於利。乙獨嗜之。一日二人閒談。甲曰。錢字從戈。利字從刀。錢與利。皆殺人器也。乙曰。不然。錢字從金。利字從禾。金者天下至寶貴之物。禾者人生不可缺之物也。

狐欲幻人形。將入市求人。人欲學狐媚。將入山求狐。遇諸塗。狐問人將何之。人曰。將學狐媚也。狐曰。狐本不媚。昔者有狐能幻爲女形。而兼幻得其媚。媚出於人。非出於狐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人問狐將何之。曰。將學幻人形也。曰。昔者之求幻爲人形也難。今茲之求幻爲人形也易耳。問何故。曰。昔者人具人心。凡幻爲人形者。必先變其心爲人心。而後可。是以難。今茲之人無一非人面獸心者。若子輩欲幻爲人形。第持一假面具足矣。故曰易也。

## 破涕錄(五)

警衆

余友張某。係世醫。與人相敏。總不出本行言語。一夜在途。未提燈。查夜官詢其何往。某曰。投考。問投考何以不帶考籃。曰。籃已爲僕取去矣。官曰。既爲考生。必能對對汝。若能對。則放爾歸去。否則押查澈究。醫即請對。官見與前涼傘。卽云。黑柄雙翎傘。對云。紅靈八寶丹。走幾步。見裁衣鋪。又云。三尺天青緞。對云。六味地黃丸。又走幾步。見一女兒。又云。小女子頭光面燦。定有三從四德。對云。大老爺面黃目赤。必是五勞七傷。於是乎官大怒。厲

斥之曰。混賬。混賬。醫曰。魂宕（混賬）心虛。要吃虎頭丹。心湯。二爺等聞之。成怒甚。曰。爾見我老婦如此。亂道。真是放屁。醫曰。放屁是下虛。要吃十全大補湯。僕曰。爾真要吃矣。醫曰。要死。另請高名。於是作揖而別。

一考試官欲自炫文學。當場閱卷。見一卷爲儒而醫者所作。文章甚好。惟通幅多用藥石。似欲以巧勝人。者。考試官傳見。謂之曰。汝輩少年。作文須辭嚴義正。何必專門取巧。反傷大雅。試割對對一聯。不許再用藥名。生請示上句。考試官出句云。雉錦補服。全係有職人員。生對云。剝皮膏藥。專貼無名腫毒。考試官怒責之曰。你是醫生。所以用藥。我當再試一聯。若仍用藥類物事。定行斥責。不貸。又出句云。桃李花開一連七八九。生應聲云。梧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考試官大聲斥之曰。胡說。生對曰。這是上煎火。大考試官曰。放屁。生曰。這是下虛。考試官怒。願左右曰。打下。去。生曰。須芒硝大黃並用。考試官愈怒。欲動刑。呼堂下差役曰。提上來。生曰。容易。只須加點升麻。

南京漢瑤。適以醫爲業。正所謂招牌脚下。立有多少冤魂者。一夕偕友數人。飲於第一旅館。猜拳爲戲。漢選伸開三枝手指。呼曰。三星拱照。其友急起而遙他。友追出牽之。而回問何故。適答曰。漢之三指不知殺盡幾許人。吾見之。而懼焉。卒絕裾去。漢聞之。亦笑。亦報。

醫生某甲。昆陵通江鎮人。路識之。無粗語歌訣。乃懸於市。招牌大書七世醫家。字橫三指。生涯尙不寂。冥每語人曰。衛生要在於飲茶。春用生甘草。夏用夏枯草。秋用早蓮草。冬用炙甘草。最爲有益。或戲之曰。以余觀。

之如先生之精神強健醫術精明必春夏吃青草秋冬吃稻草者也甲面紅頸赤嘖不能答

某君素談善作俳體詩其嘲上海某醫詩三首云（一）喝六呼么轎子扛將人性命木鐘播搖頭咋舌眉雙鎖裝出郎中道地腔（二）心肝脾肺說專家到死總歸勿認差忽發天良施妙藥幾包木屑太湖沙（三）不掛方壺掛短琴江湖訪友竟知音看資照送無須慮掛號叨光數百文時醫醜態活獻紙上不知若輩見之能勿汗顏否

墜瓠集云一醫治一肥漢而死尸屬謂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須爲我抬柩至墓所醫率妻子從之至中途力盡不能舉乃吟詩云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累連妻長子云可奈尸肥抬不動幼子云從今祇揀瘦人醫又一醫生誤致人死爲病家所縛夜半脫逃赴水遁歸見其子方讀本草歌訣遽謂之曰且輕讀還是先學泗水要緊

清端方督兩江曾有考試醫生事而名落孫山外者皆有大難爲情之勢欲理舊業恐干例禁欲改別行苦無資本進退維谷多有咨嗟歎息者南京朱自經深抱落榜之屈怒激傷心一病不起有朋友知其病源加意慰勞因戲之曰先生之病因心火而得未經發表以致心多焦燥須服涼藥先洩心火再加順氣丸以補之自能

有濟聞者莫不傳爲笑柄也警衆曰先生死天下之人少死矣先生肯傷心身殉志極可嘉朋友勸慰是盡其志也殊嫌多事

某醫善談諧。年已半百。一日攝一小影。懸之室中。自題句云。行年五十來。日苦少。半生事業。陳皮甘草。你耶我耶。不甚了了。恐後無憑。立此存照。又有人送醫生匾額云。功同良將。聯云。不明財主。藥多故病人。疎可謂謹而  
虐矣。

某女士臥病樓中。延某醫士診視。醫適持魚從門前過。乃邀之進。醫之魚放於客堂間之桌上。至樓診脈。念及魚恐爲貓竊食。乃問曰。底下有貓否。其母在旁謂其女曰。先生問你老實說罷。女士含羞答曰。稍爲有幾根毛。  
(貓毛同音)多是勿多。

某醫聾子。也有呂氏女患微疾。延其診視。女詢以蓮肉能食否。醫口醜肉不宜。多食女曰。並非醜肉。我所問者。是蓮心吃得吃不得。醫曰。麵筋不易消化。不能吃的。女怒曰。先生的耳朵是聾的麼。醫急曰。小姐屁股上有兩點紅點麼。請脫下來讓我看看。

西人科學由普通進於專門。程度彌高。故效果彌鉅。中國一般學子。涉重洋數萬里。輒奉普通學爲唯一主義。有志專門者。殆寥寥。若如晨星。蓋領卒業憑爲衣食計。普通學固流行物也。世俗延師。課子弟。恒以兼習堪輿。岐黃爲普通科。非是良不易售。有王某者。延師頗苛。精選名下士爲主講。少不滿意。數月輒辭去。一日有鄉人願應聘。王某叩姓。曰號城退士。王怪詢之。答曰。嚮者坐懸碑陰。見碑文有鄉進士。鄉可進城。不可退乎。王服其辯。尊爲上賓。時王喪父。冀得牛眠穴。知師精堪輿。商之師曰。是易耳。葬某佛寺中。必得佳兆。佛寺門聯不云。

乎千年真佛地。萬古法王家。今葬佛地必發。(法)王家無疑。居無何王病。痢師以醫學自薦。曰縛蒜。一整。從醫後。痢必止。王體日不解。師曰。縫見契券。中有自從結算。(蒜)以後永不起利。(痢)二語。蓋古時所傳。而後方也。

某醫精於太素術。懸壺市上名噪。甚求治者。絡繹於門。醫善談諧。所立方往往有出人意。外者。一日有中年婦。至詢其症。云犯嘔逆。度其脈。知已得孕。醫乃取巨筆。醮墨極飽。疾書碗大字。四子之婦。固不知書者。歸而示於人。始知所書者非他。蓋易經所謂勿藥有喜也。

某醫工詩。無事不取材於風雲月露。有患鬚鬚。就診。乞藥。醫曰。此非刀圭所能奏效。汝來前。遽以百子鞭繫其項。取火燃之。碎匄。就作其人。駭甚。各其函。持醫曰。此之謂爆竹一聲催臘。(鬚)去。

一富翁某。携俊僕數名。行經街衢。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頗驗。某率僕入。倩星者爲己相之。星者曰。相君之面。富不可言。相君之背。其形似龜之子。子之詩。請爲君誦也。某大怒。嗾僕挾星者至己家。以繩繫諸樑上。星者呻吟不已。有一僕曰。先生愚矣。彼富者也。脫以言媚之。巨賈可獲。子胡反揭其隱。而自招愆尤耶。子曷不請再相之。易他語以取悅。星者曰。諾。僕於是奔告其主。主曰。可使星者復相。星者反復凝視。久之。大聲曰。你還把我吊起來罷。

有風鑑者。專觀氣色。判人禍福。自稱談言微中。一日有一狐裘黃黃者。來請看相。相士以爲官場之候。補闕老。

也。乃極意奉承。決其仕途。進取將拾級。以升數月間。必補缺。大富貴。可以立致。繼而復脫帽。以驗其枕骨。不意帽甫脫。而受戒之香烟當場顯露。固儼然一和尚也。旁觀者遂不禁大笑。然此相士殊不在意指。和尚微笑曰：「你來騙騙我也。騙騙你。」

有小民夏某。初爲巫。舉人范汝典戲謂曰：「汝初次降神。宜有靈異。以示衆。乃能令人信服。明旦吾操糖餌。令汝猜之。汝言而中。則人無不信服者矣。」巫以爲然。及明降神。聚觀者甚衆。范握狗矢。謂之曰：「汝能知吾掌中物乎？」巫笑曰：「糖餌。范舒拳。佯拜曰：「果神明也。卽以狗矢。逼令吞之。巫恐事泄。穢唾盡。范暴其受欺。衆哄然而散。蔣思賢與其子某。均以畫像名。吳下暇日。父子交相畫其貌。然皆不肖。里人作詩謂之云：「父傳子神。傳不神子。寫父真。寫不真。至親骨肉。尙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官翁負鼓。信口開河。名曰說淮書。其言荒誕不真。實有令人聞而失笑者。嘗於揚州教場內。見有少婦鳴鑼鼓。而唱曰：「一馬闖在鍋塘裏。啊呀。還要燒死了。掉過頭來奔（去聲）水缸。」

高據板台。說醒世之良言。開首說笑話兩個。大都出於調侃。有某生者。曾受其侮。思有以報復之一日。亦登台。說曰：「有翁與友人下棋。其孫在旁曰：「爺爺輸了。翁怒以掌擊之。罵曰：「畜生。忘八。叫你不要說輸。」（書）你偏要說輸。」（書）」

某鉅商。新世界中之守舊者也。而反對報紙。猶力一日。有送商報者到門。接閱之。甚甚。擲還之。適有客在座。詰

其故某曰姑無論其報之良否你就看他那商字都寫白了商字字中是個古字那有八口二字的道理客笑其妄某作色曰自我作古逾日某忽病劇已厝之靈榻矣家人環侍口不能語忽又有撻門送報者某躍然坐起連連搖手向廳外大言曰我們不看報快去罷快去罷血潮上翻頰然而斃前客聞而往弔之贈一絕云衣衾棺槨已安排狐恐門前送報來畢竟此商真作古洪濛一竅不曾開

客至某寺沙彌拱候見車夫以手撫馬脊摸馬臀馬立不動沙彌乃戲效之老僧叱曰甫出山門便拍馬屁商人患痔乾燥極友人告曰塗以口涎當滅輕病者口乾呻吟不止徧告夥伴衆惡其穢不肯代庖有金絲犬毀其嗅伏牀舐之舒暢異常商喜曰這個犬專會舐痔

某翁畜化猪一頭產子猪十餘聞於囿內復畜犬於囿旁犬自由囿中出入未之異也一日囿啓子猪逸鑽入寶中翁笑曰這個小豬也會鑽狗洞

馬某自號北空居士原充某差天真爛漫最好客日夕譟集自負交游半天下後以事去職家居訪友仍無時或息然皆以其無入款不能如前之揮霍漸不樂與交故造訪時恒囑閤者絕之一日訪某甲閤者曰不在家又訪某乙閤者亦曰不在家如是者數處答皆同馬憤極杜門謝客不復命訪戴舟會有擊友堅請僧飲不得已赴之見舊交咸在座上因戲以鉛筆題數行於廢紙間其詞云世事紛紛亂似麻自家跌倒自家扶無人拉平時結交了許多好朋友酒和茶今朝無事去找他總回不在家閤座大慚不歡而散

富翁某娶繼室年二十九長子時已三十歲矣一日長子死翁與繼室俱痛悼異常命裁縫做冥衣僧道來送殮家中西席亦幫忙照料至午飯後事稍畢先生與僧道裁縫等閒話共感亡者年大於繼母入殮時繼母不哭人將謂其忍哭又難於措詞人多語難適爲其繼母所竊聽心恨之至殮時乃伏几痛哭曰我未生先死我的兒我未死倒死（道士）我的兒若說是我兒何嘗（和尚）是我的兒若欲逢我兒除非我死纔逢（裁縫）我的兒先生等聞之大泣

南京濮仲卿余摯友也工斲黃尤以喉齒科著於世迥非濛濛蓬三指殺人可比也惟舌吾不正尤拙於四支一韻一日有病者問之曰先生令堂高壽幾何曰是是病者不解所謂余在旁曰是是是者乃四十四也又一日余與之偕游莫愁湖在水西門外途經牙檣巷臥佛寺在焉濮忽曰我不是余曰爾既不是今日爲東道主始可以贖其罪既而思之我不是乃臥佛寺之誤不禁大笑俗所謂賣豬肉者望着跌足舌大切不出貨來是也

北京朝義門外某甲以善私運聞尤工於販酒神出鬼沒雖趙廣漢發伏如神亦無如何也私販時輒負敗絮藏酒甕其中卡員無從查出數年來無識破者不料錢神別去好事難常鷄鳴之術雖入神犀照之明若觀火一日忽被卡員查出見酒甕中立傾入甕酒醉儲庫甲恨極歸後忽發奇想仍負敗絮如前狀貿然來卡卡員怒其不悛也略不察視遽命役持其敗絮入解視酒醉宛然因破甕仍注入前甕中某亦無辭而去朔風凜



烈寒氣逼人。卡員特命庖人煨酒於爐。注酒於杯。見酒色泛金黃。以爲葡萄佳釀也。遂引吭滿飲。不意一股驟氣隨流而下。竟大嘔不可止。且衣服盡汗。面色如土。蓋甲恨卡員極。故於酒罈中預藏泄洩之回龍湯以給之。而卡員之所飲者。則正罈中物也。

有舊家子夜行深山中。迷路不得出。遙望一岩洞。聊投憩息。則見前輩某公在焉。心知其爲鬼物。懼不敢進。然某公招遊甚殷。度無他害。卽前拜謁。寒暄語畢。某公略問家事。勞苦如平生。因其相懇。慨乘間問公住城在某所。何獨遊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無大過。失然平時。但隨人作計。爲官亦只循分供職。未嘗有所樹立。不意葬數年後。墓前忽見一巨碑。碑額篆文是我官階姓氏。碑文所述則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響者。又皆過實。我一生揆揣見此文。已不自安。加以遊人過讀時。有譏評異物。聚觀更多。訕笑。我不耐煩。因避居於此。惟歲時祭掃。到墓中一視。子孫耳。舊家子因曲相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榮親。蔡中郎不免愧詞。韓吏部亦嘗諛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懷。某公答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或可欺。自問生平榮親。當在顯揚。何必虛詞招誘。不謂後來踵事增華。所見乃如是也。拂衣竟起。觀此一事。然則人子之於其親。不增光門戶。雖立崇碑。羅列套話。益足爲死者羞耳。曷足貴。憮憮田白岩堂嘗曰。此事不必真。有此論。不可不存。蓋亦以其語可諷世也。

有一年霖雨數日。地下水已尺餘。天公未知霽足與否。遣孫行者親至下界一探。行者奉命一個筋斗翻下來。恰恰碰到碌碌上。砰爾一聲。頭覺大痛。沈悶之下。未及詳細察看。遽又一個筋斗翻上天去。說一塊世界乾硬。

如石前。雙日的雨。全不見功效。天公急召雨師。一連又下了十餘日。方纔放心。然世界上久已洪水橫流矣。世之競言考察者。盡聽諸。

老農生一子。居然跨灶。年十三。入膠庠。羣以小秀才呼之。秀才以農之子。恆爲農。仍服先疇焉。一日牽牛上隴。畝規行矩步。緩緩而前。且恐傷其鼻。含繩索勿拽。詎知牛視其文弱。竟負固不服。並以角觸之。農子爲之大窘。俄而牧豎至。撻之以鞭。牛遂俯首帖耳。噫。蠢爾大武。以野蠻待之。則馴良。以文明待之。則倔強。吾誠不能解其是何居心。蓋亦牛之所以爲牛耳。

甲乙二人觀劇於某梨園。談及開明新舞台。被燬事。甲曰。新舞台開演以來。未及三月。悉付一炬。甚爲可惜。乙曰。此係自作孽。甲請其理由。乙曰。君不見近日報載該台之廣告乎。蓋因排演走麥城。觸怒關帝之所致也。甲曰。然則以前排演各劇。如斬顏良。誅文醜。過關斬將等。表揚關公之義勇。曾未見有何等賞賜。有罰無賞。豈關帝之所爲耶。君今毀壞關帝名譽。恐關帝將與君爲難矣。乙聞之。驚慌異常。卽與甲作別。曰。明天會罷。甲問何往。乙曰。往關帝廟燒香。求恕去。聞者莫不捧腹。肝若曰。九畝地。新舞台燬於火。一般迷信神鬼者。咸振振有詞。歸咎於排演走麥城。其愚妄可笑。尙有如以上之所述者。近日競舞台。夏氏昆。季力破迷信。竟毅然將此劇重排。大演而特演之。營業於是發達。神鬼亦遂不靈。或曰。非也。關帝以夏氏昆。季冥不投。罰故不屑。再予以懲戒耳。

某伶者有名人物也。演劇於漢口。一夕正扮演時。忽傳情婦來。邀某伶急。不暇擇。疾趨而出。至路隅與談良久。斯時道旁觀者。均高聲喝采。某伶尙不自覺。及還。後台取鏡。自照。則面上正圖一龜文。因亦。嗔然失笑。情之所鍾。魂爲之奪。至今漢口人。猶資爲笑柄。

有名孫芝仙者。近在上海。以二次革命嫌疑被拘。謂其姓氏與孫逸仙相同。疑是孫之昆季也。然以此推之。又不能不爲孫菊僊危。蓋其相差亦僅僅有一字。倘不幸而爲惡探牽記。勢亦將拘之而去矣。肝若曰。芝與逸。有走之與三曲之之相同。芝與菊。亦有草字頭之相同。連類而及。所慮極是。曾記前清時。常孫氏之初。出亡清政府。行文通緝於孫氏之名。皆加一水旁。書作汝字。蓋本作史者之慣例。凡對於大道不道者之名。咸必加水旁。以示區別。若配外國人之譯名。多加口旁也。其時日本大阪。適有華商姓孫名淦者。爲駐日公使某所偵知。以爲必是孫汝之弟兄。拘之。既察知該商爲上海人。與孫氏實不相干。始釋之。此一牽涉。尤爲匪夷所思。

某甲善逢人意。說東就東。說西就西。即俗所謂打順板者也。適徐園有蘭花會。友擬往觀。問甲曰。我想坐馬車去好否。甲曰。又快又出風頭。很好。既而又問曰。我想坐東洋車去好否。甲曰。可以代步。且又省費。很好。很好。好友曰。然則我想徒步而往好否。甲曰。可以運動身體。又可以沿路一帶任意駐足。看看野景。很好。很好。好友曰。其事。說好也。心鄙之。故意對某甲曰。我再請問你。倘然我爬得去。你說好不好。甲曰。虧你想得到。這是特別法子。包你不會跌交。很好。很好。

袁翔甫隨園之孫也。亦能詩。居滬最久。其對人恆作一常語曰：「該死該死，無論何人，何言輒先應之曰：『該死該死。』其友某君別已十年，及復相遇，友適丁艱，爲述其父得病及死狀，袁不俟其說畢，每聽一言輒曰：『該死該死。』甲乙二老爲友善，二人皆喜說客套話，平日相見無非彼此恭維，開口卽是幾乎熟極而流。一日談及老境，甲不覺頓發牢騷，說曰：『我輩風燭殘年，不知誰先入木言罷。』一聲長嘆，乙拱手譏曰：『不消說得自然，還讓老兄甲乙二人常相狎，乙每天必吃清快丸數粒，一日二人行至大馬路，見一清快丸招貼，中畫一犬，犬之肚部大書清快丸三字，甲指以語曰：『你看這隻犬，豈滿肚的都是清快丸？』乙仰觀之，遽曰：『此犬我認得，他常常的在謀得利洋行聽唱留聲機，蓋甲方購得一留聲機器，而謀得利之機器亦以犬爲商標也。』

一近視眼，夜往友家聚談，某甲適遇之於途，知其所往，遂戲將手指作五柱狀，迎在面前，近視眼見之意爲「柵門已闌矣」，乃大呼曰：『現在已解嚴，快快開柵門，快快開柵門。』

某甲五十而生子，愛如拱璧，而子性執拗，少時每與父倔強，及長，性益甚，父命之東，則西，父命之南，則北，甚至同一味也。父而甘之子，必棄之，總之，事事與父反對。數年，父死，疾革時，父思子性與己迥異，若以身後事直言命之，他日必大背我言，而後已，不如反言之，則子與我反對而所事適獲我心也。乃謂子曰：『我死後必粗治喪，事薄具棺殮，一切不得豐誌之母，忘子唯唯。』父死，子慨然曰：『我父在時，我輒與之執拗，今父死矣，臨終之言豈可背乎？遂以破布敗絮裹其父而殮之於三寸桐棺中。』

作詠諧語。必須本地風光。方可解頤。有筆客生一子。豐碩肥滿。或戲之曰。羊毫。毫毫加工。選料。此家用貨。非比門市者。安得不佳。又有書客舉一子。酷似乃翁。或戲之曰。原版。初印。神氣一絲不走。其非翻刻。僞本。蓋可知也。又有一廚役。舉一子。形貌甚黑。或戲之曰。此兒非炭。火烟。煉之氣。卽是油鹽醬醋之質。聞者絕倒。父有笞其子者。且責且訓。曰。子雖笞。爾然予所受之痛苦。倍蓰於爾也。兒曰。如此兒。何忍。何不易地。而處兒。願代父受此痛苦。盡些孝心也。

有一童子。游戲街中。小便急。見某牆上有不准小便四字。遂將小字改爲大字。就其下遺焉。主人見而責之曰。汝亦識字乎。曰。識之。既識之。何以在此小便。曰。汝自眼瞎。猶不見此字乎。主人細視之。乃不准大便也。童又笑曰。既不准大便。則小便必准矣。主人亦大笑。知爲滑稽童子。

潘陽有女伶小菊。處者色藝超羣。見者無不顛倒。然該伶身價自高。雖愛慕者衆。絕不與人歎。接人有造其虛。而欲一見顏色者。輒飽管閉。門羹而歸。一日其寓所之左近。毛廁中。牆上小便處三字。被好事者將使字改成菊字。見者皆忍俊不意。未及數日。合城毛廁無不皆然。有人戲占打油詩二絕。云。百怪千奇要改良。木樨香裏菊花香。潘陽多少丁冬館。一旦化爲歌舞場。糞土之牆。菊滿開。誰爲惡劇。費疑猜。只今方使門新闢。世有淵明快快來。

鄰人某甲。一日欲歎待其親翁。乃大擺筵席。甲以其親翁係城中人。欲效斯文。派某乙謂之曰。凡斯文派說話。

必用一草字。甲唯唯。親翁至。甲曰：「房屋陋隘，香饌蠱惡，草草不恭，別時。」又謂之曰：「君請緩行，敝處有草人，可跟。草人可送也。」

一生極黷先生教，以應對之。方曰：「稱他人之父母，曰令尊，令堂對己，則曰家父，家母。生善忘先生爲書一紙，貼於壁隅。一日，其父執某來，曰：「令尊在家否？」生忽忘其訓，急往壁觀，紙不料紙爲風刮，惟腹一家字，生失色，奔出曰：「我的爺亡了。」某爲一驚，曰：「究竟如何？」曰：「實在亡了。」某曰：「然則令堂生曰嫁……（家）其先生聞之大憤，頓足生曰：「家先不要動氣。」

甲乙二人相友善，一口甲訪乙，不遇，問其子。子曰：「應某君召他出矣。」問何時，曰：「恐防留宿而不歸，甲出而奇之，怪其言之應對如流，自愧已子不若也。」歸語其子，子曰：「此亦何難，他日有訪甲之妻者，適甲與妻亦共出，人問其子曰：「令堂何在？」子曰：「應某君之召，出耳。」問何時來，答曰：「恐防留宿而不歸。」又有某甲約友及期，適抱疾不克往，囑子書簡告友，子適薰墨書云：「家嚴因病（句）故不克踐約，送之友處，友見之笑曰：「彼已病故，余須送弔禮去。」

某鄉父子二人同進城，父騎一驢，子執鞭從其後，得得而來，忽聞一人歎曰：「令此稚弱者徒步行，不幾疲於奔命耶？」是何忍心而出此也？父乃下驢，令其子乘之而已，代其職。又聞一人說曰：「此人奴視父，豈有此理？」父乃跨而上，與子並乘之。又聞一人笑曰：「以一疲驢而載二人，是欲速其斃也。」父乃與子并牽之行。又聞一人噉曰：「有

驢不騎而甘緩步。此人殆癡矣。父子無可如何。因出繩索。縛其驢而扛之。飛奔恐人之不知。避而爲之。撞倒也。因口中大呼曰。畜生來也。

一犯僧。荷校遞解。官飭役隨往。因該役甚猥。恐有疎忽。故將帶去文書等人物。一并編成兩句。囑其時常照句。檢查句曰。包裹兩傘。枷文書和尙。我行至中途。僧見其可欺也。誘至僻靜處。許以重賄。設法將枷脫去。又沽酒暢飲。乘其醉後。僧卽用簞刀。將該役三千煩惱絲。如數雜去。復將枷荷其頸上。逃往他處躲身。迨役醒後。復行檢查法。一面點物。一面自言自語曰。包裹有的。雨傘有的。念到枷字。驚曰。枷在那裏。既而摸到肩。忽喜曰。枷也有的。又念文書也有的。念到和尙。驚駭移時。既有摸到自己頭顱。又喜曰。幸虧和尙也在這裏。又念到我字。大驚曰。和尙尙在。不知我到那裏去了。

某君性最急。作事不甚思索。一日致書其友。討取蜜蠟香煙嘴云。敬啓者。余之蜜蠟香煙嘴。先在尊處。誤忘攜回。茲特遣价前來。務祈檢付爲盼。正在封信之時。香煙嘴忽然發現。乃復於書後添上一行云。附啓者。前述之品。於致書時。已發現可無勞足下之搜尋矣。與前書加入筒內。外面封固。并囑其趕緊前往。切勿遺失也。

紀曉嵐有奴子名傅喜者。好讀書。頗知文義。亦諳醫藥。性情迂緩。望之如假。寢宿究一日。雅步行市上。逢人輒問。見魏三兄否。奴子魏藻行三也。或指所在。復雅步以往。比相見。喘息良久。魏問相見何意。曰。適在苦水前。遇見三嫂在樹下作針黹。倦而假寐。小兒嬉戲井旁。相距三五尺耳。似乎可慮。男女有別。不便呼。三嫂使喚。

故走竟兒魏大駭奔往則婦已俯井哭子矣。

某邑有王生者性極迂緩出言成章步履必文雅應對必謹恭偶或踰閑輒深自咎有樵子賣柴於門生母令生出視生瞻視良久語樵子曰此柴也內虛而外實葉多而梗少吾弗取焉請售諸他人可也樵子笑曰先生何其多文也生曰是可謂之文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一日所居廚舍弗戒於火救者呼梯甚急意將登屋以救也適家中無是物生父令生速往他家借之生奉命之下放步而奔及至半途忽悟曰讀書人舉步貴乎從容奈何今日放縱若是復轉身至家門首然後再雅步以往既至他家遇一婦人急向前行禮婦忙還禮曰先生來舍何幹生曰無他假階也婦不解曰先生云何生曰欲假尊處階一用耳婦仍不解生埋怨曰假借也階梯也假階是借梯也奈何不懂婦笑取梯付之生負梯雅步而返及至家廚舍已成灰燼突見焦樑駭然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此火炭也其父出聞之怒將長杙擲而擊之生急退避杙落石上石爲之碎生吐舌曰險矣哉此杙也幸天未喪予未爲所中不然頭顱與石俱碎矣時人呼爲書癡

某士人有喜慶事友人某亦寒儒也無以爲賀乃覓一器盛以清水於禮單上書云君子之交淡如土人笑而受之即於謝柬上批云醉翁之意不在

甲乙二人性皆吝一日甲有喜事乙送賀份祇封銅元五枚外署其箋云敬賀銅元十枚現一半欠一半甲忘之後乙有喜事甲乃以空函往賀函面署云賀敬銅元十枚欠一半扣一半



某翁性鄙吝。一日有甲乙兩友。至其家談論甚久。適翁要午膳。欲言又恐不便。極屬爲難。忽生一計。乃和顏悅色。向甲乙曰。適纔敝使云。有要事。面商。暫請寬坐。說罷起身。即去。兩友待之久。並不見出。疑甚。遂側耳竊聽。聞有碗碟聲。說笑聲。打趣聲。咀嚼聲。聲聲而出。甲乙始知翁午膳矣。少頃。翁出。甲假作仰首狀。指示翁曰。尊處房屋雖佳。可惜樑柱中有蛙蟲了。翁聞甲言。急追問道。蟲在那裏。乙答曰。他在裏面吃。我們外面人如何看得見。一人午膳。吃炒青菜。而出。忽遇一大老官。留之吃飯。僞作場面。語曰。我今午用膳吃的。脚魚肚中。狼飽飯是吃不下。有酒倒可以飲。幾杯既飲。忽吐而菜出。焉主人問曰。你說吃的是脚魚如何吐出青菜來。熟視久之。沈吟曰。想必是脚魚肚內吃的青菜也。未可知。

有詠宴客詩者云。畫堂今日綺筵開。不道諸君個個來。進食茶從頭上過。提壺酒向耳邊篩。可憐矮子無長箸。更恨肥瓠佔半台。忽地又聞傳客到。主人移座一邊陪。形容盡致令人絕倒。

某君邀客飲。饌客飽。啖杯盤狼籍。將散席。某君曰。簡慢諸公。今夕餽饌烹調如何。衆未及答。忽有一人言曰。不甚佳妙。某君曰。幸虧菜味不佳。諸君已痛啖淨盡。如果佳妙。只怕連大碗小碟一齊吃入肚裏去了。

醉漢行於路。路旁有驢。嚼草醉漢誤觸其後股。驢即以蹄蹴之。醉漢笑曰。諸友皆逃席面去。你還有餘量與我豁拳乎。

某公有友自南方來。餽生蛤蜊一筐。公付諸庖人。良久待以侑酒。而不見至。召庖人問之。彼曰。煤炭燒去數斤。

檢利釜中。業已焦黑。尙未爛耳。

一客籍隸遼瀋。偶游江浙。日前宴會。主人餉以泥蟻一盤。客極力以齒嚼碎其壳。囑之格格不入。攢眉顧主人曰。此物不佳。半日始碎一枚耳。

有仿裴賢愁之令嘲。吃白食者。易以清和橋三字。意雖駢枝。而心思尙覺新穎。爰錄之。云有二仙化身在世界。上偶至橋邊。酒肆臨流。沽酒橋名清和一。吃白食者。貿貿然來。不問如何。一拱手。即便入座。二仙甚惡之。乃曰。今日吃酒。須行一令。即以清和橋三字爲令。一仙曰。有水謂之清。無水也叫青。(清青同音)去了清邊水。加爭便成靜。清清靜靜。人人愛割個鼻頭。當酒菜言畢。即出刀自將鼻頭割下。置諸桌上。又一仙曰。有口謂之和。無口也叫禾。(和禾同音)去了和邊口。加斗就成科。五子登科。人人愛割只耳朵。當酒菜言畢。即出刀自將耳朵割下。亦置桌上。吃白食者見之大窘。乃續曰。有木謂之橋。無木也叫喬。(橋喬同音)去了橋邊木。加女就成嬌。嬌嬌滴滴。人人愛拔根眉毛。當酒菜二仙嘆曰。我等血淋淋割去鼻耳。你祇拔一毛。未免不偷吃白食者曰。談何容易。今日我與二公初交。否則我一毛不拔也。

某甲喜旅行。而性吝。齋出門時。常見其以一雞一犬相隨。朝饜夕殮。置不問也。鄰人某乙怪而問之。甲曰。此不傳之秘。爲旅行中之最省者。乙便叩其故。甲曰。我每日祇吃雞蛋一枚。雞生蛋給我吃。我撒屎給狗吃。狗撒屎給雞吃。豈非旅行中省無可省。便無可便之法乎。乙沈思良久。連曰。還未盡善。我有一法。不但更省。而且尤便。

甲聞之乃請教乙告之曰據我看來這雞似乎太費又覺累贅以後出門可以不帶祇一狗足矣甲急問曰這雞不帶我吃甚麼乙曰你撒的屎給狗吃狗撒的屎給你吃就是了

某翁富甲一鄉長子成婚後即死翁覲媳美遂有新臺驢茨之行次子成立後連舉數子同里某廣文有愛女或爲某翁次子之子求婚且盛稱入繼長房將來析產可得其半廣文笑曰這種灰孫子也值得來說親或問其故廣文曰乃祖爬灰人人皆知此是他的孫子豈不是灰孫子麼

一教門某甲強某乙說笑話乙力辭乃不允乙曰豬大腸套着豬小腸用利刃切斷一刀一個回子教門大怒擬毆乙經旁人解勸教門怒猶未已乙曰諸君不必止他我偏看他要打我的前蹄還要打我的肋條

有某老翁詠欠債詩三首以詼諧之筆寓諷刺之意冷雋可誦茲錄之以供同好(一)自從出世債纏身舊欠纒債又轉新恰喜兒曹尤勝我堪稱欠債老鄉紳(二)如今當道有良圖國債堪將危局扶怪煞區區先欠債收來如許令高徒(三)思量欠債最難過國債如何不怕多我債却無田產抵想來國債有山河

某甲欠人資久不還一日債主又至甲再三訂約債主曰汝遷延已久負約無還期今日非得實不行矣坐俟終日無去意甲有女避客居內室厭苦之至是不復耐遽出曰已爲汝訂期矣無再失約理終日坐逼無益也債主諾諾去人曰汝索逋也而猶黜耶不然何必見其女而後行也債主曰否否吾重其千金之一諾耳

有賴債者以欠款纒纒歲底不能清還被人扭解押追款項仍然無着一日開堂官問今已新年爾能將欠款

清價常釋。汝出其人曰：請先釋出。然後清價官怒曰：倘一釋汝，則不知逃往何處矣。其人笑曰：不勞尊官費心。某四方無避債之所。今年歲底，還要借你貴衙門銀一錠也。

甲欠乙銀三千兩，限一年償清。及期，爽約再逾一年，仍爽約。乙往追索，甲漠然也。乙無如之何，逢人告訴，以洩其忿。一日，遇丙，乙又告之曰：渠欠我銀三千兩，限一年清還。今且二年餘矣，莫說三千兩，三兩猶未還也。丙固愚，慳不堪者，聞乙言，乃對曰：然則還過二兩九錢矣。曰：何來二兩九錢？即二錢九分亦未見也。丙曰：然則還過二錢八分。乙焦燥曰：一文錢未還也。丙搖頭曰：汝言吾不敢信。倘若一文未還，汝何妨明以告我？又何必先言三兩？後言二錢九分，然後被至一文，未免虛頭太大矣。

一狂生家徒四壁，而嗜梅成癖。舍後隙地，偏植梅花。至於開門七事不問也。歲除夕，甌窺生塵，不能舉火。一般債主，麇集於門，乃徘徊終夕，借梅花叢為避債臺。口占一絕以寄意云：滿腔心事亂如麻，米油鹽醬醋茶我亦願他娘不得逃來。逃去看梅花。

某甲生前善類債，平時專讀一部類書，心醉一經，逢人便說，名曰苦經。死後，里人祀之，俗稱類債神。廟門前左右二區，一曰萬世永賴，一曰賴及萬方。旁題長短三聯，其一云：停停三四日，歇歇六七天。其二云：把住奉令朝休，提起破工夫。明日早些來，其三云：緊討緩討善討，惡討你祇管討多還少還。全還半還，我總不還。神像備喜，怒哀樂之容，飯依弟子不可數計，而尤以昔之達官名士，今之政黨人物為最多。

一書。默開。盜入門。忙寫各有內外四字。貼於中堂。聞盜已登堂。連忙書此。路不遠於內室。強盜仍至。乃望內逃。避至堂中。盜又跡及之。乃掩側門。咳嗽曰。有人在此。

穿洋襪者。必穿兩隻。以多一層。則愈顯其潔白也。某甲用一鄉人爲僕。蠢如木石。一動如算珠。然一日。甲欲換襪。僕以一雙進。命再取一雙。僕亦如命。而心中悶悶。若有所不解。既去。急問人曰。吾家主人。常是四隻脚的人。唯之則應曰。不是四隻脚。何以要著四隻襪。

上海某甲行至某處。被火中燒。而阮囊羞涩。忽發奇想。趨向某鋪市。鞋價值八角。有成議矣。謂店夥曰。對門飯店。有某同伴數人。余將鞋去俾其評之。再來交值。肯放心否。店夥以其在對門。目力所能。管轄笑應之。甲入飯店。置鞋席上。發發大罵。既果腹。僞爲起溺也者。徐行出乘間。潛逃移時。店夥覺甲去向飯店。取鞋。堂棺曰。渠吃我飯。未嘗付值。即此作押品。汝若將去。我便落空。執不與。遂起衝突。而甲獨超然事外。亦可謂狡黠者矣。有某甲追一竊賊。相去十餘武。且追且呼曰。前奔之賊。其可爲我獲住。行人方擬協捕。該賊奔且言曰。同是子耳。待彼則善。待我則惡。且竟以賊呼之。我豈非爾所生耶。旁人聞其言。以爲父子也。遂不復捕賊。竟逸去。

一童手執一表。立於門外游戲。一無顧見之。上前曰。爾之表假我一天。我姓秦。名開心。言未畢。即奪之以去。童大哭曰。我的表被人搶去了。其母在廚房炊飯。聞之。問曰。何人。童曰。秦開心。秦與尋同音。滛雨尋。開心者係胡說也。其母以爲童之胡說。於是亦不追究。而表竟被騙矣。

某醫師家素寒。一賊潛入園竊。遍搜無長物。悻悻而出。甫至門外。師乃朗吟云。風濤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架上破書三五卷。也堪携去教兒曹。賊乃答曰。聞得君家富有餘。特來相訪到茅廬。觀君一派淒涼。況將拾漁竿。別釣魚師大驚曰。足下如此大才。何必屈身為賊。賊又答曰。小弟偶因失館。聊為糊口充饑。鄉人初到上海。即在丹桂第一臺觀劇。見戲單上刻有茶壺每把小洋一角。喜甚。看畢將壺携之而去。茶房阻之。則曰。你戲單上明明刻有每把小洋一角。

王之臣。名下士也。性情曠逸。生平最惡迷信事。余友水鐘靈。素與善。公餘時聚談一處。王每聞仙佛狐鬼之說。極力反抗。有言某處靈異。輒呵罵不已。水素知其性。屢以此等語引伊怒。特博笑柄。如鐘在懸。叩之無不應者。余曾飯於水處。餐畢適王至。水先畫一龜藏袖中。故曰。我昨夜一夢大奇。王曰。奇事偏為爾得。作夢乃臆腸翻騰之故。身體變化中直見再見之理。明明道破。何迷信乃爾。水曰。余昨夢一人贈龜畫一。背書我字。囑余見字毋讀。讀則禍立至。余早起披衣。探諸枕畔。紙龜宛然。忘嚼隨聲讀去。而頭痛大作。不能耐。急宣佛號。痛立止。隨出所畫示之曰。証書在此。因舍卻。我豈妄哉。王接視半晌。自語曰。我終不信有此異事。反復觀之。注目於背上。龜多時忽大聲曰。我看如何。報應水乃拍掌大笑。王方知中計。連連曰。我是你。我是你。一室閃動。蓋王實未計及辯剖我字也。

有某省人初來吳地。吳人甲問之曰。貴鄉晉人何語。最毒某曰。鳥龜最毒。特不知貴地以何者為最。甲曰。吳地

之最刻毒者莫如正是某年記之翌日甲復來見面卽呼曰烏龜烏龜甲應曰正是正是旁人聞之皆大笑。久雨初晴泥濘盈尺幽齋兀坐欲出無僮正愁悶忽余友携一狗至邀赴小酌談時以狗爲戲其慧甚教之作童子拜效天魔舞皆惟令是聽余友益愛之加諸膠忽而後門呀然霹靂一聲臭氣突出衆皆掩鼻有若見西子豈不潔者友大怒擲之地呼紀綱斃之余曰君何不識時務之甚乎嘗今新學發明唱自由者比比皆是君亦講自由者何拘拘於狗屁耶余友粲然。

蘇州某處有一渡船搭客甚夥解纜後某甲忽撒屁中有一客問曰是那一個撒的衆人皆曰沒有撒客笑曰大家不撒這屁從那裏來的正在喧擾船主搖手曰不要吵不要吵撒屁的人我一定可以查到的衆遂息議中途各付渡錢如數及將抵岸時船主忽說少了錢了復將錢細數幾回作查算狀又將客人點過一遍猝然曰不差了不差了原來撒屁這位客人沒有付某甲勃然應聲而出曰我是早已付過的了船主改容遜謝曰不要動氣錢是你付的這個屁也是你撒的。

昔有一貧子於道旁拾得遺金喜甚珍護備至出必置之懷中寢必覆之枕底揣揣焉惟恐其失也一日方懷金立於危牆下將將崩頽旁人告之曰牆倒矣貧子易速他往貧子以手摩其金曰只要我的銀子在那管他倒不倒。

一人性喜奕而不精每輸必諱首之一日與客手談三戰三北既出人問之曰今日勝負何如答曰第一局我

是不贏第二局。他又不輸第三局。我說和罷。他竟不肯和。

某甲有阿芙蓉癖。妻屢戒之。仍不稍悛。一日甲誑其妻曰。我吸煙實不得已。而爲之。因據星家言。我命中應每年犯回祿一次。惟吸此可以替災解厄。妻問何由可以替解。甲曰。這就是日日小火燒。還不可以替解否。

昔有西人研究中國人之辮子云。是爲父子兄弟出外。恐致失散之故。可互相牽扯而設。又有一西人云。是爲逮捕。免致逃逸而設。又有一西人云。二君所言。皆非大用。其實中國人爲結團體而設。若四萬萬人扭作一大團。政府居在中心點。我們雖有堅船利砲。決不能損及中心點人之毫髮。此辮子創設之始意也。又有一西人云。此亦研究未臻絕頂之言。據愚意。中國人之蓄辮子。非保其一國而設。實借地球破裂時。編作長索。纏繞萬匝。使地球無分裂之虞也。若是則辮子之功偉矣。

清之留學生好截辮子。曾有人作一偈。讀之可發一噱。其偈云。當其未生時。本來無辮子。及其呱呱時。有髮無辮子。迨至襁褓時。忽有小辮子。并諸小辮子。爲一大辮子。偶然到日本。忽然無辮子。一朝想做官。忽然有辮子。不論真與假。但呼爲辮子。忠君與愛國。全視此辮子。若問爾祖父。也曾有辮子。只怕爾子孫。漸漸無辮子。辮子復辮子。終歸墮。辮子作詩以終告我。亦有辮子。

某甲屢欲剪辮。其父反對甚力。一日請於其父。父怒甚。大爲咆哮。謂爾若剪去。我卽不以爾爲子。甲不忍拂其意。遂罷。未幾其父迫於人。強行剪去。甲見之。不以父禮待其父。旁觀訝其反常。問故。甲答曰。我剪辮。他不以我



爲子他剪。辦我豈不可。不以他爲父乎。

南京朱某。娶一婦。伉儷甚篤。偶因事他出。見友人紛紛剪辦。遂亦將辦。剪却。夜深借宿友家。翌晨匆匆歸。妻見而大疑。以爲丈夫必有外遇。被人捉姦。因而將辦。剪去。遂與夫大相衝突。朱力辯。并告以剪辦之由。妻終不信。旋見戚屬中少年。多有忽變而爲牛山濯濯者。始漸釋疑團也。

某甲素懼內事。無大小非奉圍訓。不敢踐行。昔年約數友人。實行剪辦。衣服皆已造就。定某日爲祝髮期。奈妻不悅。事遂中止。然心常怏怏。恨八千根煩惱。絲不能旦夕割去也。一日假扮西裝。盤屈其辮於頂上。戴以氈帽。昂昂然回家。將以試其妻之喜。怒而決其進行之可否。詎意足未入門。小童先窺其狀。卽入報曰。某哥剪辦。某哥剪辦。而河東獅吼之聲。迅雷急電。達於戶外。某甲聞雌聲。惶悚無狀。常恐失歡。寢席卽曰。毋怒。我非實行剪辦。不過人云亦云。將以戲之耳。由是剪辦之事。當作罷論。邇來剪辦之風。盛行某甲。躍躍欲動。昨與其兄復談滿洲辦之奇辱。慷慨激昂。怒火中燒。二人卽持剪刀。欲代爲斷去。乃甲一回想。問覺其妻。雖不在場。究屬主權所在。不敢率爾擅行。於是又中止。噫。牝雞司晨。勢固可畏。各鄉里之不敢剪辦者。得毋亦類此耶。

某甲已將辦剪去。爲保尾黨中某乙所見。責之曰。爾真不孝。敢將遺體毀傷。甲不從。辯轉詰乙曰。爾割髮乎。乙曰。吾七日一剃髮。甲笑曰。然則爾亦不孝。乙怪問故。甲曰。爾七日一剃髮。是七日一毀傷也。非不孝而何。乙爲之語塞。

有新剪辮之某君。一夕自外歸。其妻開門迎之。誤以爲所欺之和尚也。遂低語曰。今日來何早。請遠至閨中。以作永夜之談。某不知其妻有外遇。亦不甚注意。隨之入室。其時燈光半明半昧。妻又曰。今日何故脫却袈裟。曠易青衫。不作如來裝束也。某以爲新剪辮時。成戲以和尚呼之。其妻所言。亦不過嘲諷一端耳。並不知其妻誤己。爲和尚也。及至頗驚倒風。種種媚態。較之平日。濃於十倍。口口聲聲。和尚哥哥。某至此不能無疑焉。乃天未黎明。復促之起。某曰。尙早。其妻曰。恐我丈夫回家。知道如何了得。某始恍然大悟。然亦無可如何也。

清運告終。頭顱光復。并州快剪。豚尾無存。誠二百年來一快事也。近人剪辮後。多蓄小鬚。曾有改唐人詩者云。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髮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喇嘛何處來。

甲乙丙三人論開通人物。甲曰。當今世界人物。最開通的。只有報館記者。乙曰。依我想來。終不及各國留學生。丙曰。公之言差矣。最開通的。到要算那和尚。你看留學生剪辮祇數年。報館記者剪辮亦未久。獨有和尚得風氣之先。自三代以降。便料有今日之現象。故早將辮剪去。豈非中國的第一開通人物乎。又有謂實行剪髮之後。最獲剪髮之益者何人。曰。和尚。曰。和尚不過先已無髮耳。益於何有。曰。渠偶欲偷婆娘打野雞。只須換一套俗家衣服。即無可分別。社會不能議其後流。既不能拆其梢。豈非便宜事乎。

清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海張園開剪髮大會。有擬辮子自輓。載諸國華報者。其序云。我辮子也。向在中。華爲豚尾代表。久蒙東西各國公認。今日合族在張園痛遭駢戮。與世長辭。爰作聯語。自輓聊當絕命之詞。嗚呼。

呼鳥死鳴哀人亡言善我不知我最親愛最知己之奕（勳）閔（荷生）勞（乃宜）唐（景崇）長（庚）王（壬秋）諸公見之將若何痛哭流涕也士可殺而不可辱辯可聽而不可剪遺語諸公順變節哀爲尾自衛毋以我爲念其聯云你操剪刀來乎恨世界上把千縷青絲誣稱煩惱革命竟起自本身慘劇遽演成忍將辣手狠心害吾等含冤不白我別頭顱去矣看會場中集五方黎首羣肆摧殘拔毛豈必利天下時宜偏不合弄得光頭禿腦教大家無法可施

## 破涕錄

(六)

警衆

客有談某地審判廳瑣案者情節離奇爰誌如下蓋亦破涕錄中之好資料也有男女二人甚相善心醉歐風因強效自由結婚例結一婚約而每夜必敦倫一度亦爲其約文中之一無何而男病求罷女曰有約在安能以病強免男無如之何他日女病亦求罷男亦曰有約在安能以病強免女亦無如之何坐是交惡遂訴於初級審判廳推事曰此非吾力之所能及也置不理然二人爭鬩不已復上訴於地方審判廳而受理焉警衆曰阻婚姻之改良而爲文明結婚之蓋賊者必此輩也

清張香濤督鄂時在署設文案房飭人擬委札首云爲札委文案房事張大怒曰房字下豈可用事字事字上豈可用房字擬者唯唯改之

某甲喜談新名詞。每開時計欣然。口方針定矣。每遇美女目送之。欣然曰。目的達矣。後某甲娶妻某乙。諱之曰。自由之結婚。甲曰。非也。此我之新開殖民地也。此又我之勢力範圍也。乙爲之捧腹不已。

某公子年少才多。論婚於同里吳某。合卷曰。公子俟酒闌客散。卽擬匆匆入幃。詎意新婦亦素嫻翰墨。且無脂粉習氣。徑謂公子曰。久仰郎君才調不凡。今夕何夕。不宜作渴睡漢。請各舉古人佳句一聯。以爲百年諧老之左證。妾已擬有一聯在此。卽俯首低吟云。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吟畢請公子續下。公子情急無奈。隨應聲續云。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新婦笑曰。尙須請高才撰匾額一方。公子問寒雨連江四字。何如。新婦不覺噤然一笑。於是乃相與解帶入幃。

蘇州俗例。凡新婚之夕。必有鬧房之舉。姚某娶某女。能詩合卷。畢諸親友咸集。必欲一聆佳句。詎新婦滿懷錦繡。終覺羞口難開。迨至魚更四點。賀客仍然未散。新婦無奈向之。萬福云。深深一揖謝諸君。妾本無才不解吟。猶憶唐人詩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某君笑曰。新婦太情急矣。

有新婦能詩合卷之夕。賀客騁之謂必贈一詩乃去。否則金釵報曉不越洞房一步也。新婦無奈遂微吟云。天賜良緣第一宵。諸君何必苦相撓。可憐織女河邊立。快放牛郎渡鵲橋。年餘隣家夜失牛。其夫被逮某令聞。女名召之至曰。爾能以夫事成一絕句者。吾卽釋之。女卽立呈一詩。沿沿洪水向東流。難洗今朝滿面羞。自問妾身非織女郎君。何事好牽牛。二詩俱用七夕故事。雖未見佳。第二首末聯則甚巧也。

甲乙二生先後娶妻。甲生娶妻時，乙以對聯一付作賀。聯集唐詩二句云：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後乙生娶時，甲卽其聯改一字贈之。云：花徑未曾緣客掃，蓬門今復爲君開。蓋乙生先姦後娶者也。知者見之多，輒然以爲貼切云。

婚聯之佳者，殊不多觀。近人每喜用新名詞，如平等自由、舞臺團體等字，觸目皆是。幾成口頭禪矣。滄上戴某新婚之日，有友贈以一聯云：上大舞臺做小戲法入新內（暖）閣，辦老公事又南京。吳其浩新婚之日，亦有友書一聯贈之。云：方針直達中心點，壓力橫施大舞臺。細細玩之，均有趣味。

某氏子新婚，持榻右一錦聯乞書於其契友某某爲撰。一聯云：國事維艱臥榻豈容酣睡，夢時機已至舞臺大好造英雄。語妙雙關，巧不傷雅。諧聯中之佳品也。又紀曉嵐之中表有牛稔文者，其子坤娶婦，紀贈一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牛大賞之，以其雋雅也。明日紀來賀，指此聯曰：吾用尊府典故，何如？閨座乃爲撫掌。

王雅宜七十娶妻許高堂，嘲之云：七十做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夏鶯鶯。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詩見堅瓠集。可謂善謔矣。然純從正面寫，照猶令人生哀感之。感予嘗見某稗史中有八十老翁贈十八幼姬一詩云：我年八十卿十八，卿自紅顏我自髮。與卿顛倒恰同庚，只隔中間一花甲。此則想入非非，更令人忍俊不禁。

某甲妻妾爭風。經親友從中調處。每月在妻處二十天。在妾處十天。妾不允。某潛告曰：汝勿懼。我每月誰在他房裏二十天。其實不如在你房裏一天。

一貧士生子。極多。艱於衣食。夫咎妻曰：多男多累。誰叫你多生妻曰：古人云：寡慾多男。誰叫你寡慾。

有某甲性癡劣。年弱冠。尙不辨菽麥。又有季常之懼。其妻美而悍。對此猶才。恒傷遇人不淑。以是不齒。其夫有過。則鞭笞如奴隸。每歸寧。恒挾與俱。一日偶因事回母家。未幾往。甲喜。股羈。陸生不軌之心。竟竊一婢。俄爲夫人所聞。捷婢無數。并拘甲。勾旬床下。以杖叩其脛。其族某贈一聯以嘲之。云：不如吹竿老。猶勝負床孫。某甲不解。所謂高懸此聯於書室。見者無不匿笑。

有見毆於妻者。往訴其友。友教之曰：此平日積弱所致。後再如此。須放些虎勢出來。友妻在屏後聞之。厲聲曰：做虎勢便如何。友驚聽曰：我若做虎勢。你就是武松。

甲乙二人有季常之懼。然其人知。輒謂。謝然向人曰：吾家嬌妻愛我。愛我一。日。甲忤其妻。妻爪傷其面。至乙家。乙指爪痕詢甲。甲曰：偶行葡萄架下。架倒。傷焉。言時。適乙妻在內。大聲喚乙。乙曰：我家葡萄架也。要倒了。

某甲日間與其妻口角。夜晚仍同宿一床。惟抵足而眠。不交一語。夜分。某甲情不能耐。摸其妻之足曰：此何人足耶。妻答曰：我之足。某甲曰：爾之足。何不放在爾一橫頭。其妻不之應。某甲曰：爾之足。既不放在爾一橫頭。我要將我之足放在我一橫頭矣。

有商人某四十無子。意欲娶妾。妻不悅。曰：「夫祇配一婦。娶妾見於何典？」夫曰：「孟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妾白。占有之也。」妻曰：「然則我亦當再覓一夫。」夫問其故。妻曰：「君豈不知孟子中有大丈夫小丈夫乎？」

有無子而妻妒不敢娶妾者。不得已納一外寵。生一子。妻不知也。經十餘年。子已成立。夫婦春秋亦高。一日婦既辰。頓歎膝下空虛。夫乘機告以外寵生子事。意其年老妒衰或可容之也。詎婦聞言。即大怒曰：「吾不要此不肖子。夫愕然曰：『尙未見面。何以知其不肖？』婦曰：『是個自外生成的。有其麼好東西。』」

某甲欲覓姘婦。因求計於友人某乙。乙曰：「你若見婦人先與之語。以探其意旨。語次即以手或弄其頤。或撫其乳。彼若不斥汝。必諧矣。」甲受計歸。見嫂立門外。遂與語。嫂以其自家骨肉。因與之談。既而甲以手探嫂袖際。嫂大呼。兄出。詰其故。兄責之曰：「此種伎倆。誰教汝施於家裏人？」甲曰：「家裏人。不肯離這外人。就肯嗎？」

某氏者。年未二十而喪其所天。叔見嫂。應聲盈。遂私焉。朝夕往來。相親相愛。數年。便便如大腹。買未幾。呱呱之聲。發自閨中矣。彌月後。堂然皇然。不辟耳目。每於戚屬廣衆之間。亦竟爲之乳哺。人或問之。則直截答曰：「此吾夫死後十一年之遺腹子也。聞者異焉。」

有中年無子。而其妻連胎。皆產女者。滋不樂。適友人來賀。以詩解之。云：「不生兒子。面無光。冷冷清清。死在床。尊閣年年坐。擲子爲他人。養好嬌娘。某無如何一笑而罷。」

有姑娘倚門而立。突來一後生。對其門稍偏小解。姑娘曰：「你這人太無道理。人家門口。豈任你小溷者耶？」其人

從容答曰：姑娘勿怒，我係童子，故不妨也。姑娘怒曰：看你那個東西，豈尙是童子耶？其嫂遂以手示勢，似爛其勿言。姑娘猶厲聲曰：他太目中無人，不應欺我外行。

一村女與一工人訂婚，至婚期同到教堂。於教士前成禮。教士證婚，謂工人曰：汝須矢誓，凡世上婦女無所愛，只愛此女子一人，須畢生保衛之。工人唯唯。又謂女子曰：汝於天下男兒無所愛，只愛此一人，須聽其命，無論何往，從其所之。女子急曰：是萬不能。教士驚問其故。工人亦愕然。女曰：彼爲郵務局，郵差日奔走十餘里，妾身往弱，焉能隨之。記隨園詩話，載有才女嫁非其偶，嘗詠句云：盡日奔波滿身汗，漫言夫塔善乘龍。味其言，蓋走卒之業，肩輿者也。與此村女正復相類。

某童天資聰穎，善作談諧，引用書句，故入誤字，以博人笑。雖家庭之間亦然。一日入兄寢室，問訊之餘，其嫂忽欲小遣，以童年幼，亦不之避。詎童竟趨前，捉之，使起。嫂不知所爲，駭而疾呼。兄見之，叱使釋手。童曰：聖人欺我，聖人欺我。詢之，則曰：嫂溺，援之以手，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此非孟子之言乎？兄爲輟然。

有戲爲賣妻新彩票條例者，其詞云：余妻某氏，身中面白無鬚，現年十八歲，自結婚，至今所置釵、釧、服、御、約、值數十萬金。現因日久生厭，自願分離。余妻爲願全，凝積血本，計囑仿昔時之彩票，成例新設一賣妻新彩票，額設六萬張，每張售洋十六元。未開彩時，所得票資悉儲爲有銀行，惟中額甚隘，僅頭彩一張，屆時常選都督省長，暨同開彩中彩者，卽以余妻及所御釵、釧、贈之事，後聽憑轉賣，或零拆賣，身無悔購。票諸公，既得飽妻，又



成巨富。諒必樂於購買。惟二三四彩及大彩末尾等等概從豁免。特此聲明。亦可謂異想天開矣。

某甲借妻赴祝。丈人善飲酒。大醉頽臥一室。迨夜深。猶酣睡不醒。適妻妹偕其室見姊夫。垂頭床畔。恐其顛跌扶之上。枕挪移之頃。某甲驚醒。醉眼爲糊。錯認爲妻。牽裳求歡。妻妹倉皇遁去。翌日遇姊夫於堂下。暈紅於頰。乃吟一詩云。好意扶上床。緣何牽我裳。若非憐汝醉。定必訴高堂。某甲聞之作一長揖。亦吟云。姊妹花相似。模糊認不清。今朝還一禮。當面剖分明。其妻適在簾下。聞之。續吟云。爛醉由他醉。何須妹扶持。其中情既幻。莫謂姊無知。

秦中某總兵公館。夜間演劇。其如夫人某氏。喚花旦得娃。作旗裝。以侑觴。酒數行。暗中聞有嬌聲。喚痛心娃者。滿座爲之魂銷。噫。此不可謂非名優之知遇。亦官家之趣史也。而好事者。曾爲詩以記之。云。朱門一夜歌臺起。惹得佳人笑語諧。最是銷魂真個候。嬌聲喚痛心娃。

廖某短視。然好作輕薄態。一日借友數人。觀劇。買座正廳。翠繞珠圍。光艷欲絕。廖雖盲不見。而魂靈兒。早被香氣襲去矣。適鄰座一少婦。露雙靨於其旁。羣下令有能一捨者。共觴之。廖急應曰。能乃故酒。銅元於地上。若爲匪破也者。僞出手拾之。得金蓮盈握。婦急縮足。低聲曰。阿弟太不小心。致將銅元撒地。廖紅漲面。蓋卽其姪也。友咸引爲笑柄。

蘇人陸某善談諧。隣婦素正。輕不苟言。不苟笑。人謂陸曰。汝能說一字。能令鄰婦笑。復說一字。能令鄰婦罵。吾

盃當具酒食餉汝。陸曰：何難之有！一日婦正立門首，一狗伏於前。陸趨前向狗長跪曰：爺婦果大笑。陸復昂首向婦曰：媽婦又大罵不止。陳起向衆人曰：諸君東道輸矣。衆皆服相與飲酒盡歡而散。

亂及女僕謂之搭脚。此風甚於吳會。竟有投身受雇時，卽訂明此節者。風俗之類於斯爲甚矣。某甲犯此，未幾其妻死，不復娶，卽以此搭脚之女僕爲妻。對人恆稱以爲室人。衆咸譏之，或爲之解曰：是不足譏。凡用男僕者，皆稱之爲家人。則女僕者稱之爲室人，正宜室宜家之道耳。

鄉人某甲性愚，一日因事赴杭，其妻囑其買梳。甲不知梳爲何物，妻告以梳頭之用，又以手指月曰：其形如此。時方上弦也。甲至杭卽欲購之，苦不知其名，詢之友人，無知之者。一友曰：既是梳頭之用，而其形又如月（時方望），非鏡也耶。甲然之返家，妻索所買物，甲出鏡授妻，妻見鏡中之影，大罵道：你倒買一個娘子來，好不氣死我也。甲母聞言急對鏡觀之，笑曰：我道是一個美人，原來是一個白髮的老嫗。

某知事攝篆魯山，一日堂祝花月案發，怒時將警木亂拍曰：敲敲敲，警木聲恫喝，聲格格相應，幾墮屋瓦。墻下少婦面發赤，似無地可容者。知事莫解其故，少頃又拍案曰：你做婦人，偏先勾搭男子，不該敲否？旁一民人低聲笑曰：男子既然敲他，老爺亦想敲他，真敲作落花流水矣。知事不勝詫異，草草一問退入花廳。語某友曰：頃聞一案旁聽者狂笑不止，莫非有閻葫蘆藏在其中。某友曰：老兄初任未知此地風俗，以敲字爲交媾代名詞，方纔堂判連說敲敲因惹一般人笑，請自後切莫亂敲也。

北京紳商王皓庭因檢驗妓女腐條講求衛生計畫業經詳定規則逐漸施行深恐愚民無知不悉原委擬在八大胡同創設一遊行宣導隊專以演說衛生補助檢驗爲宗旨已規定簡章呈請警察廳立案俟批准後即行集員成隊實行宣導老談特擬其批詞如下據該紳商呈請創設遊行宣導隊以演說衛生補助檢驗妓女爲宗旨其見熱心公益維持人道深堪嘉佩且命名之義極佳宜者有楨字作用導者疏濬也游行有活動之意總而言之具有煥發活動以疏濬之義深合妓女心理若即准予立案備指定八大胡同未免範圍狹隘仍仰該紳商力事擴充庶收無微不至無孔不入之效其各勉旃勿怠簡章存核

妓寮擺酒之風滬上獨盛單檯無論矣而雙檯而雙檯亦出入花叢者酬酢之常事其間豪華之子大腹之賈手中金錢足資饜頭之揮霍者固不乏人而一種滑頭碼子所稱爲荷花大少者亦往往則身其間秋風一起匿跡銷聲已積爲一年之常例無足怪焉北京自往歲議員集中花天酒地揮霍無底雙檯雙檯之花酒途亦不時而有國會取消風流雲散人乃作擺酒歌以嘲之歌云酒是先生憫女爲君子儒豈伊女婿盡酒徒一斗亦帶石亦醉齊聲催進合歡盡裁來紙片如蝴蝶到處尋遊覓覓一紙憑書召將符數行詳註添醉籍門外班驢門內繫叔姬子固雙雙至依依肘下故儂郎疑疑身邊偏憐花花初對葉相當主人之樂樂未央咄嗟已辦數十席歌舞輒聚千百觥車如遊龍馬如水一夜經過趙與李滅頂那怕水葫蘆纒頭訴惜金傀儡豈知酒闌人盡散主人趙趙客亦倦散去難逢姚女鏡索來定開霸王宴君不見昨日飲酒今日逃杯中酒

猶勸搖一鞭已過蘆溝橋爲問過來人讀此一通亦嘗肯一笑

有文人會飲論詩一人曰杜工部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拂滿袖詩成珠玉任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於今有鳳毛首聯極爲東坡所賞嘆後人無繼起者一生最恨薄且醉閒之作不快狀曰此打油詩耳我能信口效之衆指座中侑酒妓爲題卽令共作言不佳則罰生笑調妓而吟云五夜嬌聲響一箭三更春與夾雙桃銀燈光閃龍蛇勸錦被風鳴蚤虱逃睡罷餘香滯滿席醒來大汗粘成膏欲知其味從何美池上蒙茸有鳳毛妓怒扯其口生負痛而戲滿座爲之哄堂

姑蘇曾有一娼名香儂居通衢朱門洞闕墻懸虎牌門首黏示條屏縫絨丹封蛇鞭燈帽赫赫炫人司園者龐然坐視耽耽如羅刹香儂小有才凡佳客到門必坐與司園者語良久詢明來歷然後具稟稟云敬稟姑娘粧次敬稟者頃有貴客貌比潘安富同陸賈身有衣而楚楚家有粟而陳陳面同李貓之柔貨定張臚之大請添樹上錢毋韞投中玉伏乞照驗施行準賞雲雨烏勝恩戴云云須臾擲出批云撩稟已悉細勘來人貌既不揚衣又不華錢必不多不准云云該僕毋得妄瀆此繳

某校書忽得小簡內云某某校書粧閣予閱人多矣歷京津遊楚漢所至曲院每以頭魚呼醒不慚人意余雖身無牽挂然亦不爲所陷雅欲留七尺軀頂天立地與日月爭光輒以此自豪昨道出滬上得觀芳容以爲天

上神。仙。不。若。配。以。余。之。玉。琢。貌。珠。夜。頂。當。亦。不。辱。沒。也。且。余。一。來。彼。荷。花。大。少。當。退。避。三。舍。電。光。一。閃。燭。火。無。大。耀。矣。準。於。明。日。五。句。鐘。來。臨。務。祈。預。備。極。面。酒。須。堆。花。筵。須。肥。臙。不。獨。豪。量。卽。高。朋。滿。坐。增。余。之。光。且。出。人。頭。地。也。千。萬。勿。誤。賞。賚。隨。帶。順。候。豔。福。下。雙。畧。梅。花。使。者。江。湖。散。人。名。妓。視。之。以。爲。必。闊。少。也。當。矚。相。幫。整。備。屆。時。客。果。來。蓋。兩。乞。丐。一。鬚。子。一。麻。子。也。始。悟。簡。中。俱。自。道。之。言。於。是。遂。乞。丐。出。而。酒。筵。已。耗。去。矣。此。殆。好。事。者。之。惡。作。劇。歟。

北京雙喜班妓姜寶玉。有白面張飛之稱。最爲清公爵某所賞識。某年三月二十八日。召飲於煤市街某酒樓密室。秘議三小時。卽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與聞。樓上有飲者偵得其事。徧舉告人。而謚某公爵爲單料陽虎。蓋謂其僅盜寶玉也。以野蠻之張飛過奸詐之陽虎將來必爲新今古奇觀中添一段資料矣。

金陵妓小喬兩顧高。發貌頗不揚。後爲某觀察以千金娶得。置諸金屋中。甚寵愛之。一日。方宴客。召小喬出見。蓋欲藉以誇張於衆也。適其幕下客亦在席。酒既酣。狂興驟發。套神童詩。隨口成一絕。云。觀察重時髦。千金娶小喬。萬般皆下品。惟有兩顧高。客爲閨堂。

某翁年逾知命。因縱慾過度。已得痲症。乃春蠶到死。猶不自悟。曾曠上海。清和坊某妓。不惜重資。噉其老肉。以冀真個銷魂。妓意雖不願。然迫於假母之命。酒闌燈掩。不得不送客留髻。當其解羅襦。親香澤。衣裳顛倒。意態如何。局外人固不得而知。翌日。翁出訪友。友詢以宵來事。翁贈一詩。云。五度春風四十抽。鴛衾一夜記。縹緲。

君莫笑衰翁。儘壓倒人間。未入流。聞者胡盧。

某校書素通翰墨。姊妹三人。校書年最長。爲某翁籬室。翁性曠達。一日二人飲酒樂甚。校書行一酒令云。須首句說兩個鳥名。次說成語二句。末說一詞句作結。須意義貫串。牽強者罰一巨觥。校書先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餓矣。這兩個將誰翁翁續云。白頭翁娶了畫眉兒。吾老矣。無能爲矣。恐誤了青春年少。校書聞之。面亦不能語。翁掀髯笑曰。今日者卿亦作法自斃矣。

父子二人。性喜狎游。二人所暱之妓。同住一家。兩房相對。出入常相撞見。一日二人在家。父面責其子曰。你天天在堂子裏。實屬不成事體。我到堂子裏。十回有九回碰着你的。其子笑答曰。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去的回數多。父問何以見得。子曰。就是照你老人家自己的話。十回有九回碰着我。照算起來。還是你老人家比我多去了。一回。

一妓與高李陳三客。結露水緣。先與高有染。後與李亦有秘密交。陳則剪邊客也。後生一子。問姓於某君。某君曰。此子應作郭姓。問取何義。答曰。是乃。上半取高姓之頭。下半取李姓之脚。而旁邊取陳姓之耳也。妓聞之大喜。稱謝而去。

一妓尖先生也。某幫中有客三人。均眷愛之。三人相狎相優。亦無顧忌。某日妓與三人同桌。碰和局未終。又來一客。亦係該幫人。與三人均友善。戲問妓曰。你與彼三人。均是相知。你心上最親愛的。究屬是誰。妓曰。你要我

說出心上人來麼？客曰：然。妓曰：好。得他三人向來是毫無猜忌的老實對你說了罷。我心上最親愛的（說時此三人瞠目注視）妓乃暗中用左右兩足踢左右座二客。一面裝出羞答答似笑非笑的神情，努嘴向對座的客連說曰：就是他。就是他。

某甲旅羈上海久不歸，且納妓爲妾，其妻在里偵知其事，並悉其友某乙爲之介紹，遂分致二函與其夫及某乙，迨至啓緘，觀之，夫函僅一養字，乙函僅一美字，一字外無他語。二人莫明其妙，忽爲一黠者所見，曰：此燈謎中之拆字而兼捲簾格也。衆請其說，黠者謂：養字倒看是良，人王八四個字，美字倒看是大，王八三個字，蓋明明罵汝二人也。衆始恍然。

有厚顏者致妓書云：卿不嫁則已，如其嫁也，舍我其誰？妓答書云：本欲嫁君，恐君熱昏至死，致累及君之家人，恕不侍奉。箕帚聞者爲之粲然。

歲癸丑，醉司命之前夕，因行鎮某妓家，來二乞丐，擲一銀元，笑謂鴛曰：人以四角四。（向例茶園費需小洋四角，銅元四枚，故云）我以五角四何如？鴛拒之不可，鳴於警，初以爲風流佳話，雅不欲干涉之。嗣不知其何故，又捉將官裏去，樂極悲生，此之謂已。然嘗聞世有詩丐酒丐，尚不失爲雅丐，若此丐者，竟以嫖名，殆又所謂濁丐歟？雖然，此丐而嫖者耳，又安知非有嫖而丐者耶？豁庵曾作嫖丐打油詩以嘲之云：（一）佳話爭傳乞丐嫖，豈能真個許魂銷。登床捉蠶心花放，飽聽鶯聲隔院嬌。（二）破籃短杖收廢好，偷向花前月下遊。未退窮心色

心起由來浪子愛風流(三)沿門叫罷娼家來惹起佳人皺畫眉壽地捉將官裏去爲尋歡樂轉生悲(四)小洋五角四銅元買得人間一笑言裘馮少年知得否乞兒中也有王孫

某君蘇之鄉人也貌美而謹夙因事至滬一夕遊行爲野雞所弄佐形會聞其語戲成竹枝詞以嘲之云(一)三三兩兩逐人飛態盡妖嬈韻盡稀寄語夜深行不得縱非熟客也牽衣(二)拉拉扯扯進伊門踏遍危樓十二層何物鴛鴦頻致意可憐真個此銷魂(三)乾濕裝來價值低一盆瓜子一生梨麻庖臭惡肥兼矮如此名花怎品題(四)搜尋衣袋不知羞極力撐持汗直流土語維揚純熟透問他學說是蘇州(五)憤憑胡調賣情纖頭腦昏沉意與遙苦苦留髻苦推却僞將好事訂明朝(六)英妹一翼破囊慳深悔無端相好攀更有不堪回首處斷雲零雨隔房間

某士近戀泥城龍陽黨友人陰探行蹤得其秘密寓言調之曰有甲乙丙三人聚辨字義甲曰射字與矮字類倒乙曰重字與出字反背刺刺不休丙曰二兄清辨幾奪叔重之席弟還有一字請教問何字曰痔字外面是病壳汗糟的内面是寺字潔淨的合而爲一殊屬不解甲乙二人沉思半晌仍然不悟有頃丙忽恍然大悟曰不錯不錯原來這裏面也有和尙出入的

孔子嘗謂公冶長可妻孔師母聞之詰責曰爾門下最多十哲四科何人不可以妻而乃偏欲妻此繹綉中人乎孔子曰噫你們女人那裏知道吾門下雖多十哲四科却無一完全人物試先與卿言德行顏淵雖然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倘妻以女勢必寡居。子騫家有後母。衣盧忍冷。以女妻之。徒遭凍餒。冉伯牛素癩疾。斯人也。而有斯疾也。爲之妻者。能保無傳染乎。仲弓犂牛之子。父賤行惡。婚姻二字。更無待言。德行如是。再言政事。冉有則鳴鼓而攻。季路則不得其死。可妻乎。不可妻乎。不待知者。而自喻矣。至於言語。宰予晝寢。其爲吃烏煙也。可知。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此乃商界中人。與我輩詩禮之家。又不相配。若文學子游。庶可稱爲佳婿矣。無奈他是南邊人。嫁娶往來。殊覺不使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中年尙可。晚景日非。有此種種原因。是以十哲四科。無一可妻。今公冶長雖在縲紲。究非其罪。且於女兒終身。毫無妨礙。孔師母聞至此。首肯者三。遂以其子妻之。

## 破涕續錄

(肝若)

某甲授徒乙家。教讀多舛。誤乙思。嘲之而未得其間。一日甲以在陳絕糧。命題強其徒作破承乙曰。孔子在陳時。有一軼事。先生亦聞之否。問何事。曰。當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使子貢往丐食。至一富室。卽自認爲孔子。徒并述來意。富室乃出聯索子貢對之。聯曰。父母千戈。朕琴朕瑟。朕二娘子。對曰。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庭富室遂給以米。子貢喜。返見孔子。備述前情。孔子嘆曰。米是果然乞得了。可惜勿讀不明。并且識破字體耳。甲面亦不敢置喙。

某富室子性奇鈍。過目輒忘。富室憂之。因延宿儒某甲爲師。某甲素有西門豹之疾。子頗苦之。而無如何。一日

甲命子背誦論語。至則吾豈敢。句子囁嚅。不能遽出。諸口連讀。則吾則吾二字。將十數遍。甲急曰。我的爹。你快唸完罷。子連應曰。豈敢。豈敢。

某氏工詩。早寡。有一子甚愛之。聘師教讀。秋日午後。氏備湯圓二枚。命婢送與先生。婢捧至書室。立先生旁。先生吟哦甚苦。暇日忘餐。婢不耐久候。自將湯圓吃去。先生回顧大怒。責其不敬。婢曰。先生久不用。致將點心冷了。食之不利於腹。故代吃也。先生曰。我做秋興詩少二句。未成。何能顧吃。婢曰。先生試念其上二句。我當代續之。以贖前罪。先生曰。可。誦曰。忽聽窗外雨蕭蕭。一片秋聲打竹梢。婢曰。隔壁黃老四。坐在門外抓卵子。言畢。向內飛跑。先生怒追之。及上房。氏出問。故婢將聯詩事告而隱去。吃湯圓事。氏曰。汝所續二句。是甚麼。婢曰。遍地吹將黃葉落。滿山堆下白雲高。氏曰。好先生。無動怒。若是先生無奈。不好出口。只得以前手比做圓形。置腹下。曰。他說的是這個。何嘗做詩呢。氏曰。這個是我叫他送與先生吃的。

某學究過新年。與人交談。必說吉利話。某年元日。偶與一學徒遇於廁。所學究顧之曰。今年謀生必定大利。大利學徒曰。不祥哉。先生之言也。先生不怕自苦。尊賢耶。學究悟利。荆同音。自悔失言。深恐身嬰痢疾。急轉口曰。今年不痢。不痢。徒復大笑不可仰。

俗人信果報之說。謂殺牛則來生變爲牛。殺犬則來生變爲犬。某公戲謂曰。人生在世。莫如殺人。於是來生猶得爲人。余曰。不佳。不佳。殺人僅得爲人耳。若殺偶像來生。必定成爲菩薩。

與人信鬼膽怯者不敢獨居一室蓋以爲隨地皆有鬼無鬼不能祟人也甲乙二人同居一室甲信鬼而又畏鬼乙則不然嘗作無鬼論以關之甲恐懼心終不釋乙曰鬼在何處甲曰在在皆有之曰汝見之否甲曰不必見想當然耳乙曰依汝理想鬼爲何物所變甲曰人死卽爲鬼乙曰人與鬼孰厲甲曰吾聞有厲鬼不聞有厲人故人每爲鬼所祟乙復曰鬼若祟人人將何若甲曰鬼之厲者能祟人至於死乙笑曰若然則子真僞矣鬼祟人死人卽爲鬼將與鬼同其厲鬼又何樂而祟人哉人又何所懼而祟祟於鬼之來祟哉甲不能辯久之曰吾不怕鬼吾惟怕死

有二教師一麻面一僂背俱以武稱麻面者謂僂背者曰吾拳一下當使汝背能伸僂背者曰吾掌一擊亦當使汝面成光

有負販者至人家時滴鼻水人謂之曰今日天冷汝何獨熱負販者問其故人曰汝汗急了不能迴身迸出都從鼻裏下來非熱而何

某生讀書不成學工又不成後復業商更形蹙柄乃自榜一聯於櫺以解嘲曰笑書生畢竟虛生講實業果然失業見者捧腹

前清某道阿父大腹買也由運動而得實官一日乘四人肩輿首途過店作小憩飯畢復行某怒大罵不止曰忘八齋子們吃飯就有四個人爲何疊驕祇有兩個人差官某隨稟曰回大人的話後頭還有兩個人某曰噫

幸虧我是讀書的人，經你一說，就明白了。

一學使以噫字爲題，老生以四書中有兩噫字，一噫斗筲之人，一噫天喪予，不知是何處噫字，乃羣起問之。學使昂然曰：「下面是斗筲之人，一老生拱手對曰：『吾知之矣。』」上面卽今之從政者。

光復初，某鎮有未考私塾者，令該鎮自治局補考之。其首題爲「立志說」，次題爲「勸友人剪辮書各塾師」，中有「王者年近六旬，不做首題，祇作七絕一首」，其辭曰：「蓋此身髮人之本，四大五常，拖辮子，恭惟糖養母親，恩豈敢毀傷，我不剪且早繳頭卷，逍遙自在，閱卷者發見後，遂傳爲笑柄云。」

某甲眇一目，買一托力克鏡戴之，炯炯然儼若兩目，皆明者。一日謂友人曰：「余生平不帶無用之物，友曰：然則曷不撤去汝眼鏡之一邊？」

某甲新納一妾，疎其妻，妻大怨，望思訟於官，又恐官不理家務事。一日聞某甲與客語，言某媿尹今日新到任，其入署必經過此地，妻聞之大喜，乃伺於門外，未幾官果至，甲妻遂攔輿狂叫，且遞稟於與中官覽之，大笑曰：「本官只管人家吃鹽事，不問人家吃醋事。」甲妻曰：「大老爺是個醋尹，小婦人纔肯遞稟醋尹，不管吃醋，倒管人家吃鹽，難道吃醋的事反屬鹽大使該管麼？」官曰：「本官原是鹽大使，到底不管吃醋事，鹽是鹹的，醋是酸的，其味不同，各有職守，本官不能越俎言竟，鄉裏下甲妻恍然曰：「哦，有了一班酸秀才，都屬學老師該管，我還是尋學老師去。」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形固相似而該員實不甚識字者也。於是一湧入門不問情由捕甲去噓扶。扶二字其義與助逆同。該警員乃能發明此新樣罪名。吾知今日之警探界必有佩服其才幹者矣。或曰某甲扶亂某警員因其扶亂而往捕之。可稱之曰擾亂曰搗亂。

吾國人民迷信極深。每歲元旦老幼咸頌吉利語。謂一言可定終歲休咎。且有書而黏諸壁者。爲士者常書元且發筆學有進益等語。爲商者常書新年提筆一本萬利等語。類多光怪陸離。莫可究詰。然頗有可解頤者。某鄉老以年來心事多乖。動輒得咎。乃於翌年元旦書數語黏於壁。以占否去泰來之兆。語云今年好煩惱。少不得打官事。做酒燻燻好。做醋釀釀好。做酸養豬大如山。老鼠隻隻死。值有某滑稽家見之爲易其句。讀曰今年好煩惱。少不得打官事。做酒燻燻好。做醋釀釀好。做酸養豬大如山。老鼠隻隻死。某老懊悔不已。

一皂隸驟富使其子讀書。欲改父業。以光大門楣。然其子已成習慣。欲改無從。一日隸之兄持羽扇而來。先生出對曰。大伯手中搖羽扇。學生對曰。家君頭上插鵝毛。又出六字對曰。讀書作文臨帖。學生對曰。傳呈放告排衙。先生無如何。復出五字對曰。讀書宜朗誦。學生對曰。喝道要高聲。先生謂某皂隸曰。令郎已成習慣。無能爲矣。

有教員好自尊。大常以教員驕其鄉人。鄉人問教員是何官階。教員曰。卽前此之教官也。曰。何不稱教官。而稱教員。曰。民國成立。無論何官皆易一字。以示改革之意。故知縣改知事。排官改排長。教官之改教員。卽是此意。

官員二字原應連稱官等於員員等於官故教官等於教員鄉人曰然則前此學生今亦稱學員何耶曰此又是一員生員二字亦屬連稱生等於員員等於生故學生等於學員教員乃官員之員學員乃生員之員一爲官之下一字一爲生之下一字字雖同而義不同也故教官爲生員之師教員仍爲學員之師鄉人唯唯遂益尊敬之。

某富家有子六人家僮常背呼爲幾娃子管家僕問之謂家僮曰汝奴才耳何得呼大娃子二娃子三娃子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應呼爲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四少爺五少爺六少爺下次再呼大娃子二娃子三娃子四娃子五娃子六娃子我即告訴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四少爺五少爺六少爺語未竟而諸僮僕已笑不可仰。

中國人之尊孔皆觸口頭禪非真有實心者也民國成立袁氏以尊孔率籠人心人民以提倡孔教爲迎合政府之用欲求其對於孔教具真熱心者實不多見吾鄉某富紳素以尊孔著遠近皆知後入政界益以尊孔爲護身之具然某紳雖尊孔而於四書五經凡孔氏之學說生平或未寓目且其家人或農或商賈或官宦代有其人惟絕無一讀書者其與人交談也亦皆鄙俚不文無聖賢門徒之風所以異於他人者獨豪華富貴氣象不同耳一日有遠客慕名來訪某甲視其刺則爲今之衍聖公孔某某大疑自謂吾與此公無素交何得貿然來訪因命家人出叩來意客曰風聞此間主人以尊孔名我爲孔聖後裔故特不遠千里來欲與此間主人一

叙吾道之淵源耳。於是家人卽據此入報某紳掀髯而笑曰：我尊我之孔，誰來與你窮酸叙淵源？我若與他結了緣，不是倒運定饑寒，惟彼既遠道而來，勢不能揮之門外，因令家人導入尊孔室候其出見。客既入見，此室金碧輝煌，華麗無比較大成殿有過之無不及。室中懸一木龕，錦帷低垂，以爲此中當是孔聖神位無疑。客故不揭視之，未幾某紳出略作寒暄，客曰：世道凌替，聖教不昌，今得足下吾道爲之大光，某紳遠然曰：鄙人尊孔有年，食報尙不惡，惟所尊者非貴族之孔，乃吾輩之所謂孔也。客異其言，方欲詰問之，某紳曰：子毋疑，姑視此言次卽趨神龕前，驟揭其帷，見中間並無偶像，亦無聖位，僅一斗大之金錢，金光燦爛，耀人眼睛，客乃悟。

縣學師王少蘭，諛諧成性，雖公場中不能自退。一日門下弟子員某甲因事謁王，坐甫定，徐語甲曰：人事變遷，增人感愜，我年餘不過東門，昨經彼處見賣麻花之王二麻子，已不在，問之鄰左，謂子曰：去世矣。余聞之不勝惋惜，言終復自喟嘆。甲初聞其語，已覺不倫，可笑。然尙力制之，不敢失儀。既而王又曰：我曾得一詩云：去年今日此門過，麻面麻花相對撻。麻面不知何處去，麻花依舊下油鍋。子以爲何如？甲至此遂不覺笑失聲，乃草草與辭捧腹而歸，所懷事竟未白也。

妓女劉元性，佻捷有過江名士呼之。荐枕元轉面向裏，帷不與之接客，拍其肩曰：汝不知我爲名士耶？元回面，酒曰：名士是何物？值幾文錢？耶至今傳以爲笑。鄭君可粵之名優也，有一事亦與此相類。一日君可在某氏園，賓朋雅集，有耿某者，齒及李準，輒稱之曰：軍門。語次，軍門之聲不絕，君可猝問曰：軍門是什麼？幾文一兩。



形骸之外。曩取捨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樂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原文夫字本去聲。紀則讀作如字。讀竟。帝大笑曰。王逸少關亭序。祇被爾將夫人之夫字讀作平聲。便成一段祭文。豈逸少作文時所能料及耶。

前清末造。政府以留學東西洋學生。提倡民權。最不利於帝室。特巧設平糶。使之就範。於是。有廷試之典。有志者。避之若浼。而聯翩並趨。踴躍下者。亦不乏人。廷試。僥倖得授職。與高采烈。張筵演劇。聯絡同年。公演座師。一時衣冠楚楚。背拖假豚尾者。備極濟濟。踴躍之盛。有好事者。仿蘭亭序。作留學生公宴座師文。以嘲之。語妙天下。聞者捧腹。此亦留學界中。不名譽之佳話也。文曰。夫人之出洋。睥睨一世。或高談革命。自矜黃帝之支。或痛詈官場。誓請朱雲之劍。雖程度萬殊。優劣不同。當其寄身於外。昌言無忌。昂然自足。曾不知杜之云。何及其所業。匪學心。隨境遷。功名動之矣。向之所稱。往返之間。已爲陳迹。決不能不捨之求。榮況。廷試。叨恩。終身無盡。古人云。師生之情。亦重矣。豈不快哉。

某甲不通文。一日其友語之曰。明日舍間有事。須假尊足。一用某甲。瞠目曰。我只兩腳。假一與爾。何能行走。且今日爾借其一。明日又有一人來借其一。則我豈不成爲廢人乎。其友曰。吾所謂尊足者。乃貴价也。吳晉价與脚音微同。甲乃曰。是吓。爾亦知脚是貴重的。然則何能假與爾呢。其友大笑而去。

江西全省僅有一州缺滿清季世五貢納粟皆改授州判一時赴省稟到者絡繹不絕時劉春霖任江西藩司嘗之有某州判者初到省即進謁焉劉謂之曰江西全省貴班祇有一缺而新舊候補者已達百數十人恐到死亦難輪着補缺某州判答曰州判領有部憑例須到省繳銷此次稟到本爲繳此文憑非求補缺也憑已繳銷所事卽了今日當就此稟辭回里矣噫清代多官宦途擁擠各機關門庭如市當局者不暇應接求如某州判之傲骨猶存者實爲不可多得然其語亦足解頰也

某畫師善談諧工人物求繪者不絕於門某甲持三尺絹丐其揮毫畫師爲繪劉海金錢捕鱉圖一幅神情活躍繪蛟稍不愜蟾腹上灑髮汁一大點知必爲甲所竊讓乃於劉海下部添繪數筆如玉莖狀甲來取予之見墨點如豆不雅觀大悲問爲何物畫師曰此心也甲問既是心何以著黑色答曰金錢在前心焉得不黑甲又問蟾既有心劉海何以不給心畫師笑曰君不知耶有錢有勢者大都無人心者也甲無詞携之去

當美國初承認我中華民國之際留學某國學生特開答謝會邀請承認國之駐使與我國之駐使蒞會演說時我國駐使某爲純粹之舊官僚與我中華民國固絕無關係者不過屬於夫己氏之統系故得乘節海外耳是日諸生推其爲主席某不獲辭乃登演壇然其胸中對於承認一事實毫無成見面紅頸赤一言不發出諸口既忽腸筋靈敏思得若干語即對衆宣言曰「此次美國承認我國非承認中華民國是承認現在之政府非承認現在政府是承認袁大總統且既承認大總統亦即承認我們一班外交官既承認我們外交官亦即

承認你們。這留學生所以我們須竭力維持現在政府竭力幫助袁大總統你們也須格外體諒外交官格外看重自己以答美國之雅意。語未竟場中人已笑不可仰有嗤之者有晉之者擊掌聲如雷某則揚揚自得。翻稱以爲此一席話得邀盛場之歡迎也。

某鄉愚初入城聞城中多暗娼擬作獵艷之舉每至天黑必躡躡於街頭巷尾到處訪問苦不得其門而入一日方踽踽一深巷中因確知此間有暗娼數家故往返數四不肯遽離旋見一人遠遠行歌來大喜乃執而詢之曰汝能歌釀係業暗娼者查導余入汝家其人固黠者觀其狀知爲鄉愚不足責乃給之曰余雖不業暗娼然能知其處汝欲往當作嚮導惟余有急事須及門行不能與汝俱入也某大喜唯唯其人遂引某同至一處曰此中有溫柔鄉汝試叩門必有應者言竟即辭別某於是逕索門環叩數四果見有人出逸客延入廳中呼茶供烟頗覺殷勤須臾主者問詢曰辱蒙貴客降臨不知欲看何等貨抑上等乎中等乎下等乎抑大者乎小者乎鄉愚夙聞勾欄中人有上中下三等之分而上海原有大先生小先生之名稱故聞語絕不以爲疑岸然曰不論等次不問大小合意即佳主者唯唯遂請客入他室觀看鄉愚欣然從之至則但見重重疊疊堆架如山滿屋皆是築成之棺材鄉愚始大駭不覺失聲呼曰上當上當一面即趨而出主者大惑頭追之曰貴客且慢看定貨色講好價錢然後上櫃不遲。

某甲性愛舶來物凡事必冠以外國二字習之既久不覺其沉溺之深譬如友人有物則曰不如外國來路貨

好若見友人食火腿則曰不如我方纔吃的外國火腿好一日其父赴任所賀客盈門有某乙致辭曰尊大人實在令人羨煞甲憤然曰這有甚麼希奇我的外國父親現在法國充當總理大臣呢

章崑和先生前輩風流性好談講生平多奇特之事往往爲人所未爲者嘗謂一人死後開吊不若生前開吊得以親眼觀之之爲愈乃作活開吊之舉遍邇鄰右親族囑送輓聯及楮帛等物凡有關於死者所用無不受獨番餅則却之是日堂用素具有來吊者居其旁如禮答之有一至友輓以聯云欲生僞死欲死僞生天下糊塗祇閱羅老子以吊作賀以賀作吊人間遊戲惟崑和先生亦可謂不傷於雅矣

友人武姓約余同赴劇場觀崑劇適演思凡下山兩折武曰孽海記中一僧一尼究不知其何所指蓋武於崑劇實屬門外漢不知思凡一齣之道白中固明明有小尼趙氏法名色空兩語也余乃戲之曰君數典而忘其祖母乃令人齒冷武大惑余曰君未讀史鑑乎君家遠祖姑則天娘娘不啻竊倖白馬寺僧懷義耶此一僧一尼非指此而何友連呼豈有此理不止

有小學生同其父至戲園觀劇至恨海潮一齣忽問曰恨海比黃海大還是小其父固不知地理者也隨答曰大的多哩我那年進京的時候坐招商局輪船走了四五天還沒有走完呢小學生曰恨海在那裏的這歷進京去倒走過的呢父曰在黃海的西面南海的北面那得不走過小學生啞然

某生與室女姦往來甚密事覺女父母惡之訟之官指爲強姦復令其女對質且囑之曰汝不供強姦卽殺却



汝官拘兩造。至某生備受三木。不認強姦案。未定生乃求計於訟師。訟師書一紙付之曰。如所教以供案。卽定矣。屆時堂訊。生供曰。委實是強姦女。在旁斥之曰。爾往來月餘不止一次。猶云強耶。生曰。我不說強姦。汝安肯吐出實情話來。官大笑。案乃白。

舊有城隍廟。楹聯一付云。任憑你無法無天。當此孽鏡高懸。尙有膽否。要知我能寬能恕。且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久已脗炙人口。近有人仿其口氣作燈妓院中楹聯者。頗足發噱。聯曰。任憑你能說能言。到此野雞堂來。向無節帳。要知我無賒無欠。且等銀錢交下。再上陽台。